

三國演義





本古
三國演義目錄

卷一

-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張翼德怒鞭督郵
議溫明董卓叱丁原
廢漢帝陳留爲帝
發矯詔諸鎮應曹公
焚金闕董卓行兇
袁紹誓河戰公孫
王司徒巧使連環計
除兇暴呂布助司徒
勤王室馬騰舉義
劉壘叔北海救孔融
陶恭祖三讓徐州
李傕郭汜大交兵
曹孟德移駕幸許都
太史慈酣關小霸王
呂奉先射戟轅門
袁公路大起七軍
賈文和料敵決勝
- 新黃巾英雄首立功
何國舅謀誅宦豎
魏金珠李肅說呂布
謀董賊孟德獻刀
破關兵三英戰呂布
匿玉璽孫堅背約
孫堅跨江擊劉表
董太師大鬧風儀亭
犯長安李傕聽賈詡
報父讎曹操興師
呂溫侯漢陽破曹操
曹孟德大戰呂布
楊奉董承雙救駕
呂奉先乘夜襲徐州
孫伯符大戰嚴白虎
曹孟德敗師渭水
曹孟德會合三將
夏侯惇拔矢啖睛

第二十九回

下邳城曹操鏖兵

白門樓呂布殞命

第二十回

曹阿瞞許田打圍

董國舅內閣受詔

第二十一回

曹操煮酒論英雄

關公賺城斬車胄

第二十二回

袁曹各起馬步三軍

關張共擒王劉二將

第二十三回

禰正平裸衣罵賊

吉太醫下毒遭刑

第二十四回

國賊行兇殺貴妃

皇叔敗走投袁紹

第二十五回

屯土山關公約三事

救白馬曹操解重圍

第二十六回

袁本初損兵折將

關雲長挂印封金

第二十七回

美髯公千里走單騎

漢壽侯五關斬六將

第二十八回

斬蔡陽兄弟釋疑

會古城主臣聚義

第二十九回

小霸王怒斬于吉

碧眼兒坐領江東

第三十回

戰官渡本初敗績

劫烏巢孟德燒糧

卷二

第三十一回

曹操倉亭破本初

玄德荊州依劉表

第三十二回

奪冀州袁術爭鋒

決漳河許攸獻計

第三十三回

曹丕乘亂納甄氏

郭嘉遺計定遼東

第三十四回

蔡夫人隔屏聽密語

劉皇叔躍馬過檀溪

第三十五回

玄德南漳逢隱淪

單福新野遇英主

第三十六回

玄德用計襲樊城

元直走馬薦諸葛

第三十七回

司馬徽再薦名士

劉玄德三顧草廬

第三十八回

定三分隆中決策

戰長江孫氏報仇

第三十九回 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第四十回 蔡夫人議獻荊州

第四十一回 劉玄德攜民渡江

第四十二回 張翼德大鬧長坂橋

第四十三回 諸葛亮舌戰羣儒

第四十四回 孔明用智激周瑜

第四十五回 三江口曹操折兵

第四十六回 用奇謀孔明借箭

第四十七回 關澤密獻詐降書

第四十八回 寧長江曹操賦詩

第四十九回 七星壇諸葛祭風

第五十回 諸葛亮智算華容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印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臺

第五十七回 樂桑口臥龍巾喪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興兵雪恨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關馬超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

諸葛亮火燒新野

趙子龍單騎救主

劉豫州敗走漢津口

魯子敬力排衆議

孫權決計破曹操

羣英會蔣幹中計

獻密計黃蓋受刑

龐統巧授連環計

鎖戰船北軍用武

三江口周瑜縱火

關雲長義釋曹操

孔明一氣周公瑾

趙子龍計取桂陽

孫仲謀大破張文遠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孔明二氣周公瑾

孔明三氣周公瑾

乘隙隸鳳雛理事

曹阿瞞割鬚棄袍

曹操抹香鬚送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讓取西蜀

卷三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護明關

劉備自領益州牧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爲國損生

第六十七回

曹操斗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追遙津

第六十八回

甘寧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杯戲曹操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權糧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滄江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代法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第八十一回

急兄難張飛遇害

雷弟恨先主興兵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第八十三回

戰猇亭先主得韓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逼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第八十九回

武侯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卷四

第九十一回

祭瀘水漢相班師

伐中原武侯上表

第九十二回

趙子龍力斬五將

諸葛亮智取三城

第九十三回

姜伯約踏降孔明

武侯侯馬死王朗

第九十四回

諸葛亮乘霄破羌兵

司馬懿魁日擒孟達

第九十五回

馬謖拒諫失街亭

武侯彈琴退仲達

第九十六回

孔明揮淚斬馬謖

周劭斷髮離曹休

第九十七回

討魏國武侯再上表

破曹兵姜維詐獻書

第九十八回

追漢軍王雙受誅

斃陳倉武侯取勝

第九十九回

諸葛亮大破魏兵

司馬懿入寇西蜀

- 第一百回 漢兵劫寨破曹真
出隴上禱葛妝神
第一百二回 司馬懿占北原渭橋
上方谷司馬受困
第一百三回 殲大星漢丞相歸天
武侯預伏錦囊計
第一百五回 公孫淵兵敗死襄平
魏主政歸司馬氏
第一百七回 丁奉雪中奮短兵
困司馬漢將奇謀
第一百九回 文鴛單騎退雄兵
鄧士載智敗姜伯約
第一一二回 救濟春子詮死節
丁奉定計斬孫琳
第一一三回 曹髦驅車死南闕
詔班師後主信諛
第一一四回 鍾會分兵漢中道
鄧士載偷渡陰平
第一一七回 哭祖廟一王死孝
假投降巧計成虛話
第一一九回 薦杜預老將獻新謀
武侯驕陣辱仲達
奔劍閣張郃中計
諸葛亮造木牛流馬
五丈原諸葛禱星
見木像魏都督喪膽
魏主拆取承露盤
司馬懿詐病賺曹爽
姜維兵敗牛頭山
孫峻席間施密計
殷曹芳魏家秉報
姜維背水破大敵
諸葛誕議討司馬昭
取長城伯約鑿兵
姜維關陣破鄧艾
姜維棄糧勝魏兵
託屯田姜維辭渴
武侯顯聖定軍山
諸葛瞻戰死綿竹
入西川二十爭功
再受禪依樣葫蘆
降孫皓三分歸一統

古本三國演義 卷三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却說龐統法正二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玄德只是不從。次日，復與劉璋宴於城中，彼此細敘衷曲，情好甚密。酒至半酣，龐統與法正商議曰：「事已至此，由不得主公了。」便教魏延登堂舞劍，乘勢殺劉璋。延遂拔劍進曰：「筵間無以為樂，願舞劍為戲。」龐統便喚眾武士入列於堂下，只待魏延下手。劉璋手下諸將見魏延舞劍筵前，又見階下武士手按刀鞘，直視堂上，從事張任亦擊劍舞曰：「舞劍必須有對某願與魏將軍同舞。」二人對舞於筵前，魏延目視劉璋，封亦拔劍助舞。於是劉璋冷苞、鄧賢、各擊劍出曰：「我等當羣舞以助一笑。」玄德大驚，急舉左右所佩之劍，立於席上曰：「吾兄弟相逢痛飲，並無疑忌，又非鴻門會上，何用舞劍？」不棄劍者，立斬劉璋亦叱曰：「兄弟相聚，何必帶刀？命侍衛者盡去佩劍。」眾皆紛然下堂。玄德喚諸將士上堂，以酒賜之曰：「吾兄弟同宗骨肉，共議大事，並無二心。汝等勿疑，諸將皆拜謝。劉璋執玄德之手而泣曰：「吾兄之恩，誓不敢忘。」二人歡飲至晚而散。玄德歸寨，責龐統曰：「公等奈何欲陷備於不義耶？」今後斷勿為此。統嗟歎而退。却於劉璋歸寨，劉璋等曰：「主公見今日席上光景，不如早回，免生後患。」劉璋曰：「吾兄劉玄德非比他人，眾將魯整頓兵馬，將犯葭萌關，劉璋便請玄德往拒之。玄德慨然領諾，即日領本部兵望葭萌關去了。眾將勸劉璋令大將緊守各處關隘，以防玄德兵變。璋初時不從，後因眾將苦勸，乃令曰：「水都督楊懷高沛二人把守棧水關，劉璋自領成都。玄德到葭萌關，嚴禁軍士廣施恩惠，以收民心。早有細作報入東吳，吳侯孫權會文武商議，顧雍進曰：「劉備分兵遣涉山險而去，未易往還，何不差不差一軍先截川口，斷其歸路，後盡起東吳之兵，一鼓而下荊襄，此不可失之機會也。」權曰：「此計大妙，正商議間，忽屏後一人大喝而出曰：「進此計者可斬之，欲害吾弟之命耶？」眾驚視之，乃吳國太也。國太怒曰：「吾一生只有一女，嫁與劉備，今若動兵，吾女性命如何？」因叱孫權曰：「汝害父兄之業，坐領八十一州府。」

自不足，乃顧小利，無不念骨肉。孫權諾諾遲聲，答曰：「老母之訓，豈敢有違？遂叱退衆官，國太恨恨而入。孫權立於軒下，自思此機會一失，荆襄何日可得？正沉吟間，只見張昭入問曰：「主公有何憂疑？」孫權曰：「正思適間之事，張昭曰：此極易也。今差心腹將一人，只帶五百軍，潛入荊州，下一封密書與郡主，只說國太病危，欲見親女，取郡主星夜回東吳。玄德平生只有一子，就教帶來，那時玄德定把荊州來換阿斗。如其不然，一任動兵，更有何礙？」權曰：「此計大妙。吾有一人，姓周，名善，最有膽量，自幼穿房入戶，多隨吾兄，今可差他去，昭曰：切勿洩漏。只此便令起行。於是密遣周善將五百人，扮爲商人，分作五船，更詐修國書，以備盤詰。船內暗藏兵器，周善領命取荊州水路而來，船泊江邊，善自入荊州，令門吏報孫夫人，夫人命周善入，善呈上密書，夫人見說國太病危，洒淚動問周善，拜訴曰：「國太好生病重，旦夕只是思念夫人，倘去得遲恐不能相見，就教夫人帶阿斗去見一面。」夫人曰：「皇叔引兵遠出，我今欲回，須使人知會軍師，方可以行。」周善曰：「若軍師阻言，道須報知皇叔，俟了問命方來下船。」如之奈何？夫人曰：「若不辭而去，恐有阻當。」周善曰：「大江之中，已準備下船隻，只今便請夫人上車出城。」孫夫人聽知母病危，如何不慌？便將七歲孩兒阿斗，戴在車中，隨行帶三十餘人，各跨刀劍上馬，離荊州城，便來江邊上船。府中人欲報時，孫夫人已到沙頭，鎮下在船中。周善方欲開船，只聽得岸上有人大叫：「且休開船，容與夫人錢行視之。」乃趙雲也。原來趙雲巡哨方回，聽得這個消息，吃了一驚，只帶四五百騎，旋風般沿江趕來。周善手執長戈，大喝曰：「汝何人敢當主母？」叱令軍士一齊開船。各將軍器出來，排列在船上，風順水急，船皆隨流而去。趙雲沿江趕叫，任從夫人去，只有一句話拜稟周善不諱。只催船速進。趙雲沿江趕到十餘里，忽見江灘斜撐一隻漁船，在那裏。趙雲棄馬執槍跳上漁船，只兩人駕船前來。望著夫人所坐大船，追趕周善教軍士放箭。趙雲以槍撥之，箭皆紛紛落水。離大船懸隔丈餘，吳兵用槍亂刺。趙雲棄槍在小船上，掣所佩青釭劍在手，分開槍擲，望吳船湧身一跳，早登大船。吳兵盡皆驚倒。趙雲入艙中，見夫人抱阿斗於懷中，喝趙雲曰：「何故無禮？」雲插劍擊諾曰：「主母欲何往？何故不令軍師知會？」夫人曰：「我母親病在危篤，無暇報知。」雲曰：「主母採病，何故帶小主人去？」夫人曰：「阿斗是吾子，留在荊州無人看顧。」雲曰：「主母差矣。主人一生只有這點骨肉，小將在當陽長坂坡百萬軍中救出，今日夫人却欲抱將去，是何道理？」夫人怒曰：「量汝只是慢下一武夫，安敢管我家事？」雲曰：「夫人要去便去，只留下小主人。」夫人喝曰：「汝半路輒入船中，必有反意。」雲曰：「若不留下小主人，縛然

萬死亦不敢放夫人去。夫人嗚呼，向前揪掉，被趙雲推倒，就懷中奪了阿斗，拖出船頭上，欲要傍岸，又無幫手，欲要行兇，又恐礙於道理，進退不得。夫人嗚呼，牽阿斗，趙雲一手抱定阿斗，一手仗劍，人不敢近。周善在後艙，挾住船，只顧放船下水。風順水急，望中流而去。趙雲孤掌難鳴，只攔得阿斗，安能移舟傍岸。正在危急，忽見下流頭港內一字兒，使出十餘隻船來，船上塵旗擂鼓，趙雲自思：今番中了東吳之計，只見當頭船上一員大將，手執長矛高聲大叫：嫂嫂留下，兒兒去。原來張飛巡哨，聽得這個消息，急來油江夾口，正撞着吳船，急忙截住。當下張飛提劍跳上吳船，周善見張飛上船，提刀來迎，被張飛手起一劍，砍倒，提頭擲於孫夫人前。夫人大驚曰：叔叔何故無禮？張飛曰：嫂嫂不以俺哥哥為重，私自歸家，這便無禮。夫人曰：吾母病重，甚是危急，若等哥哥回報，須誤了我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願投江而死。張飛與趙雲商議：若逼死夫人，非為臣下之道，只護著阿斗過船去罷。乃謂夫人曰：俺哥哥大漢皇叔，也不辱沒嫂嫂，今日相別，若思哥哥恩義，早早回來，說罷，抱了阿斗，自與趙雲同船。放孫夫人五隻船去了。後人有詩讚子龍曰：「昔年救主在當陽，今日飛身向大江。船上吳兵皆膽裂，子龍英勇世無雙。」又有詩讚翼德曰：「長坂橋邊怒氣騰，一聲虎嘯退曹兵。今朝江上扶危主，青史應傳萬載名。」二人歡喜同船，行不數里，孔明引大隊船隻接來，見阿斗已奪回，大喜。三人並馬而歸。孔明自申文書往葭萌關報知玄德，却說孫夫人回吳，且說張飛趙雲殺了周善，截江奪了阿斗，孫權大怒曰：「今吾妹已歸，與彼不親，殺周善之讎，如何不報？」喚集文武商議，起軍攻取荊州。正商議，關兵忽報曹操起軍四十萬來報赤璧之讎，孫權大驚，且按下荊州。商議拒敵曹操，人報長史張紘辭疾回家，今已病故，有哀書上呈，權拆視之，書中勸孫權遷居秣陵，言秣陵山川有帝王之氣，可速遷於此，以為萬世之業。孫權覽書大哭，謂衆官曰：「張子綱勸我遷居秣陵，吾如何不從？即命遷治建業，築石頭城，呂蒙進曰：曹操兵來，可於濡須水口築壩以拒之。諸將皆曰：上岸擊賊，跌足入船，何用築城？蒙曰：兵有利鈍，戰無必勝，如猝然遇敵，步騎相促，水尚不暇及水，何能入船乎？權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明之見，甚速，便差軍數萬築壩，須塢晚夜併工，刻期告竣。却說曹操在許都，或福日甚，長史董昭進曰：自古以來，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雖周公呂望莫可及也。備風沐雨三十餘年，播蕩羣凶，與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豈可與諸臣等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錫，以彰功德。你道那九錫：一車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鉉鬯圭瓊。」侍中荀彧曰：不

可。丞相本興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衆望，遂上表請尊操爲魏公，加九錫，荀彧歎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爲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與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操使人送飲食一盒至，盒上有操親筆封記，開盒視之，並無一物，或會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歲，後人有詩歎曰：一文若才華，天下聞可憐，失足在權門，後人漫把留。侯比臨沒無顏見漢君。其子荀彧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懷悔，命厚葬之。諡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探至江邊，回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旗旛無數，不知兵聚何處，操放心不下，自領兵前進，就濡須口排開軍陣，操領百餘人上山，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色，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傍，操以鞭指曰：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忽一聲響，動南船一齊飛奔過來，濡須塢內一彪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爲首馬上人，碧眼紫髯，衆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攔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得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操寨。重賞許褚，責罵衆將，臨敵先退，挫吾銳氣，後若如此，盡皆斬首。是夜二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却被吳兵劫入大寨，殺至天明，曹兵退五十餘里下寨，操心中鬱悶，閉着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遲延日久，故孫權得以準備夾濡須水口爲塢，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程昱出操伏几而臥，忽聞潮聲洶湧，如萬馬爭奔之狀，操急視之，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有兩輪太陽對照，忽見江心那輪紅日直飛起來，墜於寨前山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帳前軍報道：午時曹操教備馬引五十餘騎，徑奔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上勒住馬，以鞭指操曰：丞相坐鎮中原，富貴已極，何故貪心不足，又來侵我江南？操答曰：汝無臣下，不尊王望，吾奉天子詔，特來討汝。孫權笑曰：此言豈不羞乎？天下豈不知你挾天子，令諸侯，吾非不尊漢朝，正欲討汝，以正國家耳。操大怒，叱諸將上山捉孫權，忽一聲鼓響，山背後兩彪軍出，右邊韓當，周泰，左邊陳武，潘璋，四員將帶三千弓弩手，亂射矢如雨發，操急引衆將回走，背後四將趕來甚急，趕

到半路，許褚引衆虎衝軍敵住，救回曹操。吳兵齊奏凱歌，回濡須去了。操還營自思：孫權非等閒人物，紅日之應，久後必爲帝王。於是心中有退兵之意，又恐東吳恥笑，進退未決。兩邊又相拒了月餘，戰了數場，互相勝負。直至來年正月，春雨連綿，水港皆滿，軍士多在泥水之中，困苦異常，操心甚憂。當日正在寨中與衆謀士商議，或勸操收兵，或云：「今日春暖正好相持，不可退歸。操猶豫未定，忽報東吳有使齎書到，操啓視之，書略云：『孤與丞相彼此皆漢朝臣宰，丞相不思報國安民，乃妄動干戈，殘虐生靈，豈人仁之所爲哉！即日春水方生，公當速去，如其不然，復有赤壁之禍矣。公宜自思焉。』」書背後又批兩行云：「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看畢大笑曰：「孫仲謀不欺我也。」重賞來使，遂下令班師。命廬江太守朱光鎮守皖城，自引大軍回許昌。孫權亦收軍歸秣陵，權與衆將商議，曹操雖其北去，劉備尚在葭萌關未還，何不引拒曹操之兵，以取荊州？張昭獻計曰：「且未可動兵，某有一計，使劉備不能再還荊州，正是。」孟德雄兵方退，北仲謀壯志又圖南。」不知張昭說出甚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涪關楊高授首 攻雒城黃魏爭功

却說張昭獻計曰：「且休要動兵，若一興師，曹操必復至，不如修書二封，一封與劉璋，言劉備結連東吳，共取西川，使劉璋心疑而攻劉備，一封與張魯，欲進兵向荊州來，著劉備首尾不能救應，我然後起兵取之，事可諧矣。」權從之，即發使二處去訖。且說玄德在葭萌關日久，甚得民心，忽接得孔明文書，知孫夫人已回東吳，又聞曹操興兵犯濟南，乃與龐統議曰：「曹操擊孫權，操勝必將取荊州權勝，亦必取荊州矣。爲之奈何？」龐統曰：「主公勿憂，有孔明在彼料想東吳不敢犯荊州，主公可馳書與劉璋處，只推曹操欲擊孫權，權求救於荊州，吾與孫權唇齒之邦，不用不相援，張魯自守之賊，決不敢來犯界，吾今欲勒兵回荊州，與孫權同會破曹操，奈兵少糧缺，望推同宗之誼，速發精兵三四萬，行糧十萬斛，相助，請勿有誤。」若得軍馬錢糧，却另作商議。玄德從之，遣人往成都，來到關前，楊懷高沖聞知此事，遂教高沖守關，楊懷同使者入成都，見劉璋，呈上書信。劉璋看畢，問楊懷爲何亦同來，楊懷曰：「專爲此書而來。」劉備自從入川，廣布恩德，以收民心，其意甚是不善。今求軍馬錢糧，切不可與。如若相助，是把薪助火也。劉璋曰：「吾與玄德有兄弟之情，豈可不助？」一人出曰：「劉備舉雄，久留於蜀而不遣，是縱虎入室矣。今更助之，軍馬錢糧，何異與虎添」

翼乎。衆視其人，乃零陵烝陽人，姓劉，名巴，字子初。劉璋聞劉巴之言，猶豫未決。黃權又復苦諫，璋乃量撥老弱軍四千米一萬斛，發書遣使報玄德，仍令楊懷高沛緊守關隘。劉璋使者到葭萌，關見玄德，呈上回書。玄德大怒曰：「吾與汝雲散，費力勞心，汝今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卒效命乎？」遂扯毀回書，大罵而起。使者逃回成都，龐統曰：「主公只以仁義爲重，今日毀書發怒，前情盡棄矣。」玄德曰：「如此當若何？」龐統曰：「某有三條計策，請主公自擇而行。」玄德問那三條計，統曰：「只今便選精兵，晝夜兼道，逆襲成都，此爲上計。楊懷高沛乃蜀中名將，各仗強兵，拒守關隘，今主公佯以回荆州爲名，二將聞知，必來相送，就送行處，擒而殺之，奪了關隘，先取涪城，然後却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夜回荆州，徐圖進取，此爲下計。若沉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救矣。」玄德曰：「軍師上計太促，下計太緩，中計不疾，不遲，可以行之。」於是發書致劉璋，只說曹操令部將樂進引兵至青泥鎮，衆將抵敵不住，吾當親往拒之，不及面會，特書相辭書至成都。張松聽得說劉玄德欲回荆州，只道是真心，乃修書一封，欲令人送與玄德，却值親兄廣漢太守張肅到松處，藏書於袖中，與肅相陪說話，肅見松神情恍惚，心中疑惑，松取酒與肅共飲，獻酬之間，忽落此書於地，被肅從人拾得，席散後，從人以書呈肅，肅開視之，書略曰：「松昨進言於皇叔，並無虛謬，何乃遲遲不發，逆取順守，古人所貴，今大事已在掌握之中，何故欲棄此而回荆州乎？使松聞之，如有所失。書呈到日，疾速進兵，松當爲內應，萬勿自誤。」張肅見了，大驚曰：「吾弟作滅門之事，不可不首，連夜將書見劉璋，具言弟張松與劉備同謀，欲獻西川，劉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嘗薄待他，何故欲謀反？」遂下令捉張松全家，盡斬於市。後人有詩歎曰：「一覽無遺自古稀，誰知書信洩天機。未觀玄德興王業，先向成都血染衣。」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吾基業，當如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各關去訖，却說玄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知，商議曰：「玄德此回若何？」高沛曰：「玄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刀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之患。」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玄德大軍發盡，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玄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提防之，若彼不來，便起兵，運取其關，不可遲緩。」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帥字旗吹倒。玄德問龐統曰：「此何兆也？」統曰：「此驚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玄德乃身披重鎧，自佩寶劍，坊備人報楊高、二將前來送行，玄德令軍

馬敬定。龐統吩咐魏延黃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軍兵。一個也休放回。二將得令而去。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邊各藏利刀。帶二百軍兵。牽羊送酒。直至軍前。見並無準備。心中暗喜。以為中計。入至帳下。見玄德正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嚶啞曰。關皇叔遠回。特具薄酒相送。遂進酒勸玄德。玄德曰。二將軍守關不易。當先飲此杯。二將飲酒畢。玄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閉人退避。遂將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玄德叱曰。左右與吾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待爭鬪。劉封關平各捉住一人。玄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果各搜出利刀一口。統便喝斬二人。玄德猶豫未決。統曰。二人本意欲殺吾主。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會走了一個。玄德喚入各賜酒。壓驚。玄德曰。楊懷高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刀行刺。故行誅戮。你等無罪。不必驚疑。衆皆拜謝。龐統曰。吾今即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衆皆應允。是夜二百人先行。大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即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了滑關。蜀軍皆降。玄德各加重賞。遂即分兵前後守把。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玄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乎。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樂。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歟。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知。玄德大悔。次早穿衣升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玄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失。龐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高二將。變了滑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劉璋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守雒縣。以拒劉備。四將行兵之次。劉璋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行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往問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璋曰。不然。聖人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問樵夫。樵夫指高山絕頂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菴前。見一道童出迎。問了姓名。引入菴中。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來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山野廢人。豈知咎。劉璋再三拜問紫虛。遂令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語。付與劉璋。其文曰。左龍

右鳳飛入西川，雞鳳墜地，臥龍升天，一得一失，天數當然。見機而作，勿喪九泉。劉瓛又問曰：我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瓛又請問時，上人目合眉垂，恰似睡着的一般，並不答應。四人下山，劉瓛曰：維城乃成都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妄也。聽之何益？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瓛曰：維城乃成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着二人守城，二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割下兩個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瓛大喜，分兵二萬與冷苞、二人離城六十里下寨。劉瓛張任守護維城，却說玄德既得涪水關，與龐統商議進取維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離城六十里，割下兩個大寨。玄德那衆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劉璋曰：老夫願往。玄德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維城，如取得冷苞、鄧賢營寨，必有重賞。黃忠大喜，即領本部兵馬，謝了要行，忽帳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了將令，你如何敢攔越？魏延曰：老者不以筋骨爲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吾老，敢與我比試武藝麼？魏延曰：就主公之前嘗面比試，贏得的便去。何如？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校將刀來。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今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鬪，必有一傷，須誤了我大事。吾與你二人解勦，休得爭論。龐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今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今汝二人自領本部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爲頭功。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二人去恐於路中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爲後。應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却說黃忠歸寨，備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束，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甚時起兵。探事人回報來日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軍士得令都飽餐一頓，馬攔鈴，人銜枚，捲旗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願能成。不如先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少歇，排擗金鼓，旗槍槍刀器械，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早已準備了一聲砲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夾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力乏，抵當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聽得背後陣腳亂撤了。

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亂，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裏截出來，大叫：魏廷快下馬受降！魏廷策馬飛奔，那馬忽失前蹄，雙足跪地。將魏廷揪將下來，鄧賢馬奔到，挺槍來刺魏廷。槍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上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舞刀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前便走。黃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廷，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旗幟全別，冷苞大驚，兜住馬看時，當頭一員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大喝道：寨子早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了鄧賢寨子。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伏兵忽起，搭鈎齊舉，把冷苞活捉了。原來卻是魏廷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蜀兵引路，伏在這裏，等個止着，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卻說玄德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害，如傷者償命。又謂衆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黃忠安下寨脚，巡來見玄德說魏廷違了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廷，魏廷解冷苞至。玄德曰：廷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廷謝黃忠救命之恩。今後毋得相爭，魏廷頓首伏罪。玄德重賞黃忠，使人押冷苞到棧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璋任與某爲生死之交，若肯放某回去，當即招二入來降，就獻雒城。玄德大喜，便賜衣服鞍馬。今回雒城，魏廷曰：此人不可放回。若脫身一去，不復來矣。玄德曰：吾以仁義待人，人不負我，却說冷苞得回雒城，見劉璋張任，不說捉去放回，只說被我殺了十餘人，奪得馬匹，逃回。劉璋忙遣人往成都求救。劉璋聽知，折了鄧賢，大驚慌，忙聚衆商議。長子劉循進曰：兒願領兵前去守雒城。璋曰：既吾兒肯去，當選誰人爲輔？一人出曰：某願往。璋視之，乃舅氏吳懿也。璋曰：得尊舅去最好，誰可爲副將？吳懿保吳蘭雷回二人爲副將。點二萬軍馬來到雒城。劉璋張任接營，具言前事。吳懿曰：兵臨城下，難以拒敵。汝等有何高見？冷苞曰：此間一帶，正靠涪江，涪江水大急，前面寨占山脚，其形最低。某乞五千軍，各帶鐵鋤前去決涪江之水，可盡淹死劉備之兵也。吳懿從其計，即令冷苞前往決水。吳蘭雷同引兵接應。冷苞領命，自去準備決水器械。卻說玄德令黃忠魏廷各守一寨，自回涪城。與軍師龐統商議，細作報說。東吳孫權遣人結好東川張魯，將欲來攻葭萌關。玄德驚曰：若葭萌關有失，截斷後路，吾進退不得。當如之何？龐統謂孟達曰：公乃

蜀中人多知地理。去守葭萌關。何如。達曰。某保一人與某同去守關。萬無一失。玄德問何人。達曰。此人曾在荊州劉表部下。爲中郎將。乃南郡枝江人。姓霍名峻。字仲邈。玄德大喜。即時遣孟達霍峻守葭萌關去了。龐統退歸館舍。門吏忽報。有客特來相訪。統出迎接。見其人身長八尺。形貌甚偉。頭髮截短。披於頸上。衣服不甚齊整。統問曰。先生何人也。其人不答。逕登堂。仰臥牀上。統甚疑之。再三請問。其人曰。且稍停。吾當與汝說知天下大事。統聞之。愈疑。命左右進酒食。其人起而便食。並無謙遜。飲食甚多。食罷又睡。統疑惑不定。使人請法正視之。恐是細作法。正慌忙到來。統出迎接。謂正曰。有一人如此如此。法正曰。莫非彭永言乎。階階視之。其人躍起曰。孝直別來無恙。正是。一只爲川人。逢舊識。遂令涪水息洪流。畢竟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三回 諸葛亮痛哭龐統 張翼德義釋嚴顏

卻說法正與那人相見。各撫掌而笑。龐統問之。正曰。此公乃廣漢人。姓彭名業。字永言。蜀中豪傑也。因直言觸忤劉璋。被璋免銜爲徒隸。因以短髮。統乃以賓禮待之。問業從何而來。業曰。吾特來救汝。數萬人性命。見劉將軍方可說。法正忙報玄德。玄德親自謁見。請問其故。業曰。將軍有多少軍馬在前寨。玄德實告有黃忠魏延在彼。業曰。爲將之道。豈可不知地理乎。前寨緊靠涪江。若決動江水。前後以兵塞之。一人無可逃也。玄德大悟。彭業曰。四星在西方。太白臨於此地。當有不吉之事。切宜慎之。玄德即拜彭業爲幕賓。使人密報魏延黃忠。教朝暮用心巡警。以防決水。黃忠魏延商議。二人各輪一日。如遇敵軍來。到互相通報。卻說冷苞見當夜風雨大作。引了五千軍。逕循江邊而進。安排決江。只聽得後面喊聲亂起。冷苞知有準備。急急回軍。後面魏延引軍趕來。川兵自相踐踏。冷苞正奔走間。撞着魏延。交馬不數合。被魏延活捉去了。比及吳蘭會同來接應時。又被黃忠一軍殺退。魏延解冷苞到涪關。玄德責之曰。吾以仁義相待。放汝回去。何敢背我。今次難饒。將冷苞推出斬之。重賞魏延。玄德設宴管待彭業。忽報荊州諸葛亮軍師特遣馬良奉書至此。玄德召入問之。馬良禮畢曰。荊州平安。不勞主公憂念。遂呈上軍師書信。玄德拆書觀之。略云。亮夜算太乙數。今年歲次癸亥。四星在西方。又觀乾象。太白臨於雒城之分。主將帥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謹慎。玄德看了書。便教馬良先回。玄德曰。吾將回荊州。去論此事。龐統暗思。孔明怕我取了西川。成了功。故意將

此書相阻耳。乃對玄德曰：「統亦算太乙數，已知罡星在西，應主公合得西川，別不主凶事。統亦占天文，見太白躔於雒城，先斬蜀將冷苞，已應凶兆矣。主公不可疑心，可急進兵。」玄德見龐統再三催促，乃引軍前進。黃忠同魏延接入寨去。龐統問法正曰：「前至雒城，有多少路？」法正畫地作圖，玄德取張松所遺圖本對之，並無差錯。法正言：「山北有條大路，正取雒城東門，山南有條小路，卻取雒城西門，兩條路俱可進兵。」龐統謂玄德曰：「統令魏延爲先鋒，取山南小路而進。」主公吟黃忠作先鋒，從山北大路而進，並到雒城取齊。玄德曰：「吾自幼熟於弓馬，多行小路。」軍師主從大路去取東門。吾取西門。龐統曰：「大路必有軍遊擲。」主公引兵當之。統取小路。玄德曰：「軍師不可。」吾夜夢一神人，手執鐵棒，擊吾右臂，覺來猶自臂痛。此行莫非不佳。」龐統曰：「壯士臨陣，不死帶傷，理之自然也。何故以夢寐之事，疑心乎？」玄德曰：「吾所疑者，孔明之書也。」軍師還守涪關，如何龐統大笑曰：「主公被孔明所惑矣。彼不欲令統獨成大功，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心疑則致夢，何凶之有。」統肝腦塗地，方稱本心。主公再勿多言，來早准行。當日傳下說合，軍士五更造飯，平明上馬。黃忠魏延領兵先行，玄德與龐統約定，忽坐下馬眼生前失，把龐統掀將下來。玄德跳下馬，自來籠住那馬。玄德曰：「軍師何故乘此劣馬？」龐統曰：「此馬乘久，不會如此。」玄德曰：「臨陣眼生，誤人性命。吾所騎白馬，性極馴熟，軍師可騎萬無一失。」劣馬吾自騎之，遂與龐統更換所騎之馬。龐統謝曰：「深感主公厚恩，雖萬死亦不能報也。」遂各上馬取路而進。玄德見龐統去了，心中甚覺不快，快快而行。卻說雒城中吳懿劉璋，聽知折了冷苞，遂與衆商議。張任曰：「城東南山僻有一條小路，最爲要緊。某自引一軍守之，諸公緊守雒城，勿得有失。」忽報漢兵分兩路前來攻城。張任急引三千軍，先來抄小路埋伏。見魏延兵過，張任教他放過去，休得驚動。後見龐統軍來，張任軍士遙指軍中大將騎白馬者，必是劉備。張任大喜，傳令教如此如此。卻說龐統遙聞前進，擡頭見兩山逼窄，樹木叢雜，又值夏末秋初，枝葉茂盛，龐統心下甚疑，勒住馬問：「此處是何地名？」內有新降軍士指道：「此處地名落鳳坡。」龐統驚曰：「吾道號鳳雛，此處名落鳳坡，不利於吾。今後軍疾退。」只聽山坡前一聲砲響，箭如飛蝗，只望騎白馬者射來，可憐龐統竟死於亂箭之下。時年止三十六歲。後人有詩歎曰：「古觀相連紫翠堆，土元有宅傍山隈。兒童慣識呼鳩曲，聞若會聞屢驥才。預計三分平刻削，長驅萬里獨徘徊。誰知天狗流星墜，不使將軍衣錦回。」先是東南有童謠云：「一鳳并一龍，相將到蜀中。纔到半路裏，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送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當日張任

射死龐統。漢軍擁塞，進退不得。死者大半。前軍飛報魏延。魏延忙勒兵欲回。奈山路逼窄，虜殺不得。又被張任截斷歸路。在高阜處，用強弓硬弩射來。魏延心慌，有新降蜀兵曰：「不如殺奔雒城，下取大路而進。」延從其言，當先開路，殺奔雒城來。塵埃起處，前面一軍殺至。乃雒城守將吳蘭、雷同也。後面張任引兵追來。前後夾攻，把魏延圍在垓心。魏延死戰，不能得脫。但見吳蘭雷同後軍自亂。二將急回馬去救。魏延乘勢趕去，當先一將，舞刀拍馬大叫：「文長，吾特來救汝。」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兩下夾攻，殺敗吳蘭。二將直衝至雒城之下。劉璋引兵殺出，卻得劉玄德在後當住。接應黃忠、魏延翻身，便回。玄德軍馬比及奔到寨中，張任軍馬又從小路截出。劉璋、吳蘭、雷同當先趕來。玄德守不住二寨，且戰且走，奔回涪關。蜀兵得勝，連追趕。玄德人困馬乏，那裏有心廝殺。且只顧奔走。將近涪關，張任一軍追趕至緊窄，得左邊劉封、右邊關平二將引三萬生力兵截出，殺退張任，還趕二十里，奪回戰馬極多。玄德一行軍馬，再入涪關。聞龐統消息，有落鳳坡逃得性命的軍士報說：軍師連人帶馬被亂箭射死於坡前。玄德聞言，望西痛哭不已。遙為招魂設祭。諸將皆哭。黃忠曰：「今番折了龐統軍師，張任必然來攻打涪關。如之奈何？」不若差人往荊州，請諸葛亮軍師來商議收川之計。正說之間，人報張任引軍直臨城下，搦戰黃忠。魏延皆要出戰。玄德曰：「銳氣新挫，宜堅守以待。」軍師來到，黃忠、魏延領命，只堅守城池。玄德寫一封書，教關平分付你與我往荊州請軍師去。關平領了書星夜往荊州來。玄德自守涪關，並不出戰。卻說孔明在荊州，時當七夕佳節，大會眾官夜宴。共說收川之事。只見正西上一星，其大如斗，從天墜下，流光四散。孔明失驚，擲杯於地，掩面哭曰：「哀哉！痛哉！眾官慌問其故。」孔明曰：「吾前者算今年罡星在西方，不利於軍師。天狗犯於吾軍，太白臨於雒城，已拜書主公，教謹防之。誰想今夕西方星墜，龐士元命必休矣。言罷，大哭曰：「今吾主喪一臂矣。眾官皆驚，未信其言。孔明曰：「數日之內，必有消息。是夕酒不盡歡，而散。數日之後，孔明與雲長等正坐間，人報關平到。眾官皆驚，關平入呈上玄德書。信孔明視之內言：「本年七月初七日，龐軍師被張任在落鳳坡前箭射身故。孔明大哭，眾官無不垂淚。孔明曰：「既主公在涪關進退兩難之際，亮不得不去。雲長曰：「軍師去誰人保守荊州？」荆州乃重地，干係非輕。孔明曰：「主公書中雖不明寫其人，吾已知其意了。乃將玄德書與眾官看曰：「主公書中把荊州託在吾身上，教我自量才委用。雖然如此，今教關平齎書前來，其意欲雲長公當此重任。雲長想桃園結義之情，可竭力保守此地。責任非輕，公宜勉之。雲長更不推辭，慨然領諾。孔明設宴交

割印綬雲長雙手來接。孔明擎着印曰：「這千條都在將軍身上。」雲長曰：「大丈夫既領重任，除死方休。」孔明見雲長說個死字，心中不悅，欲待不與其言，已出。孔明曰：「偷曹操引兵來到，當如之何？」雲長曰：「以力拒之。」孔明又曰：「偷曹操孫權齊起兵來，如之奈何？」雲長曰：「分兵拒之。」孔明曰：「若如此，荆州危矣。吾有八個字，將軍牢記，可保守荆州。」雲長問那八個字。孔明曰：「北拒曹操，東和孫權。」雲長曰：「軍師之言，當銘肺腑。」孔明遂與了印綬，令文官馬良、伊籍、向朗、糜竺、武將糜芳、廖化、關平、周倉一班兒輔佐雲長，同守荆州。一面親自統兵入川，先撥精兵一萬，教張飛部領取大路殺奔巴州，維城之西，先到者為頭功。又撥一枝兵，教趙雲為先鋒，泝江而上，會於維城。孔明隨後引關、糜、蔣、魏等起行。那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乃荆襄名士，現為書記。當日孔明引兵一萬五千，與張飛同日起行。張飛臨行時，孔明囑付曰：「西川豪傑甚多，不可輕敵。於路戒約三軍，勿得擄掠百姓，以失民心。所到之處，並宜存恤，勿得恣逞鞭撻士卒。望將軍早會維城，不可有誤。」張飛欣然領諾，上馬而去。迤邐前行，所到之處，但降者秋毫無犯，逕取漢川路。前至巴郡，細作回報巴郡太守嚴顏，乃蜀中名將，年紀雖高，精力未衰，善開硬弓，使大刀，有萬夫不當之勇，據住城郭，不豎降旗。張飛教離城十里下寨，差人入城去說與老匹夫。早早來降，饒你滿城百姓性命，若不歸順，即踏平城郭，老幼不留，却說嚴顏在巴郡聞劉璋差法正請玄德入川，拚心而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引虎自衛者也。」後聞玄德據住涪關，大怒，屢欲提兵往戰，又恐這條路上有兵來，當日聞知張飛兵到，便點起本部五六千人馬，準備迎敵。或獻計曰：「張飛在當陽長坂一聲喝，退曹兵百萬之衆，曹操亦聞風而避之，不可輕敵。今只宜深溝高壘，堅守不出，彼軍無糧，不過一月，自然退去。」更發張飛性如烈火，專要鞭撻士卒，如不與戰，必怒，怒則必以暴厲之氣待其軍士，軍心一變，乘勢擊之，張飛可擒也。」嚴顏從其言，教軍士盡數上城守護，忽見一個軍士大叫開門，嚴顏教放入問之。那軍士告說是張將軍差來的，把張飛言語依直便說。嚴顏大怒，罵匹夫怎敢無禮。吾嚴將軍豈降賊者乎？借你口說與張飛，喚武士把軍士割下耳鼻，却放回寨。軍人回見張飛，哭告嚴顏如此毀罵。張飛大怒，咬牙睜目，披挂上馬，引數百騎來巴郡城下搦戰。城上衆軍百般痛罵。張飛性急，幾番殺到吊橋，要過護城河，又被亂箭射回。到晚全無一人出。張飛忍一肚氣，還寨次日早晨，又引軍去搦戰。那嚴顏在城中敵樓上一箭射中張飛頭盔，飛指而恨曰：「吾舉住你這老匹夫，親自食你肉，到晚又空回。」第三日，張飛引了軍沿城去罵，原來那座城子是個山城，週圍都是亂山，張

飛自乘馬登山，下視城中，見軍士盡皆披挂，分列隊伍，伏在城中，只是不出。又見民夫來來往往，搬磚運石，相助守城。張飛教馬軍下馬，步軍皆坐引他出敵，並無動靜。又罵了一日，依舊空回。張飛在寨中，自思終日叫罵，彼只不出，如之奈何？猛然思得一計，教衆軍不要前去搦戰，都結束了。在寨中等候，却只教三五十個軍士直去城下叫罵，引嚴顏軍出來，便與廝殺。張飛磨拳擦掌，只等敵軍來。小軍連罵了三日，全然不出。張飛眉頭一皺，又生一計，傳令教軍士四散砍打柴草，尋覓路徑，不來搦戰。嚴顏在城中，連日不見張飛動靜，心中疑惑，著十數個小軍扮作張飛砍柴的軍，潛地出城，雜在軍中，入山中探聽。當日諸將同察張飛坐在寨中，頓足大罵。嚴顏老匹夫，枉氣殺我，只見帳前三四個人說：「這將軍不須心焦，這幾日打探得有一條小路，可以偷過巴郡。張飛故意大叫曰：『既有這個去處，何不早來說？』衆應曰：『這幾日却纔探得。』張飛曰：『事不宜遲，只今夜二更造飯，趁三更明月，拔寨都起，人銜枚，馬去鈴悄悄而行。我自前面開路，汝等依次而行。』傳了令，便滿寨報告探事的軍，聽得這個消息，盡同城中來報與嚴顏。顏喜曰：『我算定這匹夫忍耐不得，你偷小路過去，必須是糧草輜重在後，我截住後路，你如何得過？』好無謀匹夫，我之計，即時傳令教軍士準備赴敵。今夜二更天造飯，三更出城，伏於樹木叢雜去處。只等張飛咽喉小路去了，車仗來時，只聽鼓響，一齊殺出，傳了號令，看看近夜，嚴顏全軍盡皆飽食披挂，停當悄悄出城，四散伏住。只聽鼓響，嚴顏自引十數裨將，下馬伏於林中。約三更後，遙望見張飛親自在前，橫矛縱馬，悄悄引軍前進，去不得三四里，背後車仗人馬陸續進發。嚴顏看得分曉，一齊擂鼓，四下伏兵盡起，正來搶奪車仗，背後一聲鑼響，一彪軍掩到，大喝老賊休走，我等得你恰好。嚴顏猛回頭看時，爲首一員大將，豹頭環眼，燕頰虎鬚，使丈八矛，騎深馬，乃是張飛。四下裏鑼聲大震，衆軍殺來。嚴顏見了張飛，舉手無措，交馬戰不十合。張飛賣個破綻，嚴顏一刀砍來，張飛閃過，攔將入去，扯住嚴顏勒甲，纏生擒過來，擲於地下。衆軍向前，用索綁縛住了。原來先過去的是假張飛，料道嚴顏擊鼓爲號，張飛却教鳴金爲號。金響，諸軍齊到。川兵大半棄甲倒戈，而降。張飛殺到巴郡城下，後軍已入城。張飛叫休殺百姓，出榜安民。羣刀手把嚴顏推至飛坐於廳上。嚴顏不肯跪，下飛怒目咬牙大叱曰：『大將到此，爲何不降，而敢拒敵？』嚴顏全無懼色，同叱飛曰：『汝等無義，侵我州郡，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大怒，喝左右斬來。嚴顏喝曰：『賊匹夫，要砍便砍，何怒也？』張飛見嚴顏聲言雄壯，面不改色，乃回嗔作喜，下階叱退左右，親解其縛，取衣衣之，扶在正中高

學低頭便拜曰：「適來言語冒瀆，幸勿見責。吾素知老將軍乃豪傑之士也，嚴顏感其恩義，乃降。後人有詩讚嚴顏曰：『白髮居西蜀，清名震大邦。忠心如皎月，浩氣捲長江。甯可斷頭死，安能屈膝降。』」又有讚張飛詩曰：『生獲嚴顏勇絕倫，惟憑義氣服軍民。至今廟貌留巴蜀，社酒雞豚日日春。』」張飛請問入川之計，嚴顏曰：「敗軍之將，荷蒙厚恩，無以為報，願施犬馬之勞，不須張弓隻箭，逕取成都正是。」只因一將傾心，後致使連城唾手降。未知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計捉張任 楊阜借兵破馬超

却說張飛問計於嚴顏，顏曰：「從此取雒城，凡守寨關隘，都是老夫所管，官軍皆出於掌握之中，今感將軍之恩，無可以報。老夫當為前部所到之處，盡喚出拜降。張飛稱謝不已，於是嚴顏為前部張飛領軍隨後，凡到之處，盡是嚴顏所管，都喚出投降。有遲疑未決者，顏曰：『我尚且投降，何況汝乎？』自是望風歸順，並不會廝殺一場。却說孔明已將起程日期申報玄德，教都會聚雒城。玄德與眾官商議，今孔明翼德分兩路取川，會於雒城，同入成都。水陸舟車，已於七月二十日起程。此時將及待，到今我等便可進兵。黃忠曰：『張任每日來搦戰，見城中不出，彼軍懈怠，不做準備。今夜間分兵劫寨，勝如白晝廝殺。』玄德從之，教黃忠引兵取左魏延，引兵取右。玄德取中路，當夜二更，三路軍馬齊發。張任果然不做準備，漢軍擁入大寨，放起火來，烈焰騰空，蜀兵奔走。連夜直趕到雒城，城中兵接應入去。玄德選中路下寨，次日引兵直到雒城，圍住攻打。張任按兵不出，攻到第四日，玄德自提一軍攻打西門，令黃忠魏延在東門攻打，留南門北門放軍兵行走。原來南門一帶都是山路，北門有涪水，因此不圍。張任望見玄德在西門騎馬住，亦指揮打城。從辰至未，人馬漸漸力乏，張任教吳蘭雷同一將引兵出北門，轉東門，敵黃忠魏延自己，却引軍出南門，轉西門，單迎玄德。城內盡撥民兵上城，擂鼓助喊，却說玄德見紅日平西，教後軍先退，軍士方圓身，城上一片聲喊起。南門內軍馬突出，張任逕來，軍中捉玄德，玄德軍中大亂，黃忠魏延又被吳蘭雷同敵住，兩下不能相顧。玄德敵不住張任，撥馬往山僻小路而走。張任從背後追來，看看趕上，玄德獨自一人一馬，張任引數騎趕來，玄德正差前儘力加鞭而行，忽山路一軍衝出，玄德馬上叫苦曰：「前有伏兵，後有追兵，天亡我也。」只見來軍當頭一員大將乃

是張飛原來張飛與嚴顏正從那條路上來。望見塵埃起。知與川兵交戰。張飛當先而來。正撞着張任。便就交馬。戰到十餘合。背後嚴顏引兵大進。張任火速回身。張飛直趕到城下。張任退入城。拽起吊橋。張飛見玄德曰。軍師。江而來。尚未到。反被我奪了頭功。玄德曰。山路險阻。如何無軍阻擋。長驅大進。先到於此。張飛曰。於路關隘。四十五處。皆出老將嚴顏之功。因此一路並不會費分毫之力。遂把義釋嚴顏之事。從頭說了一遍。引嚴顏見玄德。玄德謝曰。若非老將軍。吾弟安能到此。即脫身上黃金鎗。子甲以賜之。嚴顏拜謝。正待安排宴飲。忽聞哨馬回報。黃忠魏延和川將吳蘭雷同交鋒。城中吳懿劉璋又引兵助戰。兩下夾攻。我軍抵敵不住。魏延二將敗陣投東去了。張飛聽得。便請玄德分兵兩路。殺去救援。於是張飛在左。玄德在右。殺奔前來。吳懿劉璋見後面喊聲起。慌退入城中。吳蘭雷同只顧引兵追趕黃忠魏延。卻被玄德張飛截住歸路。黃忠魏延又回馬轉攻。吳蘭雷同料敵不住。只得將本部軍馬前來投降。玄德准其降。收兵近城下寨。卻說張任失了二將。心中憂慮。吳懿劉璋曰。兵勢甚危。不決一死戰。如何得退兵。一面差人去成都見主公告急。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來日領一軍搦戰。詐敗。引轉城北。城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公子守城。我引兵衝出助戰。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搦旗吶喊。出城搦戰。張飛上馬出迎。更不打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遠城而走。張飛儘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核心。進退不得。正沒奈何。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二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同寨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已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到。玄德具述義釋嚴顏之事。孔明贊曰。張將軍能用謀。皆主公之洪福也。趙雲解吳懿見玄德。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玄德大喜。親解其縛。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子劉循。輔將劉瑛。張任劉璋。不打緊。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膽略。不可輕敵。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雒城。問城東這座橋名爲何橋。吳懿曰。金雁橋。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遶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雁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葦葦。可以埋伏。魏延引一千槍手伏於左。單戰馬上將黃忠引一千刀手伏於右。單砍坐下馬。殺散後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裏。就使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北。待我

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拆斷，卻勒兵於橋北，造爲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卻好中計。調遣已定，軍師身去誘敵，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雒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璋守城，自與卓膺爲前後二隊，任爲前隊，膺爲後隊，出城退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過金雁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巾羽扇，而出兩邊百餘騎，護擁。遙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衆，聞吾之名，望風而逃，今汝何人，敢不投降？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曰：「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槍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趕來，過了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殺將來。張任知是計，急回軍時，橋已拆斷了，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排開，遂不敢投北，逕往南邊河而走，走到五七里，早到蘆葦叢，魏延一軍從蘆葦叢中忽起，都用長槍亂戳。黃忠一軍伏在蘆葦裏，用長刀只砍馬蹄，馬軍盡倒，皆被執縛。步軍那裏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著張飛。張任方欲退走，張飛大喝一聲，衆軍齊上，將張任活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一發，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膺，張飛解張任至孔明，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速殺我。玄德不忍殺之，張任厲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後人有詩讚曰：「烈士豈甘從二主，張君忠勇死猶生。高明正似天邊月，夜夜流光照雒城。」玄德感歎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獨中降將爲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受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璋在城上，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璋，開門投降。玄德軍馬入雒城，劉璋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殺劉璋者，乃武陽人張翼也。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在目前，唯恐外州郡不甯，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撫外水定江，健爲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官按治平靖，即勒兵回成都，取齊張飛趙雲領命，各自引兵去了。孔明問前去有何處關隘，蜀中降將曰：「止綿竹有重兵守禦，若得綿竹，成都唾手可得。孔明便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既破，蜀中危矣。主公欲以仁義服衆，且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便令寫書遣人徑往成都，却說劉璋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劉璋慌聚衆官商議從寧，鄧度獻策曰：「今劉璋雖攻地奪城，然兵不甚多，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糧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

水以西，其倉庫野穀，盡皆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走，我乘虛擊之，備可擒也。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正議間，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拆開視之。其略曰：「前蒙遣差結好荆州，不意主公左右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荆州魯念舊情，不忘族誼，主公若能幡然歸順，量不薄待。望三思裁示。」劉璋大怒，扯毀其書，大罵法正賣主求榮，忘恩背義之賊。逐其使者出城。即時遣妻弟費觀提兵前去，把守綿竹。費觀舉保南陽人，姓李名嚴，字正方。一同領兵，當下費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讎，安肯相救？和曰：雖然與我有讎，劉備軍在雒城，勢在危急，唇亡則齒寒。若以利害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却說馬超自兵敗入羌，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取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惟冀州攻打不下，刺史韋康遣人求救於夏侯淵，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韋康見救兵不來，與衆商議，不如投降馬超。超參軍楊阜哭諫曰：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投降馬超。超大怒曰：汝今事急請降，非真心也。將韋康等四十餘人盡斬之，不留一人。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爲參軍。阜薦梁寬趙雲二人。超盡用爲軍官。楊阜告馬超曰：阜妻死於臨洮，乞告兩個月假，歸葬其妻。便問馬超從之。楊阜過歷城，來見撫彝將軍姜敘。敘與阜是姑表兄弟，敘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敘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妄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今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言罷，流淚出血。敘母聞言，喚姜敘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貪其祿，何故又動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敘曰：馬超英勇，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雲兄弟，皆興兵二人，必爲內應。敘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爲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敘乃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現，隨馬超爲裨將。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吾今日與姜敘楊阜尹奉一處商議，欲報韋康之讎。想吾子趙月現，隨馬超，今若興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惜。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敘楊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

賈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勵其衆。馬超聞變，敘楊阜會合尹奉、趙昂舉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令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殺奔歷城來。姜敘、楊阜引兵出兩陣圍處，楊阜、姜敘衣白袍而出，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敘、楊阜如何抵敵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超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副間斜刺裏大隊軍馬殺來，原來是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走了一夜，比及平明，到得冀城，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梁寬、趙雲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個，劉將下來。超氣喘塞胸，幾乎墜下馬來。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敘、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著尹奉、趙昂，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剩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敘兵回，大開城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至姜敘宅，拏出老母，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取劍殺以尹奉、趙昂全家老幼，亦盡被馬超所殺。昂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次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前面一軍擺開，爲首的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槍刺之。卓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卓兄弟七人皆被馬超殺死。卓身中五槍，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只有龐德、馬岱五七騎隨後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隴西諸州人民，令姜敘等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爲關內侯。卓辭曰：「卓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此操嘉之卒與之爵，却說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逕往漢中投張魯。張魯大喜，以爲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爲婿。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皆超之貽害也。主公豈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婿之議。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柏之意。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爲唇齒，西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今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有利從之。巴西閻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讎，今事急求救，許割地不可從也。忽階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旋之師，生擒劉璋，務要割地以還。正是一方看真主來西蜀，又見精兵出漢中。」未知其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枝

却說關圍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曰：「超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璋，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臥病不能行，留於漢中。張魯令楊柏監軍，超與弟馬岱選日起程。却說玄德軍馬在雒城，法正以差下書入回報說：「鄭度勸劉璋盡燒野穀，并各處倉庫，率巴西之民避於涪水西深溝高壘而不戰。玄德孔明聞之，皆大驚曰：「若用此言，吾勢危矣。法正笑曰：「主公勿憂，此計雖毒，劉璋必不能用也。不一日，人傳劉璋不肯遷動百姓，不從鄭度之言。玄德聞之，方始寬心。孔明曰：「速進兵取綿竹，如得此處，成都易取矣。遂遣黃忠、魏延領兵前進，費觀聽知玄德兵來，差李嚴出迎。嚴領三千兵出，各布陣完。黃忠出馬與李嚴戰四五十合，不分勝負。孔明在帳中教鳴金收軍。黃忠回陣，問曰：「正待要擒李嚴，軍師何故收兵？孔明曰：「吾已見李嚴武藝不可力取，來日再戰。汝可詐敗，引入山谷，出奇兵以勝之。黃忠領計次日，李嚴再引兵來。黃忠又出戰，不十合詐敗，引兵便走。李嚴趕來，遙趕入山谷，猛省悟，急待回時，前面魏延引兵擺開。孔明自在山頂喚曰：「公如不降，兩下已伏強弩，欲與吾龐士元報讎矣。李嚴慌下馬卸甲投降。軍士不曾傷害一人。孔明引李嚴見玄德，玄德待之甚厚。嚴曰：「費觀雖是劉益州親戚，與某甚密，當往說之。玄德即命李嚴回城，招降費觀，嚴入綿竹城，對費觀讀玄德如此仁德，今若不降，必有大禍。觀從其言，開門投降。玄德遂入綿竹商議分兵取成都。忽流星馬急報言：「孟達、霍峻守葭萌關，今被東川張魯遣馬超與楊柏馬岱領兵攻打甚急，救遲則關隘休矣。玄德大驚。孔明曰：「須是張飛、關雲長二將方可與敵。玄德曰：「子龍引兵在外未回，望德已在此，可急遣之。孔明曰：「主公且勿言，容亮激之。却說張飛聞馬超攻關，大叫而入曰：「辭了哥哥，便去戰馬超也。孔明佯作不聞。對玄德曰：「今馬超侵犯關隘，無人可敵，除非往荊州取關雲長來，方可與敵。張飛曰：「軍師何故小覷吾？吾會獨拒曹操百萬之兵，豈愁馬超一匹夫乎？孔明曰：「翼德拒水斷橋，此因曹操不知虛實耳。若知虛實，將軍豈得無辜？今馬超之勇，天下皆知，潛水大戰，殺得曹操割髮棄袍，幾乎喪命，非等閑之比。雲長且未必可勝。飛曰：「我只今便去，如勝不得，馬超甘當軍令。孔明曰：「既爾肯寫文書，便為先鋒。請主公親自去一遭，留亮守綿竹，待子龍來，却作商議。魏延曰：「某亦願往。孔明令

魏延帶五百哨馬先行，張飛第二，玄德後隊。並葭萌關進發。魏延哨馬先到關下，正遇楊柏。魏延與楊柏交戰，不十合，楊柏敗走。魏延要奪張飛頭功，乘勢趕去前面一軍攔開，爲首乃是馬岱。魏延只道是馬超，舞刀躍馬迎之。與馬岱戰不十合，岱敗走。魏延去，被岱回身一箭，中了魏延左臂。魏延回馬走，馬岱趕到關前，只見一將喊聲如雷，從關上飛奔至面前。原來是張飛初到關上，聽得關前廝殺，便來看時，正見魏延中箭，因驟馬下關，救了魏延。飛喝馬岱曰：汝是何人？先通姓名。然後廝殺。馬岱曰：吾乃西涼馬岱是也。張飛曰：你原來不是馬超，快回去。非吾對手。只令馬超那廝自來說道：燕人張飛在此，馬岱大怒曰：汝焉敢小觀我？挺槍躍馬，直取張飛。戰不十合，馬岱敗走。張飛欲待追趕，關上一騎馬來，叫兄弟且休趕。飛回視之，原來是玄德到來。飛遂不趕。一同上關。玄德曰：恐怕你性躁，故我隨後趕來。到此既然勝了馬岱，且歇一宵。來日戰馬超。次日天明，關下鼓聲大震。馬超兵到，玄德在關上，看時，門旗影裏，馬超縱騎提槍而出，獅盔獸帶，銀甲白袍，一來結束非凡。二者人才出衆。玄德歎曰：人言錦马超，名不虛傳。張飛便下關，玄德急止之曰：且休出戰。當先避其銳氣。關下馬超單搦張飛出戰，關上張飛恨不得平吞馬超。三五番皆被玄德當住。看看午後，玄德望見馬超，關上人馬皆倦，遂選五百騎，跟着張飛，衝下關來。馬超見張飛軍到，把槍並後一招，約退軍有一箭之地。張飛軍馬一齊紮住。關上軍馬陸續下來。張飛挺槍出馬，大呼認得燕人張翼德麼？馬超曰：吾家屢世公侯，豈識村野匹夫？張飛大怒，兩馬齊出，二槍並舉，約戰百餘合，不分勝負。玄德觀之，歎曰：真虎將也。恐張飛有失，急喝金收軍。兩將各回。張飛回到陣中，略歇馬片時，不用頭盔，只裹包巾上馬，又出陣前搦馬超廝殺。超又出兩個再戰。玄德恐張飛有失，自披挂下關，直至陣前，看張飛與馬超又戰百餘合，兩個精神倍加。玄德教鳴金收軍。二將分開，各回本陣。是日天色已晚，玄德謂張飛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且退上關來，日再戰。張飛縱得性起，那裏肯休。大叫曰：誓死不同。玄德曰：今日天晚，不可戰矣。飛曰：多點火把，安排夜戰。馬超亦換了馬，再出陣前。大叫曰：張飛，你敢夜戰麼？張飛性起，向玄德換了坐下馬，搶出陣來，叫曰：我捉你不得，誓不上關。超曰：我勝你不得，誓不同。塞兩軍吶喊，點起千百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兩將又向陣前鏖戰，到二十餘合，馬超撥回馬，便走。張飛大叫曰：走那裏去。原來馬超見贏不得張飛，心生一計，詐敗佯輸。賺張飛趕來，暗掣銅鎗在手，扭回身，觀着張飛，便打將來。張飛見馬超走，心中也提防，比及銅鎗打來時，張飛一閃，從耳朵邊過去。張飛便勒回馬時，馬超却又趕來。張

飛帶住馬，拈弓搭箭，同射馬超。超却閃過，兩將各自回陣。玄德自於陣前叫曰：「吾以仁義待人，不施詭詐。馬孟起，你收兵歇息，我不乘勢趕你。」馬超聞言，親自斷後。諸軍漸退，玄德亦收軍上關。次日，張飛又欲下關戰馬超。入報軍師來到，玄德接着孔明，孔明曰：「亮聞孟起世之虎將，若與翼德死戰，必有一傷。故令子龍漢升守住綿竹，我星夜到此，可使條小計，令馬超歸降。」玄德曰：「吾見馬超英勇甚愛之，如此可得。」孔明曰：「亮聞東川張魯欲自立為漢，王手下謀士楊松極貪賄賂，可差人從小路運投漢中，先用金銀結好楊松，後進書與張魯云：『吾與劉璋爭西川，是與汝報讎，不可聽信離間之語。』事定之後，保汝為漢王，令其撤回馬超兵，待其來撤時，便可用計招降馬超矣。」玄德大喜。即時修書差孫乾齎金珠從小路運至漢中，先來見楊松，說知此事，送了金珠。松大喜，先引孫乾見張魯。陳直方便，魯曰：「玄德只是左將軍，如何保得我為漢王？」楊松曰：「他是大漢皇叔，正合保奏。」張魯大喜，便差人教馬超罷兵。孫乾只在楊松家驕倖，信不日，使者回報馬超言未成功，不可退兵。張魯又遣人去喚，又不肯回。一連三次，不至楊松曰：「此人素無信行，不肯罷兵，其意必反，遂使人流言云：『馬超意欲奪西川，自為蜀主，與父報讎，不肯臣於漢中。』張魯聞之，問計於楊松。松曰：『一面差人去說與馬超，汝既欲成功，與汝一月限期，要依我三件事。若依得，便有賞；否則必誅。』一要取西川，二要劉璋首級，三要退荆州兵。三件事不成，可獻頭來。』一面教張衡點軍守把關隘，防馬超兵變。魯從之。差人到馬超寨中，說這三件事，超大驚曰：「如何變得恁的？」乃與馬岱商議，不如罷兵。楊松又流言曰：「馬超同兵，必懷異心。於是張衡分七路軍，堅守隘口，不放馬超兵入。超進退不得，無計可施。孔明謂玄德曰：『今馬超正在進退兩難之際，亮憑三寸不爛之舌，親往超寨，說馬超來降。』」玄德曰：「先生乃吾之股肱，心腹，倘有疏虞，如之奈何？」孔明堅意要去。玄德再三不肯放去。正躊躇間，忽報趙雲有書薦西川一人來降。玄德召入問之，其人乃建寧俞元人，姓李名恢，字德昂。玄德曰：「向日聞公苦諫劉璋，今何故歸我？」恢曰：「吾聞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前諫劉益州者，以盡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敗矣。今將軍仁德布於蜀中，知事必成，故來歸耳。」玄德曰：「先生此來，必有益於劉備。」恢曰：「今聞馬超在進退兩難之際，恢昔在隴西與彼有一面之交，願往說馬超歸降。若何？」孔明曰：「正欲得一人替我一往，願聞公之說詞。」李恢於孔明耳畔陳說如此如此。孔明大喜，即時遣行。恢行至超寨，先使人通名。姓馬超曰：「吾知李恢乃辯士，今必來說我，先喚二十刀斧手伏於帳下。」囑曰：「令汝砍，即砍為肉醬，須臾。」李恢昂然而入。馬超

端坐帳中不動。叱李恢曰：汝來爲何？恢曰：特來作說客。超曰：吾匣中寶劍新磨，汝試言之。其言不通，便請試劍。恢笑曰：將軍之禍不遠矣，但恐新磨之劍不能試吾之頭。將欲自試也。超曰：吾有何禍？恢曰：吾聞越之西子善毀者，不能開其美齊之無鹽善美者，不能掩其醜。日中則昃，月滿則虧。此天下之常理也。今將軍與曹操有殺父之讎，而隴西又有切齒之恨，前不能救劉璋，而退荊州之兵，後不能制楊松，而見張魯之面目，下四海難容，一身無主，若復有涇橋之敗，冀城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超無路可行。恢曰：公既聽吾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大慚，盡叱退。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歸之。公之尊人昔年會與皇叔約共討賊，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讎，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卽喚楊柏入一劍斬之。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今遇明主，如撥雲霧而見青天。時孫乾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人綿竹人報蜀將劉駿、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上管待馬超吃酒，未會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馬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廝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玄德大喜，是日盡歡，却說敗兵回到益州，報劉璋、璋大驚，閉門不出。入報城北馬超救兵到，劉璋方敢登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季玉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張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劉璋驚得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衆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兵尙有三萬餘人，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劉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加於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皆我罪也。我心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衆人聞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天意。視之乃巴西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羣星聚於蜀郡，其大星光如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况一載之前，小兒諸云：若要吃新飯，須待先王來。此乃預兆，不可逆天。道黃權劉巴聞言皆大怒，欲斬之。劉璋擋住，忽報蜀郡太守許靖踰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次日，人報劉璋欲遣蔣賓、簡雍在城下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視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豎得志，倘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字子勳。雍笑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

同入見劉璋。具說玄德寬洪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齎印綬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涕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城，百姓香花燭燈，迎門而接。玄德到公廳，陞堂坐定，郡內諸官皆拜於堂下。惟黃權劉巴閉門不出，眾將忿怒，欲往殺之。玄德慌忙傳令曰：「如有害此二人者，滅其三族。」玄德親自登門請二人出仕。二人感玄德恩禮，乃出。孔明請曰：「今西川平定，難容二主。可將劉璋送出荊州。」玄德曰：「吾方得蜀郡，未可令季玉遠去。」孔明曰：「劉璋失業者，皆因太弱也。主公若以婦人之仁，臨事不決，恐此土難以長久。」玄德從之。設一大宴，請劉璋收拾財物，領領威將軍印綬，令將妻子良賤，盡赴兩郡公安住歇。即日，起行。玄德自領益州牧，其所降文武，盡皆重賞。定擬名爵，嚴頒為前將軍。法正為蜀郡太守，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許靖為左將軍，長史龐統為營中司馬，劉巴為左將軍，黃權為右將軍。其餘吳懿費觀彭象宇糜竺糜芳吳蘭雷厚李恢張翼秦宓周呂義、霍峻、鄧芝、楊洪、周羣、費禕、費詩、孟達、文武投降官員，共六十餘人，並皆擢用。諸葛亮為將師，關雲長為盪寇將軍，漢壽亭侯張飛為征遠將軍，新亭侯趙雲為鎮遠將軍，黃忠為征西將軍，魏延為揚武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孫乾、簡雍、糜竺、糜芳、劉封、關平、周倉、廖化、馬良、馬謖、蔣琰、籍及舊日刑戮一班文武官員，盡皆隨賞。遣使齎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錢五十萬，蜀錦一千疋，賜與雲長其餘官將，給賞有差。殺牛宰馬，大餉士卒，關倉賑濟百姓。軍民大悅。益州既定，玄德欲將成都有名田宅，分賜諸官。趙雲諫曰：「益州人民，屢遭兵火，田宅皆空。今當歸還百姓，令安居復業。民心方定，不宜奪之為私賞也。」玄德大喜，從其言。使諸葛軍師定擬治國條列刑法，頗重。法正曰：「昔高祖約法三章，黎民皆感其德。願軍師寬刑省法，以慰民望。」孔明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用法暴虐，萬民皆怨，故高祖以寬仁得之。今劉璋闇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殘；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恩榮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道，於斯著矣。」法正拜服。自此軍民安堵，四十一州地面，分兵鎮撫，並皆平定。法正為蜀郡太守，凡平日一餐之德，唾眦之怨，無不報復。或告孔明曰：「孝直太橫，宜稍斥之。」孔明曰：「昔主公困守荊州，北畏曹操，東懼孫權，賴孝直為之輔翼，遂翻然翱翔，不可復制。今奈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因竟不問。法正聞之，亦自斂戢。一日，玄德正與孔明閉閣敘報，雲長遣關平來謝所賜金帛。玄德召入平拜罷，呈上書信曰：「父親

知馬超武藝過人，要入川來與之比試高低。教就裏伯父此事。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孟起比試，勢不兩立。孔明無妨，我自作書回之。」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荊州。平回至荊州，雲長問曰：「我欲與馬孟起比試，汝會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曰：「亮聞將軍欲與孟起分別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驍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超羣也。今公受任守荊州，不爲不重。倘一入川，若荊州有失，罪莫大矣。惟冀明照。」雲長看畢，自諷其聲笑曰：「孔明知我心也。」將書遞示賓客，遂無入川之意。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安，遂召張昭、顧雍商議曰：「當初劉備借我荊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荊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取索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張昭曰：「吳中地方，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荊州雙手奉還主公，正是。」西蜀方開新日月，東吳又索舊山川。未知如何，下同分解。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爲國捐生

却說孫權要索荊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重者，諸葛亮耳。其兄諸葛瑾今仕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令勸劉備交荊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余同胞之情，必然應允。權曰：「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權從之，即召諸葛瑾老小，處監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葛瑾往西川去。不數日到了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令兄此來爲何？」孔明曰：「來索荊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逕入賓館，參拜畢，瑾放聲大哭。亮曰：「兄長有事，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爲不還荊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還荊州便了。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既以妹嫁我，卻乘我不在荊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卻還想來索荊州乎？」孔明哭拜於地曰：「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吾兄將全家被戮，兄死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將荊州還了東吳。全亮兄弟之情。」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玄德待徐曰：「既如此，看軍師面，分荊州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亮曰：「既蒙見允，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子瑜到彼，須用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尙懼之，切宜仔細。」求了書，辭了玄

德別了孔明，登途運到荊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敘。瑾出玄德書曰：「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即日交割。」令瑾好同見吳主。雲長變色曰：「吾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荊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吾兄有得來，我卻只不還。」瑾曰：「今吳侯執下瑾老小，若不得荊州，必將被誅。望將軍憐之。」雲長曰：「此是吳侯謫計，如何曉得我過？」瑾曰：「將軍何太無面目？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目。關平告曰：軍師而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雲長曰：「不煩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瑾滿面羞慚，急辭下船，再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巡去了。瑾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容吾取了東川漢中諸郡，請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荊州。」瑾不得已，只得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覆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瑾曰：「非也。吾弟亦哭告玄德，方許將三郡先還。又無奈雲長特頑不肯。」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便可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任，且看如何。」瑾曰：「主公所言極是。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一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告孫權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夜趕逐回吳。邊後者便要殺孫權。」大怒，差人召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為劉備作保，借吾荊州。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告主公，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於陸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下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即遣兵與決勝負，取奪荊州便了。」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即行之。」關澤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等閒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怒曰：「若如此，荊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速行此計。肅乃辭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甯商議，設宴於陸口寨外臨江亭上，修下請書，選帳下能言快語一人為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了，遂引使人入荊州。叩見雲長，具道魯肅相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畢，謂來人曰：「既子敬相請，我明日便來赴會。汝可先同使者辭去。」關平曰：「魯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故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諸葛瑾同報孫權說，吾不肯還三郡，故令魯肅屯兵陸口，邀我赴會，便索荊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吾來日獨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近我。」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親踏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雲長曰：「吾於千槍萬刃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羣鼠乎？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闞相如無縛雞之力，於滹池會上覲

秦國君臣如無物，況吾曾學萬人敵者乎？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去，亦當有準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選快船十隻，載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吾紅旗起處，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準備。却說使者回報，雲長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准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來，某與甘肅各人領一軍伏於岸側，放礮為號，準備廝殺。如無軍來，只於庭後伏刀斧手五十人，就筵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旗，風中招颺，顯出一個大關字來。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上，傍邊周倉捧著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魯肅驚疑，到入亭內，敘禮畢，入席飲酒。舉杯相勸，不敢仰視。雲長談笑自如。若酒至半酣，肅曰：有一言訴與君侯，幸垂聽焉。昔日令兄皇叔，使肅於吾主之前，保借荊州，暫住約於取西川之後，歸還。今西川已得，而荊州未還，得毋失信乎？雲長曰：此國家之事，筵間不必論之。肅曰：吾主只區區江東之地，而肯以荊州相借者，為念君侯等兵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則荊州自應見還。乃皇叔但肯先割三郡而君侯又不從，恐於理上說不去。雲長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親冒矢石，戮力破敵，豈得徒勞而無尺土相資？今足下復來索地，耶肅曰：不然。君侯始與皇叔同敗於長坂，計窮力竭，將欲遠竄。吾主矜憐皇叔，良無處所，不愛土地，使有所託，足以圖後攻。而皇叔衍德，驕好已得西川，又占荊州，貪而背義，恐為天下所恥笑。惟君侯察之。雲長曰：此皆吾兄之事，非某所宜與也。肅曰：某聞君侯與皇叔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皇叔即君侯也，何得推托乎？雲長未及回答，周倉在階下厲聲曰：天下土地，惟有德者居之。豈獨是汝東吳當有耶？雲長變色而起，奪周倉所捧大刀，立於庭中，目視周倉而叱曰：此國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倉意先到岸口，把紅旗一招，關平船如箭發，奔過江東來。雲長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魯肅手，佯推醉曰：公今請吾赴宴，莫提起荊州之事。吾今已醉，恐傷故舊之情。他日令人請公到荊州，赴會另作商議。魯肅魂不附體，被雲長扯至江邊，呂蒙甘肅各引本部軍欲出見雲長，手提大刀，親握魯肅，恐肅被傷，遂不敢動。雲長到船邊，却纜放手，早立於船首，與魯肅作別。肅如癡似呆，看關公船已駛風而去。後人有詩讚關公曰：「藐視吳臣若小兒，單刀赴會敢相欺。當年一段英雄氣，尤勝相如在淝池。」雲長自回荊州，魯肅與呂蒙共議此計又不成。如之奈何？蒙曰：可即申報主公，起兵與雲長決戰。肅即令人申報孫權。權聞之大怒，商議起傾國之兵，來取荊州。忽報曹操又起三十萬大軍來也。權大驚，且教魯肅休惹荊州之兵，移兵向合淝，濡須，以拒曹操。

却說操將欲起程南征，參軍傅幹字彥材，上書諫操書略曰：「幹聞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相濟，而後王業成。往者天下大亂，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耳。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勝。愚以為且宜增修文德，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待時而動。今若舉數十萬之衆，領長江之濱，偷賊憑險深藏，使我士馬不得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天威屈矣。惟明公詳察焉。」曹操覽畢，遂罷南征，與設學校，延禮文士。於是侍中王粲、杜襲、衛凱和洽四人，欲尊曹操為魏王。中書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五錫，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曹操聞之，怒曰：「此人欲效荀或耶？荀攸知之，憂憤成疾，臥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廷，當如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君若肯相輔，則幸甚。不爾，願垂恩相捨。」操曰：「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謀之。」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今又恐泄漏，朕與汝皆休矣。」后曰：「且夕如坐針氈，似此為人，不如早亡。」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當令寄此書，乃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為魏王，早晚必行篡奪之事。朕欲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與伏完，量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即請行。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逕至伏完宅，將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衆，不可遽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二處起兵，於外操必自往。此時却求在朝忠義之臣一同謀之。」內外夾攻，庶可有濟。順曰：「皇丈可作書覆帝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會起兵討賊。」伏完即取紙寫書付順，順乃藏於頭髻內。辭完回宮。原來早有人報知曹操，操先於宮門等候。穆順回，馮操操問：「那裏去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操曰：「召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左右，遍摸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遍觀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書中言語，欲結連孫劉為外援。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私宅。老幼並皆擊下，搜出伏后親筆之書。隨將伏氏三族盡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鄒慮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

在外殿見郗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膽皆碎慮至後宮伏后方起慮便喚管璽綬人索取玉璽而出伏后情知事發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頃尙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發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出原來華歆素有才名向與鄧原管甯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爲一龍華歆爲龍頭鄧原爲龍腹管甯爲龍尾一日甯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甯揮鋤不顧歆拾而視之然後擲下又一日歆與甯同坐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甯端坐不動歆棄書往視甯自此鄙歆之爲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爲友後來管甯避居遼東常帶白帽坐臥一榻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而歆乃先事孫權後歸曹操至此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後人有詩歆華歆曰「華歆當日逞兇謀破壁生將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罵名千載笑龍頭」又有詩讚管甯曰「遼東傳有管甯棲人去樓空名獨留笑殺子愉貪富貴豈如白帽自風流」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甲士擁后而去帝捶胸大慟見郗慮在側帝曰郗公天下無有是事耶哭倒在地郗慮令左右扶帝入宮華歆擊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斃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於市朝野之人無不驚駭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歆曰「曹瞞兇殘世所無伏完忠義欲如何可憐帝后分離處不及民間婦與夫」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爲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册立曹操女曹貴人爲正宮皇后華下莫敢有言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吳滅蜀之事賈詡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臥許褚仗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當住曹仁大怒曰吾乃曹氏宗族汝何敢阻當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現充內侍主公醉臥堂上不敢放入曹操聞之歎曰許褚真忠臣也不數日夏侯惇亦至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可一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方逞兇謀欺弱主又驅

勁卒掃偏邦，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遼遙津

却說曹操興師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個寨柵，迎敵曹兵。兄在漢甯多撥糧草，應付張魯。依言，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其弟卽日起程，軍馬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前軍隨到，聞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夏侯淵、張郃急上得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兵大敗，退見曹操。操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遠行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眾官告免。操次日自引兵為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恐有伏兵，卽引軍回寨。謂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許褚曰：「兵已至此，主公不可憚勞。」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來看張衛寨柵。三匹馬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衛寨柵，操揚鞭遙指，謂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言未已，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楊昂、楊任分兩路殺來，操大驚。許褚大呼曰：「吾當敵賊。」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提刀縱馬向前，力敵二將。楊昂、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回馬退去。其餘不敢向前。徐晃保着曹操奔過山坡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淵、張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是殺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操重賞四將。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翼翹曰：「賊勢未見強弱，主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料賊兵每日隱備，急難取勝。吾以退軍為名，使賊懈而無備，然後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賊矣。」翼翹曰：「丞相神機不可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盡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楊昂曰：「公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迷漫，對面不相見。楊昂軍至半路，不能行，且權紮住。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曹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五寨軍士盡

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收，楊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大路，奔回南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個占了寨柵，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下夾攻，四邊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着張郃，兩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二將敗走，諸營已失，半夜棄關奔回，去了。曹操遂得陽平關，并請寨，張衛楊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守關不住。張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會諫楊昂，休追操兵，他不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操，如不勝，甘當軍令。」張魯取了軍令，狀揚任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却說曹操引軍將進，先令夏侯淵領五千軍往南鄭路上哨探，正迎着楊任軍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備交鋒，戰不三合，被備一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槍出馬，與備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備佯敗而走，任從後追來，被備用拖刀計，斬於馬下。軍士大敗，而回。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議，關公曰：「某保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關公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臥病不會行，現今蒙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勇，乃囑諸將曰：『龐德乃西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做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須皆與緩鬪，使其力乏，然後擒之。』」張魯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魯，又戰三五合，也退了。臨後許褚又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曹操心中大喜，與衆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詡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譖龐德於張魯，便可圖矣。」操曰：「何由得入南鄭？」詡曰：「來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却於黃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却選一能言軍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選一精細軍士，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必甲一付，令披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號衣，先於半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兵，遠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閃避，只得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兵追來，龐德即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此時細作已雜入城中，徑投楊松府下，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威德，特使其送金甲爲信，更有密信呈上，松

大喜，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但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賣此一陣。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關平苦諫，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尋思，怒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鈎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曹操親扶上馬，共回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魯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趙雲之言，為賀。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礮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衡商議。衛曰：「放火盡燒倉庫，庫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不定。」衛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鄭，見魯封閉府庫，國家之有之，遂差人往巴中，勸使將降。張魯欲降，張衡不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為內應，操得魯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便張衡領兵出敵，與許褚交鋒，被褚斬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坐而待斃矣。」某守城，主公當親與決一死戰。魯從之，關平諫魯休出，魯不聽，遂引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關。張魯無路可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降。操大喜，念其封倉庫之心，優禮相待。封魯為鎮南將軍，關平等皆封列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即令斬之。於市曹示衆，後人有詩數曰：「妨賢賣主逞奇功，積得金銀總是空。家未榮華身受戮，令人千載笑楊松。」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尚未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知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曹操數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劉驥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少遲緩，諸葛孔明於治國而為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守關隘，不可犯矣。」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接兵不動，却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遍驚恐。」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軍屯合淝，懼孫權也。今我若分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遣吳遣舌辯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聯合觀戰，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為使，伊籍曰：「某願往。」

玄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先到荆州知會雲長然後入吳到秣陵來見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籍人籍見權禮畢權問曰汝到此何為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為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所有荆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今合遼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王若取了東川即還荆州全上權曰汝且歸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於眾謀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為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遼亦是上計權從之發付伊籍同蜀去訖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屯兵於陸口取呂蒙甘靜回又去餘杭取凌統回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現今曹操令廬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遼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攻合遼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為先鋒將欽潘璋為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威為中軍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却說軍馬渡江取和州逕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遼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權蓋權回寨問眾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威曰可豎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遼救軍一至不可圖矣今我軍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擊來日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權從之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寧手執鐵線冒矢而上朱光令弓弩手齊射甘寧撥開箭林一練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眾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時馬回報皖城已失遂即回兵歸合遼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慰勞畢大犒三軍重賞呂蒙甘寧諸將設宴慶功呂蒙跪甘寧上坐咸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起呂蒙殺父之讎又見呂蒙誇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知其意推開案桌起身兩手取兩枝戟挾定縱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於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說罷舞起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至筵前眾見權至方各放下軍器權曰吾常言二人休念舊讎今日又何如此凌統哭拜於地孫權再三勸止至次日起兵進取合遼三軍盡發張遼為失了皖城回到合遼心中愁悶忽曹操差薛梯送木匣一個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是日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攻合遼張遼便開匣觀之內書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戰戰樂將軍守

卻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淝。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權乃問帳下曰：「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少軍去？」統曰：「三千人足矣。」甘肅曰：「只須百騎便可破敵，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個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權曰：「曹軍勢大，不可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兵便與交戰。」凌統領命，引着三千人馬離濡須壩，塵頭起處，曹兵先到。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關五十合，不分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同營甘肅見凌統回，即告權曰：「曹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孫權壯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肅，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肅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胡椒酒自吃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衆人聞言，面面相覷。甘肅見衆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爲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衆人見甘肅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甘肅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鶴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爲號。都披甲上馬，飛奔曹寨邊，拔開鹿角，大喊一聲，殺入寨中。逕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甘肅只將百騎，左衝右突，曹兵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肅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着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甘肅從寨之南門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花兵來接應。甘肅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後人有詩讚曰：「擊鼓聲喧震地來，吳師到處鬼神哀。百翎直貫曹軍寨，盡說甘肅虎將才。」甘肅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歡聲大震。孫權自來迎接，甘肅下馬拜伏。權扶起，攬辮手曰：「將軍此去，足使老賊驚駭，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利刀百口，筭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肅，足以相敵也。」次日，張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肅有功，奮然曰：「統願敵張遼。」權許之。統遂領兵五千離濡須，權自引甘肅臨陣觀戰。對陣圓處，張遼出馬，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縱馬提刀，出至陣前，張遼使樂進出迎。兩個鬪到五十合，未分勝敗。曹操聞知，親自策馬到門旗下來看。見二將酣鬪，乃令曹休暗放冷箭。曹休便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箭，正中凌統坐下馬。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翻在地。樂進連忙持槍來刺，槍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嗚呼！

金鷄戰，凌統回寨中拜謝孫權。權曰：「放箭救你者甘甯也。」凌統頓首拜甯曰：「不想公能如此垂恩，自此與甘甯結爲生死之交，再不爲惡。」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令自到帳中調治。次日分兵五路來襲，潘濬操自領中路，左一路張遼，二路李典，右一路徐晃，二路龐德，每路各帶一萬人馬，殺奔江邊來。時董襲、徐威二將在船上，見五路軍馬來到，請軍各有懼色。徐威曰：「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何懼哉！」遂引猛士數百人，用小船渡過江邊，殺入李典軍中去了。董襲在船上，令衆軍擂鼓吶喊，助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爭下腳艦，逃命。董襲仗劍大喝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而去！」立斬下船軍士十餘人。須臾風急，船覆，董襲竟死於江口水中。徐威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卻說陳武聽得江邊廝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親自與周泰引軍前來助戰。正見徐威在李典軍中攪做一團廝殺，便麾軍殺入接應，却被張遼、徐晃兩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曹操上高阜處看見孫權被困，急令許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彼此不能相救，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不見了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問本部軍主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曰：「主公被困甚急。」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曰：「主公可隨我殺出。」於是奉在前，權在後，奮力衝突，來到江邊，同顧又不見孫權，乃復翻身殺入圍中，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如何？」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孫權乃縱馬前行，周泰左右遮護，身被數槍，箭透重鎧，救得孫權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前來接應，下船，權曰：「吾虧周泰三番衝殺，得脫重圍，但徐威在垓心，如何得脫？」周泰曰：「吾再救去。」遂輪槍復翻身殺入重圍之中，救出徐威。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却說陳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隘口，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枝抓住袍袖，不能迎敵，爲龐德所殺。曹操見孫權走了，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間，忽對江一軍船到，爲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婿陸遜，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孫權知陳武已亡，董襲又沉江而死，哀痛至切，令人入水中尋見董襲屍首，與陳武屍一齊厚葬之。又感周泰救護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曰：「卿兩番相救，不惜性命，被槍數十，膚如刻蠶，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也。」言罷，令周泰解衣與衆將視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割，

板邊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具言戰鬪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喫一饒酒。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傘賜之。令出入張蓋。以爲顯耀。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久戰。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爲上。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乃從之。令孫權先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覆。權只留蔣欽。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大兵上船。回秣陵。操留曹仁。張遼屯合淝。班師回許昌。文武衆官皆議立曹操爲魏王。尚書崔球力言不可。衆官曰。汝獨不見荀文若乎。球大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爲之。有與球不和者。告知操。操大怒。收球下獄。問之。球虎目虬髯。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奸賊。廷尉白操。操令杖殺崔球於獄中。後人有讚曰。清河崔球。天性堅剛。虬髯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易。聲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名揚。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羣臣表奏。獻帝。魏。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爲王。獻帝即令鍾繇草詔。册立曹操爲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樂備。出警入蹕。於鄴郡蓋魏王宮。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芳。因征張繡時死於宛城。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彰。三曰植。四曰熊。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爲魏王妃。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明。舉筆成章。操欲立之爲後嗣。長子曹丕恐不得立。乃問計於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曹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丕又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詡不答。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操曰。何所思。詡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爲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栽植後苑。有使者到吳地。見了孫權。傳魏王令旨。再往溫州取柑子。時孫權正尊謙。魏王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擔。星夜送往鄴郡。至中途挑擔役夫疲困。歇於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頭戴白藤冠。身穿青懶衣。來與脚夫作禮。言曰。你等挑擔勞苦。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衆人大喜。於是先生每擔各挑五里。但是先生挑過的擔兒。都輕了。衆皆驚疑。先生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取柑人至鄴郡。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操大驚。問取柑人。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對操。未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自稱左慈。求見大王。操召入。取

柑人曰：此正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術攝吾佳果？慈笑曰：豈有此事？取柑剖之，內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殼，操愈驚，乃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令與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不飽。操問曰：汝有何術，以至于此？慈曰：貧道於四川嘉陵峨嵋山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則又不見。如此者數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遁甲天書，上卷名天遁，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能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遁能穿山透石，人遁能雲遊四海，藏形變身，飛劍擲刀，取人首級。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貧道往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操曰：我亦久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讓此位與之？不然貧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操大怒曰：此正是劉備細作，喝左右擊下慈。大笑不止，操令十數獄卒捉下拷之。獄卒着力痛打，看左慈時却胸胸熱睡，全無痛楚。操怒命取大枷鐵釘釘了，送入牢中監收。令人看守，只見枷鎖盡落，左慈臥於地上，並無傷損。連監禁七日，不與飲食，及看時慈端坐於地上，面皮轉紅。獄卒報知曹操，操取出問之。慈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牛羊亦能盡操，無可奈何。是日諸官皆至王宮，大宴正行，酒間左慈足穿木屐，立於筵前，眾官驚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羣臣，四方黑物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操曰：我要龍肝作羹，汝能取否？慈曰：有何難哉？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袖一拂，龍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提出龍肝一副，鮮血尚流，操不信，叱之曰：汝先藏於袖中耳。慈曰：即今天寒草木枯死，大王要甚好花，隨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丹花。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放筵前，以水噴之，頃刻發出牡丹一株，開放雙花。眾官大驚，邀慈同坐而食。少刻，庖人進魚膾，慈曰：膾必松江鱸魚者方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慈曰：此亦何難？取教把釣竿來，於堂下魚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放在殿上。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慈曰：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鱸魚只兩腿，惟松江鱸魚有四腿，此可辨也。眾官視之，果是四腿。慈曰：烹松江鱸魚，須紫芽薑方可。操曰：汝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個，慈以衣覆之，須臾得紫芽薑滿盆。益上操前，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有毒一本，題曰：孟德新書。操取視之一字不差。操大疑，慈取桌上玉杯，滿斟佳釀，進操曰：大王可飲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飲。慈遂以冠上玉簪於杯中一畫，將酒分為兩半，自飲一半，將一半奉操。操叱之，慈擲杯於空中，化成一白鳩，遠飛而飛。眾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忽報左慈出宮門去了。操曰：如此妖人，必當除之，否則必將為害。遂命許褚引三百

鐵甲軍追趕之，稍上馬引軍趕至城門，望見左慈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褚飛馬追之，却只追不上，直趕到一山中，有牧羊小童趕着一羣羊而來，慈走入羊羣內，褚取箭射之，慈即不見，褚盡殺羣羊而回，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羊頭在地上，作人言，喚小童曰：「汝可將羊頭都湊在羊死腔子上，小童大驚，掩面而走，忽聞有人在後呼曰：『不須驚走，還汝活羊。』小童回顧，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湊活，趕將來了，小童急欲問時，左慈已拂袖而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小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諱，報知曹操，操畫影圖形，各處捉拿，左慈三日之內，城裏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足，白藤冠，青懶衣，穿木履，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百個，鬧動街市，操令衆將將豬羊血潑之，押送城南教場，曹操親自引甲兵五六百人圍住，盡皆斬之，人人頸腔內各起一道青氣，飛將上天，聚成一處，化成一隻左慈，向空招白鶴一隻，騎坐，拍手大笑曰：「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操令衆將以弓箭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文宣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正是：「奸雄權勢能傾國，道士仙機更異人。」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却說當日曹操見黑風中羣屍皆起，驚倒於地，須臾風定，羣屍皆不見，左右扶操回宮，驚而成疾，後人有詩讚左慈曰：「飛步凌雲過九州，獨憑遁甲自遨遊，等閒施設神仙術，點悟曹瞞不轉頭。」曹操染病，服藥無愈，適太史丞許芝自許昌來見操，操令芝卜易，芝曰：「大王會聞神卜管輅否？」操曰：「頗聞其名，未知其術，汝可詳言之。」芝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醜醜，好酒踈狂，其父會爲瑯琊郡丘長，輅自幼便喜仰視星辰，夜不思寐，父母不能禁止，常云：『家雞野鶴，尙自知時，何況爲人在世乎？』與隣兒共戲，輅地爲天文分布日月星辰，及稍長，卽深明周易，仰觀風角，數學通神，兼善相術，瑯琊太守單子春聞其名，召輅相見，時有坐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輅年少，膽氣未堅，先請美酒三升，飲而後言。」子春奇之，遂與酒三升，飲畢，輅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於是輿輅講論易理，輅慶慶而談，言言精奧，子春反覆辯難，輅對答如流，從晚至暮，酒食不行，子春及衆賓客無不歎服，於是天下號爲神童，後有居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瘡疾，請輅卜之，輅曰：「卦中有君家。」

本墓中女鬼，非君伯母叔母也。昔饑荒之年，謀數升米之利，推之落井，以大石壓破其頭，孤魂痛苦，自訴於天。故君兄弟有此報，不可穰也。郭恩等涕泣伏罪。安平太守王基知輅神卜，延輅至家，適信都令妻常患頭風，其子又患心癩，因請輅卜之。輅曰：此堂之西角有二死屍，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痛。持弓去者主刺胸腹，故心痛。乃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木俱已朽爛。輅令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妻與子遂無恙。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輅往送行，客言輅能覆射，諸葛原不信，暗取燕卵、蜂窠、蜘蛛三物，分置三盒之中，令輅卜之。卦成，各寫四句於盒上。其一曰：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雌雄以形，羽翼舒張。此燕卵也。其二曰：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其三曰：穀長足吐，絲成羅網。求食利在，爭夜此蜘蛛也。滿座驚駭。鄉中有老婦失牛，求卜之。輅判曰：北溪之濱，七人宰烹，急往追尋。皮肉尚存，老婦前往尋之。見七人於茅舍後煮食皮肉，猶存婦告本郡太守劉郗，捕七人罪之。因問老婦曰：汝何以知之？婦告以管輅之神卜。劉郗不信，請輅至府取印囊及山鷄毛藏於盒中，令卜之。輅卜其一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其二曰：巖巖有鳥，錦體朱衣。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山鷄毛也。劉郗大驚，遂待爲上賓。一日出郊閒行，見一少年耕於田中，輅立道傍觀之。良久問曰：少年高姓？黃庚答曰：姓趙，名顯，年十九歲矣。敢問先生爲誰？輅曰：吾管輅也。吾見汝眉間有死氣，三日內必死。汝貌美，可惜無壽。趙顯回家，急告其父，父聞之，趕上管輅，哭拜於地，曰：請歸救吾子。輅曰：此乃天命也，安可禳乎？父告曰：老夫止有此子，望乞垂救。趙顯亦哭求。輅見其父子情切，乃謂趙顯曰：汝可備淨酒一瓶，鹿脯一塊，來日齋往南山之中，大樹之下，看盤石上有二人弈棋。一人向南坐，穿白袍，其貌甚惡。一人向北坐，穿紅袍，其貌甚美。汝可乘其弈興濃時，將酒及鹿脯跪進，入南山之中，約行五六里，果有二人於大松樹下盤石上著棋，全然不顧。趙顯跪進酒脯，二人貪著棋，不覺飲酒已盡。趙顯哭拜於地而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吾二人既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乃於身邊取出簿籍，檢看謂趙顯曰：汝今年十九歲當死，吾今於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壽可至九十九。罔見管輅教再休洩漏天機，不然必致天譴。穿紅者出筆添訖，一陣香風過處，二人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趙顯歸問管輅，輅曰：穿紅者南斗也，穿白者北斗也。顯曰：吾聞北斗九星，何止一人。

有忠義之心，乃以實情相告曰：「吾等本欲討賊，來求足下，前言特相試耳。」禕曰：「吾累世漢臣，安能從賊？公等欲扶漢室，有何高見？」曰：「雖有報國之心，未有討賊之計。」禕曰：「吾欲裏應外合，殺了王必，奪其兵權，扶助鑾輿，更結劉皇叔為外援，操賊可滅矣。」二人聞之，撫掌稱善。禕曰：「吾有心腹二人，與操賊有殺父之仇，現居城外，可引為羽翼。」耿紀問：「何人？」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名吉邈，字文然；次名吉穆，字思然。操昔日為董承衣帶詔事，曾殺其父。」二子逃竄，遠鄉，得免於難。今已潛歸許都，若使相助討賊，無有不從。」耿紀、韋晃大喜。金禕即使人密告二吉，須臾二人至。禕具言其事。二人感憤流淚，怨氣冲天，誓殺國賊。金禕曰：「正月十五日夜間，城上大張燈火，慶賞元宵。耿少府奉司直，你二人各領家僮，投王必營前，只看營中火起，分兩路殺入，殺了王必，徑跟我入內，請天子登五鳳樓，召百官面論討賊。吉文然兄弟於城外殺入，放火為號，各要揚聲，叫百姓誅殺國賊，截住城內救軍，待天子降詔招安已定，便進兵殺投鄴郡，擒曹操，即發使齎詔召劉皇叔。今日約定，至期二更舉事，勿似董承自取其禍。」五人對天說誓，歃血為盟，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而行。且說耿紀、韋晃二人各有家僮三四百，預備器械。吉邈兄弟亦聚三百人口，只推圍獵，安排已定。金禕先期來見王必，言方今海宇稍安，魏王威震天下，今值元宵令節，不可不放燈火，以示太平氣象。王必然其言，告諭城內居民，盡張燈結綵，慶賞佳節。至正月十五夜，天色晴霽，星月交輝，六街三市，競放花燈，真個金吾不禁，玉漏無催。王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飲宴，二更以後，忽聞營中吶喊，人報營後火起。王必慌忙出帳看時，只見火光亂滾，又聞喊殺連天。知是營中有變，急上馬出南門，正遇耿紀一箭射中肩膊，幾乎墜馬，遂望西門而走。背後有軍趕來，王必着忙，棄馬步行，至金禕門首，慌叩其門。原來金禕一面使人於營中放火，一面親領家僮隨後助戰，只留婦女在家。時家中聞王必叩門之聲，只道金禕歸來，禕妻從隔門便問曰：「王必那廝殺了麼？」王必大驚，方悟金禕同謀，徑投曹休家報知。金禕、耿紀等同謀反休，急披挂上馬，引千餘人在城中拒敵。城內四下火起，燒着五鳳樓，帝避於深宮。曹氏心腹爪牙死據宮門，城中但聞人叫殺盡曹賊，以扶漢室。原來夏侯惇奉曹操命，巡警許昌，領三萬軍，離城五里屯紮。是夜遙望見城中火起，便領大軍前來圍住許都，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直混殺至天明，耿紀、韋晃等無人相助，人報金禕二吉皆被殺死。耿紀、韋晃奪路殺出城門，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活捉去了。手下百餘人皆被殺。夏侯惇入城救滅遺火，盡收五人，老小宗族，使人飛報曹操。操傳令教將耿紀二人及五家宗

族老小皆斬於市，并將在朝大小百官，盡行擊解鄴郡。聽候發落。夏侯惇、耿紀、厲聲大叫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當作厲鬼以擊賊。」劊子以刀搦其口，流血滿地。大罵不絕而死。韋晃以面頰頓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後人有詩讚曰：「耿紀精忠意昂賢，各持空手欲扶天。誰知漢祚相將盡，恨滿心胸喪九泉。」夏侯惇盡斬五家老小宗族，將百官解赴鄴郡。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白旗於右。下令曰：「耿紀、韋晃等造反，放火焚許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會救火者，可立於紅旗下；如不會救火者，可立於白旗下。衆官自思救火者必無罪，於是多奔紅旗之下。三停內只有一停立於白旗之下。操教盡擊立於紅旗下者，衆官各言無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實欲助賊耳。盡命牽出漳河邊斬之。」死者三百餘人。其立於白旗下者，盡皆賞賜。仍令還許都。時王必已被箭瘡發而死，操命厚葬之。令曹休總督御林軍馬，鍾繇爲相國，華歆爲御史大夫，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西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銀印龜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銀紐。綬定爵封官。朝廷又換一班人物，曹操方悟管轄火災之說，遂重賞輅輅不受。卻說曹洪領兵到漢中，令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親自遣兵拒敵。時張飛自與雷同等把巴西馬超兵至下辨，令吳蘭爲先鋒領兵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將任夔曰：「賊兵初至，若不先挫其銳氣，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驍馬挺槍搦戰曹洪。洪自提刀躍馬而出，交馬三合，斬夔於馬下。乘勢掩殺吳蘭大敗。因見馬超超賚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致敗？」吳蘭曰：「任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可緊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成都，聽候行止。」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恐有詐謀，引軍退回南鄭。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既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不出，恐有別謀。且我在鄴郡聞神卜管輅有言：『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吾疑此言，故不敢輕進。』張郃大笑曰：『將軍行兵半生，今奈何信卜者之言，而惑其心哉？』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若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巴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張郃曰：「人皆怕張飛，吾視之如小兒耳。此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疎虞，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洪勒了文狀，張郃進兵。正是：「自古驍兵多致敗，從來輕敵少成功。」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却說張郃部兵三萬，向分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岩梁寨，一名蕩石寨。當日張郃於三寨中，各分軍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馬報到巴西，說張郃引兵來了。張飛急喚雷同商議。同曰：「聞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相助。」郃可捨矣。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去。飛自引兵一萬，離關中三十里，與張郃兵相遇。兩軍排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郃挺槍縱馬而出，戰到三十餘合。郃後軍急然喊起。原來望見山背後有蜀兵旗幟，故此擾亂。張郃不敢戀戰，撥馬回走。張飛從後掩殺。前面雷同又引兵殺出。兩下夾攻，郃兵大敗。張飛雷同連夜追襲，直趕到岩梁山。張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擗木礮石，堅守不戰。張飛離岩梁十里下寨。次日引兵搦戰。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並不下山。張飛令軍士大罵。郃只不出。飛只得還營。次日雷同又去山下搦戰。郃又不出。雷同驅軍士上山，山上擗木礮石打將下來。雷同急退。蕩石巖頭兩寨兵出，殺敗雷同。次日張飛又去搦戰。張郃又不出。飛使軍人百般穢罵。郃在山上亦罵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飛就在山前紮住大寨，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玄德。差人擒軍見張飛，終日飲酒。使者回報玄德，玄德大驚，忙來問孔明。孔明笑曰：「原來如此。軍前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幾作三車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玄德曰：「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酒與他？」孔明笑曰：「主公與翼德做了許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為人耶？翼德自來剛強，然前於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夫所為也。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酒醉之後，便坐山前辱罵。倘若無人，此非貪杯，乃敗張郃之計耳。玄德曰：雖然如此，未可託大，可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魏延領命，解酒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同各引一枝花人馬，為左右翼。只恐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教將酒擺列帳下，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有細作報上山來，張郃自來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不飲酒，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為戲。郃曰：「張飛欺我太甚。」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令戴頭蕩石二寨皆出，為左右援。當夜張郃乘月色微明，引軍從山頂而下，趕到寨前。遙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張郃當先大喊一聲，山前擗鼓為助，直殺入中軍。但見張飛端坐不動。張郃驟馬到面前一槍刺倒。卻是一個草人。急勒馬回時，帳後連珠礮起。一將當先攔住去路，睜圓環眼，聲如巨雷，乃張飛也。挺矛躍馬，直取張郃。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張郃只盼兩寨來救，誰知兩寨救兵已被魏延雷同兩將殺退。就勢奪了二寨。張郃不見救兵，正沒奈何，又見山下火起。已被張飛

後軍奪了寨柵。張郃三寨俱失，只得奔瓦口關去了。張飛大獲勝捷，報入成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卻說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折了二萬，遣人問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言，論要進兵，失了緊要隘口，卻又來求救，遂不肯發兵，使人催督張郃出戰。」郃心慌，只得定計分兩軍去關口前山僻埋伏。分付曰：「我詐敗，張飛必然趕來，汝等就截其歸路。」當日張郃引兵前進，正遇雷同戰，不數合，張郃敗走。雷同趕來，兩軍齊出，截斷回路。張郃復回，刺雷同於馬下。敗軍回報張飛，飛自來與張郃挑戰。郃又詐敗，張飛不趕，郃又同戰，不數合，又敗。走，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與魏延商議曰：「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同，又要賺吾，何不將計就計？」延問曰：「如何？」飛曰：「我明日先引一軍前往，汝卻引精兵於後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十餘乘，各藏柴草，塞住小路，放火燒之。吾乘勢擒張郃。」與雷同報魏延，魏延領計次日，張飛引兵前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十合，郃又詐敗，張飛引馬步軍趕來，郃且戰且走。引張飛過山峪口，郃將後軍爲前，復紮住營，與飛又戰，指望兩彪伏兵出，要圍困張飛。不想伏兵却被魏延精兵到，趕入峪口，將軍輒截住山路，放火燒車山谷草木，皆着煙迷，其徑兵不得出。張飛只顧引軍衝突，張郃大敗，死命殺開條路，走上瓦口關，收聚殘兵，堅守不出。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關隘，不下。飛見不濟事，把軍退二十里，却和魏延引數十騎，自來兩邊暗探小路，忽見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飛於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奔瓦口關，只在這幾個百姓身上，便喚軍士分付休要驚恐他，好生喚那幾個百姓來。」軍士連忙喚到馬前，飛用好言以安其心，問其何來。百姓告曰：「我等皆漢中居民，今欲還鄉，聽知大軍剿殺，塞閉漢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梓潼山槍斫川入漢中，還家去。」飛曰：「這條路取瓦口關遠近若何？」百姓曰：「從梓潼山小路，卻是瓦口關背後，飛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食，分付魏延引兵扣關攻打。我親自引輕騎出梓潼山攻關後，便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從小路而進，却說張郃爲救軍不到，心中正悶，人報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郃披挂上馬，却待下山，忽報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郃自領兵來迎，旗開處，早見張飛，郃大驚，急往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飛追趕甚急，郃棄馬上山尋逕而逃，方得走脫。隨行只有十餘人，步行入南鄭，見曹洪，洪見張郃只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殺汝休去，汝取下文狀要去。」今日折盡大兵，尚不自死，還來做甚？喝令左右推出斬之。行軍司馬郭淮諫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張郃雖然有罪，乃魏王所深愛者，也不可便誅，可再與五千兵，運取葭萌關，牽動其各處之兵，漢中自

安矣。如不成攻，二罪俱罰。曹洪從之。又與兵五千，教張郃取葭萌關。郃領命而去。却說葭萌關守將孟達，霍峻知張郃兵來，霍峻只要堅守。孟達定要迎敵，引軍下關與張郃交鋒。大敗而回。霍峻急申文書到成都，玄德聞知，請軍師商議。孔明聚衆將於堂上，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關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兵屯瓦口，鎮守關中，亦是緊急之地，不可取回。』」懷中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及。除非翼德無人可當，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輕視衆人耶？』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獻於麾下，衆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孔明曰：『漢升雖勇，爭奈年老，恐非張郃對手。』忠聽了，自發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臂尚開三石之弓，渾身還有千斤之力，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忠趨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輪動如飛，墊上硬弓，連拽折兩張。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爲副將？』忠曰：『老將嚴顏可同我去。』但有疎虞，先納下這白頭。玄德大喜，即時令嚴顏黃忠去與張郃交戰。趙雲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師休爲見戲。若葭萌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二老將當此大敵乎？孔明曰：「汝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霍峻見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調度。是這般緊要去處，如何只教兩個老的來？黃忠謂嚴顏曰：「你見諸人動靜，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建奇功，以服衆心。」嚴顏曰：「願聽將軍之令。」兩個商議定了，黃忠引軍下關與張郃對陣。張郃出馬見之，黃忠笑曰：「你許大年紀，猶不識羞，尚欲出陣耶？」忠怒曰：「賢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却不老。」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二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忽然背後喊聲起，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連夜趕去。張郃兵退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收兵入寨，俱各按兵不動。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又欲見罪。郭淮曰：「張郃被迫，必投西蜀。今可遣將助之，就如監臨，使不生外心。」曹洪從之，即遣夏侯惇之姪夏侯尚，并降將韓玄之弟韓浩二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二將即時起行，到張郃寨中，問及軍情。郃言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相助，不可輕敵。韓浩曰：「我在長沙知此老賊利害，他和魏廷獻了城池，害吾親兄。今既相遇，必當報讎。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前進。原來黃忠連日嚼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去有山名天蕩山，山中乃是曹操屯糧積草之地。若取得那個去處，斷其糧草，漢中可得也。」忠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依計，自領一枝軍去了。却說黃忠聽知夏侯尚韓浩來，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拍馬挺槍來取黃忠。夏侯尚領出夾攻，黃忠力戰二將，

各關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將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惇趕來。忠又出陣戰數合。又敗走。二將又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郃來前寨。諫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詭計。夏侯惇叱張郃曰：你如此膽怯，可知屢次戰敗。今再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張郃羞赧而退。次日二將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二將遙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走。連敗數陣。直退在關上。二將扣關下寨。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發書申報。玄德說黃忠連輸數陣，見今退在關上。玄德慌問孔明。孔明曰：此乃老將驕兵之計也。趙雲等不信。玄德差劉封來關上接應。黃忠與封相見，問劉封曰：小將軍來助戰，何意？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驕兵之計也。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食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耳。今夜留霍峻守關。孟將軍可與我搬糧草。奪馬匹。小將軍看我破敵。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來夏侯惇、張郃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盡皆懈怠。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甲馬不及鞍。二將各自逃命而走。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丟下軍器鞍馬無數。盡教孟達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策馬先進。士卒皆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反被自家敗兵衝動，都屯紮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柵直奔至漢水傍。張郃尋見夏侯惇，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草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倘若疏失，是無漢中也。當思所以保之。夏侯惇曰：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我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見夏侯德。具言前事。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寨。郃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聽山前金鼓大震，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恃勇耳。郃曰：黃忠有謀，非止勇也。德曰：郡兵遠涉而來，連日疲困，更兼深入戰場，此無謀也。郃曰：亦不可輕敵。且宜堅守。韓浩曰：願借精兵三千，擊之。當無不克。德遂分兵與浩下山。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諫曰：日已西沉矣。軍皆遠來勞困，且宜暫息。忠笑曰：不然。此天賜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來戰。黃忠揮刀直取浩。只一合，斬浩於馬下。蜀兵大喊殺上山來。張郃、夏侯惇急引軍來迎。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正遇老將嚴顏手起刀落，斬夏侯德於馬下。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兵埋伏於山僻處。只聽黃忠軍到，卻來放火。柴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飛騰，照耀山峪。嚴顏既斬夏侯德，就從山

後殺來，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蕩山，望定軍山直奔。夏侯淵去了，黃忠嚴顏守住天蕩山，捷音飛報成都。玄德聞之，聚眾將慶喜，法正曰：「昔曹操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乃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而自引大軍北還，此失計也。今張郃新敗，天蕩失守，主公若乘此時舉大兵親往征之，漢中可定也。既定漢中，然後練兵積粟，觀變伺隙，進可討賊，退可自守，此天與之時，不可失也。」玄德、孔明皆深然之，遂傳令趙雲、張飛為先鋒，玄德與孔明親自引兵十萬，掃日圖漢中。傳檄各處嚴加設備，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召黃忠嚴顏到寨厚賞之。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今果立奇功，但今漢中定軍山乃南鄭保障糧草積聚之所，若得定軍山，陽平一路無足憂矣。」將軍還敢取定軍山否？黃忠慨然應諾，便要領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將軍雖然英勇，然夏侯淵非張郃之比也。淵深通韜略，善曉兵機，曹操倚之為西涼藩蔽，先會屯兵長安拒馬谷，今又屯兵漢中，操不託他人，而獨託淵者，以淵有將才也。今將軍雖勝張郃，未必能勝夏侯淵。吾欲酌量替一人去荊州，替回關將軍來，方可敵之。」忠奮然答曰：「昔廉頗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軍師言吾老，吾今并不用副將，只將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斬夏侯淵首級，納於麾下。孔明再三不容，黃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將軍要去，吾使一人為監軍同去，若何？」正是：「請將須行激將法，少年不若老年。」未知其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逸待勞 據漢水趙雲寡勝衆

却說孔明分付黃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計議而行。吾隨後撥人馬來接應。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著言語激他，雖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須撥人馬前去接應，乃喚趙雲將一枝人馬，從小路出奇兵接應黃忠。若忠勝不必出戰，若忠有失，即去救應。」又遣劉封、孟達領三千兵於山中險要去處多立旌旗，以壯我兵之聲勢，令敵人驚疑。三人各自領兵去了。又差人往下游，授計與馬超，令他如此而行。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守隘，替張飛、魏延來同取漢中。却說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已失，折了夏侯德幹。今關劉備親自引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策應。夏侯淵便差人報知曹洪，洪星夜前到許昌，稟知

曹操大驚，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長史劉騰進曰：「漢中若失，中原震動。大王休辭勞苦，必須親自征討。」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忙傳令旨，起兵四十萬，親征。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曹操兵分三路而進：前部先鋒夏候惇、操自領中軍使曹休押後，三軍陸續起行。操騎白馬，金鞍玉帶，錦衣武士，手執大紅羅錦金傘，蓋左右。金瓜銀鉞，鎗棒戈矛，打日月龍鳳旗，護駕龍虎官，與二萬五千，分爲五隊，每隊五千。鞍背黃赤白黑五色，旗幡甲馬，並依本色。光輝燦爛，極其雄壯。兵出潼關，操在馬上望見一簇林木，極其茂盛，問近侍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名藍田，林木之間，乃蔡邕莊也。今蔡女蔡琰，與其夫董紀居此。原來操素與蔡邕相善，先其時，女蔡琰乃衛道玠之妻，後被北方擄去，於北地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深憐之，使人持千金入北方贖之。左賢王懼操之勢，送蔡琰還漢，操乃以琰配與董紀爲妻。當日到莊前，因想起蔡邕之事，令軍馬先行，操引近侍百餘騎，到莊門下馬。時董紀出仕於外，止有蔡琰在家。琰聞曹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異，侍立於側，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帖起身觀之，問於蔡琰，琰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昔和帝時，上虞有一巫者名曹盱，能鑿娑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墮江而死。其女年十四歲，澆江啼哭，七晝夜跳入波中，後五日負父之屍浮於江面，里人葬之江邊。上虞令度尙奏聞，朝廷表爲孝女，度尙令邯鄲淳作文鐫碑，以記其事。時邯鄲淳年方十三歲，文不加點，一揮而就，立石墓側。時人奇之，妻父蔡邕聞而往觀，時日已暮，乃於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讀之，索筆大書八字於其背，後人鐫石，并鐫此八字，操讀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操問琰曰：「汝解其意否？」琰曰：「雖先人遺筆，妾實不明其意。操問顧衆謀士曰：「汝等解否？」衆皆不能答。於內一人出曰：「某已解其意，操視之，乃主簿楊修也。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遂辭了蔡琰，引衆出莊，上馬行三里，忽省悟，笑謂修曰：「卿試言之。」修曰：「此隱語耳。黃絹乃顏色之絲也，色傍加絲是絕字，幼婦者少女也，女傍少字是妙字，外孫乃女之子也，女傍子字是好字，齏臼乃受五辛之器也，受傍辛字是辭字，總而言之，是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正合孤意，衆皆歎羨楊修才識之敏。不一日，軍至南鄭，曹洪接着，備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勝負乃兵家常事耳。」洪曰：「目今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大王兵至，固守未會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示懦也，便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劉曄諫曰：「備性太剛，恐中奸計。操乃作手書與之，使命持節到關，管籠接入，使者出書，備拆視之，略曰：「凡爲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徒恃其勇。若但任勇，則是一夫之敵耳。吾今屯大

軍於南鄭。欲觀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也。」夏侯淵覽畢大喜，打發使命回乾，乃與張郃商議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以討劉備，吾與汝久守此地，豈能建立功業？來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張郃。」黃忠謀勇兼備，况有法正相助，不可輕敵。此間山路險峻，只宜堅守。淵曰：「若他人楚了功勞，吾與汝有何面目見魏王耶？汝只守山，吾去出戰。」遂下今日，誰敢出哨，誘敵夏侯曰：「吾願往。」淵曰：「吾去出哨，與黃忠交戰，只宜輪不宜贏，吾有妙計。如此如此。」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却說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次挑戰，夏侯淵堅守不出，欲要進攻，又恐山路危險，難以料敵，只得據守。是日忽報山上曹兵下來搦戰，黃忠恰待引軍出迎，牙將陳式曰：「將軍休動，某願當先。」大喜，遂令陳式引軍一千出山口列陣，夏侯兵至，遂與交鋒，不數合，尚許敗而走。式趕去，行到半路，被兩山上播木礮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正欲回時，背後夏侯淵引兵突出，陳式不能抵擋，被夏侯淵生擒回寨。部卒多降，有敗軍逃得性命，回報黃忠說陳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議。正曰：「淵為人輕躁，恃勇少謀，可激勸士卒拔寨前進，步步為營，誘淵來戰而擒之。此乃反客為主之法。忠用其謀，將應有之物盡賞三軍，歡聲滿谷，願效死戰。」黃忠即日拔寨而進，步步為營，每營住數日，又進。淵聞知，欲出戰，張郃曰：「此乃反客為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淵不從。」令夏侯尚引數千兵出戰，直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尚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尚歸寨。餘皆敗走。回報夏侯淵，淵急使人到黃忠寨，言願將陳式來換夏侯尚。忠約定來日軍前相換。次日，兩軍盡到山谷關處，布成陣勢。黃忠、夏侯淵各立馬於本陣門旗之下，黃忠帶着夏侯尚，夏侯淵帶着陳式，各不與袍鏢，只穿敝體薄衣。一聲鼓着，陳式、夏侯尚各望本陣奔回。夏侯尚比及到陣門時，被黃忠一箭射中後心，尚帶箭而回。淵大怒，驅馬趕取黃忠。忠正要激淵，兩將交馬，戰到二十餘合，曹營內忽然鳴金收軍，淵慌撥馬而回，被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回陣，問押陣官為何鳴金，答曰：「某見山凹中有獨兵旗幟數處，恐是伏兵，故急招將軍回。」淵信其說，遂堅守不出。黃忠逼到定軍山下，與法正商議。正以手指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險道。此山上足可下視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只在掌中也。」忠仰見山頭稍平，山上有些少人馬，是夜二更，忠引軍士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此山有夏侯淵部將杜襲把守，止有數百餘人。當時見黃忠大隊擁上，只得棄山而走。忠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將軍可守在半山某居山頂，待夏侯淵兵至，吾舉白旗為號，將軍卻接兵，勿勤待他，餘意無備，吾卻舉。」

起紅旗將軍領下山擊之以逸待勞必當取勝。忠大喜從其計。卻說杜襲引軍逃回。見夏侯惇說黃忠奪了對山。惇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此乃法正之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曰：占了吾對山，觀吾虛實如何不出戰，卻苦諫不聽。備分軍圍住對山，大罵挑戰。法正在山上舉起白旗，任從夏侯惇百般辱罵。黃忠只不出戰。午時以後，法正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多下馬坐息。乃將紅旗招展，鼓角齊鳴，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馳下山來，猶如天崩地塌之勢。夏侯惇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糜蓋之下，大喝一聲，猶如雷吼。惇未及相迎，黃忠實刀已落，連頭帶肩砍為兩段。後人有詩讚黃忠曰：「蒼頭臨大敵，皓首逞神威。力趁雕弓發，風迎雪刃揮。雄聲如虎吼，驟馬似龍飛。獻賊功勳重，開疆展帝畿。」黃忠斬了夏侯惇，曹兵大潰，各自逃生。黃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兵來迎，忠與陳式兩下夾攻，混殺一陣。張郃敗走，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去路。為首一員大將，大叫常山趙子龍在此。張郃大驚，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只見前面一枝花兵來迎，乃杜襲也。襲曰：今日定軍山已被劉封、孟達奪了。郃大驚，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紮營。一面令人飛報曹操，操聞罷死，放聲大哭。方悟營中所言。三人縱橫，乃建安二十四年也。黃豬遇虎，乃歲在己亥正月也。定軍之南，乃定軍山之南也。傷折一股，乃備與操有兄弟之親情也。操令人尋管輅時，不知何處去了。操深恨黃忠，遂親統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惇報讎。令徐晃作先鋒，行到漢水，張郃杜襲接着曹操。二將曰：今定軍山已失，可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然後進兵。曹操依允，却說黃忠斬了夏侯惇，首級來報。關上見玄德獻功，玄德大喜，加忠為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牙將張著來報說：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來，與夏侯惇報讎。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移於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進。若得一入深入其境，燒其糧草，奪其輜重，則操之銳氣挫矣。黃忠曰：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操非夏侯惇之比，不可輕敵。玄德曰：夏侯惇雖是總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斬夏侯惇十倍也。忠奮然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花兵去。凡事計議而行，看誰立功。忠應允，便行。孔明就令張著副將同去。雲謂忠曰：今曹操引二十萬眾分屯十營，將軍在王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將軍當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如何？雲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都一爵為主公出力，何必計較？我二人拈鬚拈着的先去。忠依允。當時黃忠拈着先去。雲曰：既將軍先去，某當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

按兵不動。若將軍過時而不還，某即引軍來接應。忠曰：公言是也。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為期。雲回本寨，謂部將張翼曰：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午時不回，我當往助。吾營前臨漢水，地勢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柵，不可輕動。張翼應諾。却說黃忠回到寨中，謂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喪膽。吾明日領命去劫糧草，只留五百軍守營，你可助吾。今夜三更，皆盡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張著依令。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直到北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有些少軍士看守。見蜀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馬軍一齊下為，取柴堆於米糧之上。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曹操聞知，急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黃忠困在核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擋住去路，為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却說趙雲在營中看時，不見忠回，急忙披挂上馬，引三千軍向前接應。臨行謂張翼曰：汝可堅守營寨。兩壁廂多設弓弩，以為準備。翼連聲應諾。雲挺槍驟馬，直殺往前去迎頭。一將攔住，乃文聘部將慕容烈也。拍馬舞刀來迎。趙雲被雲手起一槍刺死。曹兵敗走。雲直殺入重圍。又一枝兵截住，為首乃魏將焦炳。雲喝問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雲大怒，驟馬一槍，又刺死焦炳。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士被困多時。雲大喝一聲，挺槍驟馬，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槍渾身上下，若舞梨花。徧體紛紛，如飄瑞雪。張郃徐晃心驚膽戰，不敢迎敵。雲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操於高處望見，驚問眾將曰：此將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坂，披荊斬將，在危急處，不許輕敵。趙雲救了黃忠，殺透重圍。有軍士指曰：東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雲不同本寨，遂望東南殺來。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會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說。盡皆逃竄。雲又救了張著。曹操見雲衝圍西突，所向無前，莫敢迎敵。救了黃忠，又救了張著，奮然大怒。自領左右將士來趕趙雲。雲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着，遙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即謂雲曰：追兵漸近，可令軍士閉上寨門。上寨樓防護。雲喝曰：休閉寨門。汝豈不知吾昔在當陽長坂時，單槍匹馬，親曹操八十三萬如草芥。今有軍有將，又何懼哉。遂撥弓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營內旗槍盡皆倒偃。金鼓不鳴。雲匹馬單槍立於營門之外。却說張郃徐晃領兵追至圍寨。天色已暮，見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槍立於寨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曹操親到，急催督眾軍向前。眾軍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趙雲全然不動。

曹兵翻身就回。趙雲把槍一招，寨中弓弩齊發。時天色昏黑，正不知蜀兵多少。操先撥回馬走，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趙雲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枝，追殺甚急。操正奔走間，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米倉山路殺來，放火燒糧草，操棄了北山糧草，忙回南鄭。徐晃張郃紫脚不住亦棄本寨而走。趙雲佔了曹寨，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大獲勝捷，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漢水，問趙雲的部卒曰：子龍如何廝殺？軍士將子龍救黃忠拒漢水之事細述一遍。玄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欣然謂孔明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後人有詩讚曰：「昔日戰長坂，威風猶未減。突陣顯英雄，被圍施勇敢。鬼哭與神號，天驚并地慘。常山趙子龍，一身都是膽。」於是玄德號子龍爲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歡宴至晚，忽報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來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爲也。我料必得漢水矣。乃率兵於漢水之西以迎之。曹操命徐晃爲先鋒，前來決戰。帳前一入出曰：某深知地理，願助將軍同去破蜀。操視之，乃巴西嚴漢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現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命王平爲副先鋒，相助徐晃。操屯兵於定軍山北。徐晃王平引軍至漢水，晃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軍若渡水，儘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韓信背水爲陣，所謂致之死地而後生也。平曰：不然。昔者韓信料敵人無謀，而用此計。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卽過河來戰蜀兵。正是：「魏人妄意宗韓信，蜀相那知是子房。」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水，王平苦諫不聽。渡過漢水紮營，黃忠趙雲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應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雲然之，各引一軍據住寨柵。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直至申時，蜀兵不動。晃盡教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去。黃忠謂趙雲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軍必將退也。可乘時擊之。言未已，忽報曹兵後隊果然運動。於是獨營鼓聲大震。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夾攻。徐晃大敗，軍士遁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死戰得脫，回營責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會諫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此敗。晃大怒，欲殺王平。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

來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王平披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玄德。王平盡言漢水地理。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爲偏將軍，領柳尋使，却說徐晃逃回見操，說王平反去降劉備矣。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趙雲恐孤軍難立，遂退於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玄德與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餘人。乃回到營中喚趙雲吩咐：「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營中礮響，礮響一番，搥鼓一番，只不要出戰。」子龍受計去了。孔明却在高山之上暗窺。次日曹兵到來搦戰，蜀營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發。曹兵自問：「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號礮。」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軍。方纔回營欲歇，號礮又響，鼓角又鳴，吶喊震地。山谷應聲。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曹心怯拔寨退三十里，就空關處紮營。孔明笑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玄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感，使人來下戰書。孔明批來曰：「決戰。」次日兩軍會於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於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旗，搥鼓三通。喚玄德答話。玄德引劉封、孟達并川中諸將而出，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廷之賊。」玄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賊，汝上弑母后，自立爲王，僭用天子鑾輿，非反而何？」操怒命徐晃出馬來戰。劉封出迎交鋒之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晃不住，撥馬便走。操下令捉得劉備，便爲西川之主。大軍齊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皆爭取，操急鳴金收軍。衆將曰：「某等正待捉劉備大王，何故收軍？」操曰：「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其可疑一也。多棄馬匹軍器，其可疑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遂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曹兵方回頭時，孔明號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魏延張飛得嚴顏代守關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操心驚，望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曹操此來，何敗之速也？」孔明曰：「操平生爲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玄德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之？」孔明曰：「亮已算定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四路軍將各引鄉導官軍去了。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令軍哨探回報曰：「今蜀兵將遠近小路盡皆塞斷，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處。」操正疑感間，又報張飛、魏延分兵劫糧，操問曰：「誰敢敵張？」

飛許禕曰某願往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去關平關路上護接糧草解糧官接着喜曰若非將軍到此糧不得到關平矣遂將車上的酒肉獻與許褚褚痛飲不覺大醉便乘酒興催糧車行解糧官曰日已暮矣前褒州之地山勢險惡未可過去禕曰吾有萬夫之勇豈懼他人哉今夜乘着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許禕當先橫刀縱馬引軍前進二更以後往褒州路上而來行至半路忽山凹裏鼓角震天一枝軍當住爲首大將乃張飛也挺矛縱馬直取許禕橫舞刀來迎却因酒醉敵不住張飛戰不數合被飛一矛刺中肩膀翻身落馬軍士急忙救起退後便走張飛盡奪糧草車輛而回却說衆將信着許禕回見曹操操令醫士療治金瘡一面親自提兵來與蜀兵決戰玄德引軍出迎兩陣對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履小兒常使假子拒敵吾若喚黃鬚兒來汝假子爲肉泥矣劉封大怒挺槍驟馬逕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走操引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噉響鼓角齊鳴操恐有伏兵急教退軍曹兵自相踐踏死者極多奔回關平關方纔歇定蜀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吶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操大懼棄關而走蜀兵從後追襲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一枝兵截住趙雲引一枝兵從背後殺來黃忠又引兵從褒州殺來操大敗諸將保護曹操奪路而走方逃至斜谷界口前面塵頭忽起一枝兵到操曰此軍若是伏兵吾休矣及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膂力過人能手格猛獸操嘗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弓馬此匹夫之勇何足貴乎彰曰大丈夫當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十萬衆縱橫天下何能作博士耶操嘗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爲將操問爲將何如彰曰披堅執銳臨難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操大笑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桓反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臨行戒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彰到代北身先戰陣直殺至桑乾北方皆平因聞操在關平關故來助戰操見彰至大喜曰我黃鬚兒來破劉備必矣遂勒兵復回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玄德言曹彰到玄德問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曰某願往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孟達引兵前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原來馬超吳蘭兩軍殺來曹兵驚動孟達引兵夾攻馬超士卒著銳日久到此耀武揚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曹彰正遇吳蘭兩個交鋒不數合曹彰一戟刺吳蘭於馬下三軍混戰操收兵於斜谷界口紮住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恥笑心中猶豫不決適庖官進雞湯操見碗中有雞肋因有感於懷

正沉吟間，夏侯惇入帳，稟請夜間口號。操陳口曰：雞肋，雞肋。惇傳令眾官都稱雞肋。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雞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有人報知夏侯惇，大驚，遂請楊修至帳中問曰：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依知魏王不日將退兵歸也。雞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矣。故先收拾行裝，免得臨時慌亂。夏侯惇曰：公真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於是寨中諸將無不準備歸計。當夜曹操心亂，不能隱睡，遂手提鋼斧，繞寨私行。只見夏侯惇寨內軍士各準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故。惇曰：主簿楊德祖先知大王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雞肋之意對操。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亂我軍心？喝刀斧手推出斬之。將首級號令於帳門外。原來楊修為人恃才放曠，數犯曹操之忌，操嘗造花園一所，造成操往觀之，不覺褒貶，只取筆於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其意。修曰：門內添活字，乃闕字也。丞相嫌園門闕耳。於是再築牆圍，改造修當。又請操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左右曰：楊修也。操雖稱美，心甚忌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寫一合酥三字於盒上，置之案頭。修入見之，竟取匙與眾分食。訖，操問其故。修答曰：盒上明書一人一口酥，豈敢違丞相之命乎？操雖喜笑，而心惡之。操恐人暗中謀害己身，常分付左右：吾夢中好殺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晝寢帳中，落被於地。一近侍慌取覆蓋，操躍起拔劍斬之。復上牀睡，半胸而起，伴驚問何人殺吾近侍，眾以實對。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為操果夢中殺人。惟修知其意，臨葬時指而歎曰：丞相非在夢中，君乃在夢中耳。操聞而愈惡之。操第三子曹植，愛修之才，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操與眾商議欲立植為世子，曹丕知之，密請朝歌長吳質入內府商議。因恐有人知覺，乃用大籠藏吳質於中，只說是絹匹在內，載入府中。修知其事，遂來告操。操令人於丕府門伺察之。丕慌告吳質，質曰：無憂可。明日用大籠裝絹，再入以惑之。丕如其言，以大籠載絹入。使者搜看籠中，果絹也。回報曹操，操因疑修語害曹丕，愈惡之。操欲試曹丕、曹植之才幹。一日，令各出鄴城門，却密使人分付門吏，令勿放出曹丕。先至門吏阻之。丕只得退回。植聞知，問於修。修曰：君奉王命而出，如有阻當者，竟斬之可也。植然其言。及至門，門吏阻住。植叱曰：吾奉王命，誰敢阻當？立斬之。於是曹操以植為能。後有人告操曰：此乃楊修之所教也。操大怒，因此亦不喜植。修又嘗為曹植作答教十餘條，但操有問，植即依條答之。操每以軍國之事問植，植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曹丕暗買植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安敢欺我耶！此時已有殺修之

心。今乃借惑亂軍心之罪殺之。修死年三十四歲。後人有詩嘆曰：「聰明楊德祖，世代繼簪纓。筆下龍蛇走，胸中錦繡成。閑談驚四坐，捷對冠羣英。身死因才誤，非關欲退兵。」曹操既殺楊修，倅怒夏侯惇亦欲斬之。衆官告免，操乃叱退夏侯惇，下令來日進兵。次日，兵出斜谷界口，前面一軍相迎，爲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大罵，操令龐德出戰。二將正鬪間，曹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操拔劍在手，曰：「諸將退後者，斬！」衆將努力向前，魏延詐敗而走。操方舉軍，聞戰馬超自立馬於高阜處，看兩軍爭戰，忽一彪軍擡至面前，大叫魏延在此，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綽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刺斜裏閃出一將，大叫休傷吾主，視之乃龐德也。德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行。馬超已退，操帶傷歸寨，原來被魏延射中人中，折却門牙，兩個急令醫士調治。方欲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回厚葬，就令班師。却教龐德斷後，操臥於氈車之中，左右虎賁軍護衛而行，忽報斜谷山上兩邊火起，伏兵起來，曹兵人人驚恐，正是：「依稀昔日潼關厄，彷彿當年赤壁危。」未知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三回 玄德進位漢中王 雲長攻拔襄陽郡

却說曹操選兵至斜谷，孔明料他必棄漢中而走，故差馬超等諸將分兵十數路，不時攻劫。因此操不能久住，又被魏延射了一箭，急急班師。三軍銳氣墮盡，前隊纔行，兩下火起，乃是馬超伏兵追趕。曹兵人人喪膽，操令軍士急行。曉夜走奔無停，直至京兆方始安心。且說玄德命劉封、孟達、王平等攻取上庸諸郡，中賊等聞操已棄漢中而走，遂皆投降。玄德安民已定，大賞三軍，人心大悅。於是衆將皆有推尊玄德爲帝之心，未敢遲啓。却來稟告諸葛軍師，孔明曰：「吾意已有定奪了，隨引法正等入見玄德曰：『今曹操專權百姓無主，主公仁義著於天下，今已撫有兩川之地，可以應天順人，即皇帝位，名正言順，以討國賊，事不宜遲，便請擇吉。』玄德大驚曰：『軍師之言差矣。劉備雖然漢之宗室，乃臣子也。若爲此事，是反漢矣。』孔明曰：『非也。方今天下分崩，英雄並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捨死生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龍附鳳，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難守義，恐失衆人之望，願主公熟思之。』玄德曰：『要吾僭居尊位，吾必不敢。可再商議長策。』諸將齊言曰：『主公若只推却衆心，解矣。』孔明曰：『主公平生以義爲本，未肯便稱尊號，今有荆襄兩川之地，可暫爲漢中王。』玄德曰：『汝等雖欲尊吾爲王，不得天子明詔，是僭也。』孔明曰：『今宜從權，不可拘執常理。』

飛大叫曰：異姓之人，皆欲為君，何況哥哥？乃漢朝宗派，莫說漢中王，就稱皇帝，有何不可？玄德叱曰：汝勿多言。孔明曰：主公宜從權變，先進位漢中王，然後表奏天子，未為遲也。玄德再三推辭，不過只得依允。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築壇於沔陽，方圓九里，分布五方，各設旗幟，儀仗羣臣，皆依次序排列。試請法正、諸葛亮為軍師，總理軍國重事，封關羽、張飛、趙雲、馬超、黃忠為五虎大將，魏延為漢中太守，其餘各擬功勳定爵。玄德既為漢中王，遂修表一道，差人齎赴許都，表曰：「備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總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首痛心。昔者黃巾倡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凶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臨，人臣同應，或效忠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殄，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擾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曹，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斬，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懼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越，辜負國恩，將寤永救，夕惕若厲。今臣率僚以為在昔，歲書教敕，九族庶明，勳翼帝王相傳，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力，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為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謫，尋僚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寤，賊不臧，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心碎首之日，若應權通變，以甯靜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轉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俯就，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惕息，如臨於谷，敢不盡力，輸誠獎勵，大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以甯社稷，謹拜表以聞。」表到許都，曹操在郡，鄉間知玄德自立漢中王，大怒曰：「織席小兒，安敢如此？」吾誓滅之。即時傳令盡起，傾國之兵，赴兩川與漢中王激戰。雄一人出班諫曰：「大王不可因一時之怒，親勞軍，駕遠征，臣有一計，不須張弓發箭，令劉備在蜀，自受其禍，待其兵衰力盡，只須一將往征之，便可成功。」操視其人，乃司馬懿也。操喜問曰：「仲達有何高見？」仲曰：「江東孫權，以妹嫁劉備，而又乘間竊取回去，劉備又據占荊州，不遠彼此，俱有切齒之恨，今可差一舌辨之士，齎書往說孫權，使興兵取荊州，劉備必發兩川之兵以救荊州，那時大王興兵去取漢川，令劉備首尾不能相救，勢必危矣。」操大喜，即修書令滿寵為使，星夜投東吳去。見孫權，權知滿寵到

遂與謀士商議。張昭進曰：魏與吳本無讎，前因聘諸葛之說詞，致兩家連年征戰不息。生靈遭其塗炭，今滿伯甯來，必有講和之意，可以禮接之。權依其言，令衆謀士接滿寵入城相見。禮畢，權以賓禮待寵，寵呈上操書曰：吳魏自來無讎，皆因劉備之故，致生覺隙。魏王差某到此，約將軍攻取荊州。魏王以兵臨漢川，首尾夾擊，破劉之後，共分疆土。誓不相侵。孫權覽書畢，設宴相待。滿寵送歸館舍，安歇。權與衆謀士商議，顧雍曰：雖是說詞，其中有理。今可一面送滿寵回約會，曹操首尾相擊，一面使人過江探察。長動靜方可行事。諸葛瑾曰：某聞雲長自到荊州，劉備娶與妻室，先生一子次生一女，其女尙幼，未許字人。某願往與主公世子求婚。若雲長肯許，即與雲長計議共破曹操。若雲長不肯，然後助曹取荊州。孫權用其謀，先送滿寵回許都，却遣諸葛瑾爲使，投荊州來入城。見雲長，禮畢，雲長曰：子瑜此來何意？瑾曰：特來求結兩家之好。吾主吳侯有一子，甚聰明，聞將軍有一女，特來求親。兩家結好，併力破曹。此誠美事。請君侯思之。雲長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斬汝首。再休多言。遂喚左右逐出。瑾抱頭鼠竄，回見吳侯，不敢隱匿，遂以實告。權大怒曰：何太無禮耶！便喊張昭等文武官員商議起荊州之策。步騭曰：曹操久欲篡漢，所懼者劉備也。今遣使來，令吳與兵吞蜀，此釁禍於吳也。權曰：孤亦欲取荊州久矣。騭曰：今曹仁見屯兵於襄陽樊城，又無長江之險，旱路可取荊州。如何不取？却令主公動兵，只此便見其心。主公可遣使去許都見操，令曹仁早路先起兵取荊州。雲長必掣荊州之兵而取樊城。若雲長一動，主公可遣一將暗取荊州，一舉可得矣。權從其議。即時遣使過江，上書曹操，說此事。操大喜，發付使者先回。隨遣滿寵往樊城，助曹仁爲參謀官。商議動兵一面，馳檄東吳，令領兵水路接應，以取荊州。却說漢中王，令魏延總督軍馬，守禦東川。遂引百官回成都。差官起造宮庭，又置館舍，自成都至白水，共建四百餘處。館舍亭郵，廣積糧草，多造軍器，以圖進取中原。細作人探聽得曹操結連東吳，欲取荊州，即飛報入蜀。漢中王忙請孔明商議。孔明曰：某已料曹操必有此謀。然吳中謀士極多，必教操令曹仁先興兵矣。漢中王曰：似此如之奈何？孔明曰：可差使命就送官誥與雲長，令先起兵取樊城，使敵軍膽寒。自然瓦解矣。漢中王大喜，即差前部司馬費詩爲使，齎捧誥命投荊州來。雲長出郭迎接入城，至公廳禮畢。雲長問曰：漢中王封我何爵？詩曰：五虎大將之首。雲長問那五虎將？詩曰：關張趙馬黃是也。雲長怒曰：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龍久隨吾兄，即吾弟也。位與吾相並，可也。黃忠何等人，敢與吾同列？大丈夫終不與老卒爲伍。遂不肯受。

印詩笑曰：將軍差矣。昔蕭何曾舉與高祖同舉大事，最為親近，而韓信乃楚之亡將也。然信立為王，居蕭曹之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中王雖有五虎將之封，而與將軍有兄弟之義，視同一體。將軍即漢中王，漢中王即將軍也。豈與諸人等哉？將軍受漢中王厚恩，當與同休戚，共禍福，不宜計較官號之高下。願將軍熟思之。雲長大悟，乃再拜曰：某之不明，非足下見教，幾誤大事。即拜受印綬。費詩方出，王曾令雲長領兵取樊城。雲長領命，即時便差傅士仁、糜芳二人為先鋒，先引一軍於荊州城外屯紮。一面設宴城中，款待費詩。飲至二更，忽報城外寨中火起。雲長即披挂上馬出城看時，乃是傅士仁、糜芳飲酒，帳後遺火，燒着火礮，滿營撼動。把軍器糧草盡皆燒燬。雲長引兵救護，至四更方纔火滅。雲長入城，召傅士仁、糜芳責之曰：吾令汝二人作先鋒，不會出師。先將許多軍器糧草燒燬，火礮打死本部軍人，如此誤事，要你二人何用？叱令斬之。費詩告曰：未曾出師，先斬大將，於軍不利，可暫免其罪。雲長怒氣不息，叱二人曰：吾不看費司馬之面，必斬汝二人之首。乃喚武士各杖四十，擄去先鋒印綬。罰糜芳守南郡，傅士仁守公安。且曰：吾若得勝回來之日，稍有差池，二罪俱罰。二人滿面羞慚，喏喏而去。雲長便命糜化為先鋒，關平為副將。自總中軍，馬良、伊籍為參軍，一同征進。先是有胡華之子胡班到荊州來投降，關公念其昔日相救之情，甚愛之。令隨費詩入川。見漢中王受爵，費詩辭別關公，帶了胡班，自回獨中去了。且說關公是日祭了帥字大旗，假寐於帳中。忽見一豬，其大如牛，渾身黑色，奔入帳中，徑咬雲長之足。雲長大怒，急拔劍斬之，聲如裂帛，雲然驚覺。乃是一夢，便覺左足陰陰疼痛，心中大疑。喚關平至，以夢告之。平對曰：豬亦有龍象，龍附足，乃升騰之意，不必疑忌。雲長聚多官於帳下，告以夢兆，或言吉祥者，或言不祥者，衆論不一。雲長曰：吾大丈夫年近六旬，即死何憾？正言間，獨使至。傳漢中王旨，拜雲長為前將軍，假節，都督荊襄九郡軍事。雲長受命訖，衆官拜賀曰：此足見豬龍之瑞也。於是雲長坦然不疑，遂起兵奔襄陽大路。而來曹仁正在城中，忽報雲長自領兵來，仁大驚，欲堅守不出。副將鬻元曰：今魏王令將軍約會東吳，取荊州。今彼自來，是送死也。何故避之？參謀滿寵諫曰：吾素知雲長勇而有謀，未可輕敵。不如堅守。乃為上策。驍將夏侯存曰：此番生之言耳，豈不聞水來土掩，將至兵迎。我軍以逸待勞，自可取勝。曹仁從其言，令滿寵守樊城，自領兵來迎雲長。雲長知曹兵來，喚關平、糜化二將受計，而往與曹兵兩陣對圓。糜化出馬搦戰，鬻元出迎。二將戰不多時，化詐敗，搦馬便走。鬻元從後追殺，荊州兵退二十里。次日又來搦戰。夏侯存、鬻元一齊出迎，荆

州兵又敗又追殺二十餘里。忽聽得背後喊聲大震，鼓角齊鳴。曹仁急命前軍速回，背後關平廖化殺來，曹兵大亂。曹仁知是中計，先掣一軍飛奔襄陽，離城數里，前面繡旗招颺，雲長勒馬橫刀，攔住去路。曹仁膽戰心驚，不敢交鋒。望襄陽斜路而走。雲長不趕須臾，夏侯存軍至，見了雲長，大怒，領與雲長交鋒。只一合，被雲長砍死。程元便走，被關平趕上，一刀斬之。乘勢追殺曹兵大半，死於襄江之中。曹仁退守樊城。雲長得了襄陽，賞軍撫民，隨軍司馬王甫曰：「將軍一鼓而下襄陽，曹兵雖然喪膽，然以愚意論之，今東吳呂蒙屯兵陸口，常有吞併荊州之念，倘率兵運取荊州，如之奈何？」雲長曰：「吾亦念及此，汝便可提調此事。」去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選高阜處置一烽火臺，每臺用五十軍守之。倘吳兵渡江，夜則明火，晝則舉烟為號。吾當親往擊之。」王甫曰：「糜芳傅士仁守二隘口，恐不竭力，必須再得一人以總督荊州。」雲長曰：「吾已差治中潘濬守之，有何慮焉？」甫曰：「潘濬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可差軍前都督糧料官趙雲代之。趙雲其人忠誠廉直，若用此人，萬無一失。」雲長曰：「吾素知潘濬為人，今既差定，不必更改。」趙雲現掌糧料，亦是重事，汝勿多疑，只與我燒烽火臺去。」王甫快快拜辭而行。雲長令關平準備船隻，渡襄江，攻打樊城。却說曹仁折了一將，退守樊城。謂滿寵曰：「不聽公言，兵敗將亡，失却襄陽，如之奈何？」寵曰：「雲長虎將，足智多謀，不可輕敵，只宜堅守。」正言間，人報雲長渡江而來，攻打樊城。仁大驚，寵曰：「只宜堅守，部將呂常奮然曰：「某乞兵數千，願當來軍於襄江之內。」寵諫曰：「不可。」呂常怒曰：「據汝等文官之言，只宜堅守，何能退敵？豈不聞兵法云：『軍半渡可擊。』今雲長軍半渡襄江，何不擊之？」若兵臨城下，將至壕邊，急難抵營矣。」仁卽與兵二千，令呂常出樊城迎戰。呂常來至江口，只見前面繡旗開處，雲長橫刀出馬，呂常卻欲來迎，後面衆軍見雲長神威凜凜，不戰先走。呂常喝止不住，雲長催殺過來，曹軍大敗，馬步軍折其大半。殘敗軍奔入樊城。曹仁急差人求救，使命星夜至長安，將書呈上曹操。言雲長破了襄陽，現圍樊城甚急，望撥大將前來救援。曹操指班部內一人而言曰：「汝可去解樊城之圍，其人應聲而前，衆視之，乃于禁也。禁曰：「某求一將作先鋒，領兵同去。」操又問衆人曰：「誰敢作先鋒？」一人奮然出曰：「某願施犬馬之勞，生擒關某，獻於麾下，操視之大喜，正是：『未見東吳來伺隙，先看北魏又添兵。』」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四回 龐令名搵櫬決死戰 關雲長放水淹七軍

却說曹操欲使于禁赴樊城救援。問衆將誰敢作先鋒。一人應聲願往。操視之。乃龐德也。操大喜曰。關某威震華夏。未逢對手。今遇令名。真勁敵也。遂加于禁爲征南將軍。加龐德爲征西都先鋒。大起七軍。前往樊城。這七軍皆北方強壯之士。兩員領軍將校。一名董衡。一名董超。當日引各頭目參拜于禁。董衡曰。今將軍提七枝重兵。去解樊城之厄。期在必勝。乃用龐德爲先鋒。豈不誤事。禁驚問其故。衡曰。龐德原係馬超手下副將。不得已而降魏。今其故主在蜀。職居五虎上將。况其親兄龐柔亦在西川。爲官。今使他爲先鋒。是潑油救火也。將軍何不啓知魏王。別換一人去。禁聞此語。連夜入府。啓知曹操。操省悟。即喝龐德至階下。令納下先鋒印。德大驚曰。某正欲與大王出力。何故不肯見用。操曰。孤本無猜疑。但今馬超現在西川。汝兄龐柔亦在西川。俱佐劉備。孤縱不疑。奈衆口何。龐德聞之。免冠頓首流血滿面。而告曰。某自漢中投降大王。每感厚恩。雖肝腦塗地。不能補報。大王何疑於德也。德昔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兄恨德入骨髓。誓不相見。恩已斷矣。故主馬超有勇無謀。兵敗地亡。孤身入川。今與德各事其主。舊義已絕。德感大王恩遇。安敢萌異志。惟大王察之。操乃扶起龐德。撫慰曰。孤素知卿忠義。前言特以安衆人之心耳。卿可努力建功。卿不負孤。孤亦必不負卿也。德拜謝回家。令匠人造一木觀。次日請諸友赴席。列觀於堂。衆親友見之。皆驚。問曰。將軍出師。何用此不祥之物。德舉杯請親友曰。吾受魏王厚恩。誓以死報。今去樊城。與關某決戰。我若不能殺彼。必爲彼所殺。即不爲彼所殺。我亦當自殺。故先備此觀。以示無空回之理。衆皆嗟嘆。德喚其妻李氏與其子應會。出謂其妻曰。吾今爲先鋒。義當効死疆場。我若死。汝好生看養吾兒。吾兒有異相。長大必當與吾報讎也。妻子痛哭送別。德令扶觀而行。臨行謂部將曰。吾今去與關某死戰。我若被關某所殺。汝等急取吾屍。置此觀中。我若殺了關某。吾亦即取其首。置在觀內。同獻魏王。部將五百人皆曰。將軍如此忠勇。某等敢不竭力相助。於是引軍前進。有人將此言報知曹操。操喜曰。龐德忠勇如此。孤何處焉。賈詡曰。龐德恃血氣之勇。欲與關某決死戰。臣竊慮之。操然其言。急令人傳旨戒龐德曰。關某智勇雙全。切不可輕敵。可取則取。不可取則宜謹守。龐德聞命。謂衆將曰。大王何重視關某也。吾料此去。當挫關某三十年之聲價。禁曰。魏王之言。不可不從。德奮然引軍前至樊城。耀武揚威。鳴鑼擊鼓。却說關公正坐帳中。忽探馬飛報。曹操差于禁爲將。領七枝精壯兵到來。前部先鋒龐德。軍前搥一木觀。口出不遜之言。誓欲與將軍決一死戰。兵離城止三十里矣。關公聞言。勃然變色。美髯飄動。大怒曰。

天下英雄聞吾之名無不畏服。龐德豎子何敢藐視吾耶。關平一面攻打樊城。吾自去斬此匹夫。以雪吾恨。平曰。父親不可以泰山之重與頑石爭高。下辱子願代父去戰。龐德曰。汝試一往。吾隨後便來接應。關平出帳提刀上馬。領兵來迎。龐德兩陣對圓。魏營一面。呂旗上大書南安龐德四個白字。龐德背袍銀鎧。鋼刀白馬。立於陣前。背後五百軍兵緊隨。步卒數人肩擡木觀而出。關平大罵龐德背主之賊。龐德問部卒曰。此何人也。或答曰。此關公義子關平也。德叫曰。吾奉魏王旨來取汝父之首。汝乃疥癩小兒。吾不殺汝。快喚汝父來。平大怒。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橫刀來迎。戰三十合。不分勝負。兩家各歇。早有人報知關公。公大怒。令廖化去攻樊城。自己親來迎敵。龐德關平接。善言與龐德交戰。不分勝負。關公隨即橫刀出馬。大叫曰。關雲長在此。龐德何不早來受死。鼓聲響處。龐德出馬曰。吾奉魏王旨。特來取汝首。恐汝不信。情觀在此。汝若怕死。早下馬受降。關公大罵曰。量汝一匹夫。亦何能為。可惜我青龍刀。斬汝鼠賊。縱馬舞刀來取龐德。德輪刀來迎。二將戰有百餘合。精神倍長。兩軍各看不得。癡呆了。魏軍恐龐德有失。急令鳴金收軍。關平恐父年老。亦急鳴金。二將各退。龐德歸寨。對衆曰。人言關公英雄。今日方信也。正言間。子禁至。相見。畢。禁曰。聞將軍戰關公。百合之上。未得便宜。何不且退。軍避之。德奮然曰。魏王命將軍為大將。何太弱也。吾來日與關某共決一死。誓不退避。禁不敢阻。而回。却說關公同寨謂關平曰。龐德刀法慣熟。真吾敵手。平曰。俗云。初生之犢不懼虎。父親縱然斬了此人。只是西羌一小卒耳。倘有疎虞。非所以重伯父之託也。關公曰。吾不殺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決。再勿多言。次日。上馬引兵前進。龐德亦引兵來迎。兩陣對圓。二將齊出。更不打話。出馬交鋒。關至五十餘合。龐德撥回馬頭。拖刀而走。關公從後追趕。關平恐有疎失。亦隨後趕去。關公口中大罵。龐德欲使拖刀計。吾豈懼汝。原來龐德虛作拖刀勢。却把刀就鞍轡挂住。偷拽離弓。搭上箭。射將來。關平眼快。見龐德拽弓大叫。賊將休放冷箭。關公睜眼。看時。弓弦響處。箭早到來。躲閃不及。正中左臂。關平馬到。救父回營。龐德勒回馬。輪刀趕來。忽聽得本營鑼聲大震。德恐後軍有失。急勒馬回。原來于禁見龐德射中關公。恐他成了大功。減殺威風。故鳴金收軍。龐德回馬。問何故鳴金。于禁曰。魏王有戒。關公智勇雙全。他雖中箭。只恐有詐。故鳴金收軍。德曰。若不收軍。吾已斬了此人也。禁曰。緊行無好步。當緩圖之。龐德不知于禁之意。只懊悔不已。却說關公回營。拔了箭頭。幸得箭射不深。用金瘡藥敷之。關公痛恨龐德。謂衆將曰。吾誓報此一箭之讎。衆將對曰。將軍且待安息幾日。然後與戰。未幾。次

日入報龐德引軍搦戰。關公就要出戰。衆將勸住。龐德令小軍毀罵。關平把住隘口。分付衆將休報知關公。龐德搦戰十餘日。無人出迎。乃與于禁商議曰：「眼見關公箭瘡舉發。不能動止。不若乘此機會。統七軍一擁投入寨中。可救樊城之圍。于禁恐龐德成功。只把魏王戒旨相推。不肯動兵。龐德累欲動兵。于禁只不允。乃移七軍轉過山口。離樊城北十里。依山下寨。禁自領兵截斷大路。令龐德屯兵於谷後。使德不能進兵。成功卻說關平見關公箭瘡已合。甚是喜悅。忽聽得于禁移七軍於樊城之北。下寨未知其謀。即報知關公。遂上馬引數騎上高阜處望之。見樊城城上旗號不整。軍士慌亂。城北十里山谷之內。屯著軍馬。又見襄江水勢甚急。看了半晌。喚鄉導官問曰：「樊城北十里山谷是何地名。對曰：「管口川也。關公喜曰：「于禁必爲我擒矣。衆軍士問曰：「將軍何以知之。關公曰：「于入管口。豈能久乎。衆將未信。公同本寨時值八月秋天。驟雨數日。公令人預備船筏。收拾水具。關平問曰：「陸地相持。何用水具。公曰：「非汝所知也。于禁七軍不屯於廣易之地。而聚于管口川險隘之處。方今秋雨連綿。襄江之水必然泛漲。吾已差人堰住了各處水口。待水發時。乘高就船放水。一淹樊城。管口川之兵皆爲魚鱉矣。關平拜服。卻說魏軍屯於管口川。連日大雨不止。督將成何來見于禁曰：「大軍屯於川口。地勢甚低。雖有土山。離營稍近。即今秋雨連綿。軍士艱辛。近有人報說荊州兵移於高阜處。又於漢水口預備船筏。倘江水泛漲。我軍危矣。宜早爲計。于禁叱曰：「匹夫惑吾軍心。耶。再有多言者。斬之。成何羞慚而退。卻來見龐德。說此事。德曰：「汝所見甚當。于將軍不肯移兵。吾明日自移軍屯於他處。計議方定。是夜風雨大作。龐德坐在帳中。只聽得萬馬爭奔。征聲震地。德大驚。急出帳上馬看時。四面八方大水驟至。七軍亂竄。隨波逐浪者。不計其數。平地水深丈餘。于禁龐德與諸將各登小山避水。比及平明。關公及諸將皆搖旗鼓。乘大船而來。于禁見四下無路。左右止有五六十人。料不能逃。口稱願降。關公令盡去衣甲。拘收入船。然後來擒龐德。時龐德并二董及成何與步卒五百人皆無衣甲。立在堤上。見關公來。龐德全無懼怯。奮然前來接戰。關公將船四面圍定。軍士一齊放箭射死魏兵大半。董衡董超見勢已危。乃告龐德曰：「軍士折傷大半。四下無路。不如投降。龐德大怒曰：「吾受魏王厚恩。豈肯屈節於人。遂親斬董衡董超於前。厲聲曰：「再說降者。以此二人爲例。於是衆皆奮力禦敵。自平明戰至日中。勇力倍增。關公催四面急攻。矢石如雨。德令軍士用短兵接戰。德見關成何曰：「吾聞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今日乃我死日也。汝可努力死戰。成何依令向前。被關公一箭射落。

水中衆軍皆降。止有龐德一人力戰。正遇荊州數十人駕小舟近隄來。德提刀飛身一躍。早上小船。立殺十餘人。餘皆棄船赴水而逃。龐德一手提刀。一手使短棹。欲向樊城而走。只見上流頭一將撐大筏而至。將小船攔腰。龐德落於水中。船上那將跳下水去。生擒龐德。上船衆視之。擒龐德者乃周倉也。倉素知水性。又在荊州住了數年。愈加慣熟。更兼力大。因此擒了龐德。于禁所領七軍皆死於水中。其會水者料無去路。亦俱投降。後人有詩曰：「夜半征鼙響。震天襄樊平地作深淵。關公神算誰能及。華夏威名萬古傳。」關公同到高阜去處。升帳而坐。羣刀手押過于禁。禁拜伏於地。乞哀請命。關公曰：汝怎敢抗吾。禁曰：上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君侯憐憫。誓以死報。公綽髭笑曰：吾殺汝。猶殺狗彘耳。空污刀斧。令人縛送荊州。太牢內監候待吾回。別作區處。發落去訖。關公又令押過龐德。德睜目怒目。立而不跪。關公曰：汝兄現在漢中。汝故主馬超亦在漢中。爲大將。汝如何不早降。德大怒曰：吾嘗死於刀下。豈降汝耶。罵不絕口。公大怒。喝令刀斧手推出斬之。德引頸受刑。關公憐而葬之。於是乘水勢未退。復上戰船。引大小將校來攻樊城。卻說樊城周圍白浪滔天。水勢益甚。城垣漸漸浸塌。男女擔土。摶磚填塞。不住。曹軍衆將無不喪膽。慌忙來告曹仁。仁曰：今日之危。非力可救。可趁敵軍未至。乘舟夜走。雖然失城。尚可全身。正商議。方欲備船出走。滿寵諫曰：不可。山水變遷。豈能長存。不旬日。卽當自退。關公雖未攻城。已選別將往郊下。其所以不敢輕進者。慮吾襲其後也。今若棄城而去。黃河以南。非國家之有矣。願將軍固守此城。以爲保障。仁拱手稱謝曰：非伯符之教。幾誤大事。乃騎白馬上城。聚衆將發誓曰：吾受魏王命。保守此城。但有言棄城而走者。斬。諸將皆曰：某等願以死據守。仁大喜。就城上設弓弩數百。軍士晝夜防護。不敢懈怠。老幼居民。擔土石填塞城垣。旬日之內。水勢漸退。關公自擄魏將于禁等。威震天下。無不驚駭。忽次子關興來寨內省親。公就令興齊諸官立功文書。去成都見漢中王。各求陞遷。興拜辭。父親運投成都去訖。却說關公分兵一半。直抵郊下。公自領兵四面攻打樊城。當日關公自到北門。立馬揚鞭。指而問曰：汝等鼠輩。不早來降。更待何時。正言間。曹仁在敵樓上見關公身上止披掩心甲。斜袒着綠袍。乃急招五百弓弩手。一齊放箭。公急勒馬回時。右臂上中一弩箭。翻身落馬。正是：「水裏七軍方喪膽。城中一箭忽傷身。」未知關公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五回 關雲長刮骨療毒 呂子明白衣渡江

却說曹仁見關公落馬，卽引兵衝出城來，被關平一哇澀回，救關公歸寨，拔出臂箭，原來箭頭有藥毒，已入骨，右臂青腫，不能運動。關平慌與衆將商議曰：「父親若損此臂，安能出敵？不如暫回荊州調理。」於是與衆將入帳見關公，公問曰：「汝等來有何事？」衆對曰：「某等因見君侯右臂損傷，恐臨敵致怒，衝突不便，衆議可暫班師回荊州調理。」公怒曰：「吾取樊城，只在目前，取了樊城，卽當長驅大進，還到許都，剿滅操賊，以安漢室，豈可因小瘡而誤大事？汝等敢慢吾軍心耶？」平等默然而退。衆將見公不肯退兵，瘡又不痊，只得四方訪問名醫。忽一日，有人從江東駕小舟而來，直至寨前，小校引見關平，平視其人，方巾闊服，臂挽青囊，自言姓名，乃神醫譙鄉人，姓華名陀，字元化。因聞關將軍乃天下英雄，今中毒箭，特來醫治。平曰：「莫非昔日醫東吳周泰者乎？」陀曰：「然平大喜，卽與衆將同引華陀入帳見關公。時關公本是臂疼，恐慢軍心，無可消遣，正與馬良弈棋，聞有醫者至，卽召入，禮畢，賜坐，茶罷，陀請臂視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陀看視。陀曰：「此乃弩箭所傷，其中有烏頭之藥，直透入骨，若不早治，此臂無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陀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吾視死如歸，有何懼哉？」陀曰：「當於靜處立一標柱，上釘大瑣，請君侯將臂穿於瑣中，以繩繫之，然後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藥敷之，以線縫其口，方可無事。但恐君侯懼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環，令設酒席相待？」公飲數杯酒畢，一面仍與馬良弈棋，伸臂令陀割之。陀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於臂上接血。陀曰：「某便下手。」君侯勿驚。公曰：「任汝醫治，吾豈比世間俗子懼痛者耶？」陀乃下刀，割開皮肉，直至於骨，骨上已青。陀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下看者皆掩面失色。公飲酒食肉，談笑弈棋，全無痛苦之色。須臾，血流盈盆。陀刮盡其毒，敷上藥，以線縫之。公大笑而起，謂衆將曰：「此臂伸舒如故，並無痛苦。」先生真神醫也。」陀曰：「某爲醫一生，未嘗見此君侯真天神也。」後人有詩曰：「治病須分內外科，世間妙藥苦無多。神威罕及惟關將，聖手能醫說華陀。」關公箭瘡既愈，設席款謝華陀。陀曰：「君侯箭瘡雖治，然須愛護，切勿怒氣傷觸。過百日後，平復如舊矣。」關公以金百兩酬之。陀曰：「某聞君侯高義，特來醫治，豈望報乎？堅辭不受，留藥一帖，以敷瘡口，辭別而去。」却說關公擒了于禁，斬了龐德，威名大震，華夏皆驚。探馬報到許都，曹操大喜，聚文武商議曰：「某素知

雲長智勇蓋世。今據荆襄。如虎生翼。于禁被擒。龐德被斬。魏兵挫銳。備彼率兵直至許都。如之奈何。孤欲遷都以避之。司馬懿諫曰。不可。于禁等被水所淹。非戰之故。於國家大事。本無所損。今孫劉失好。雲長得志。孫權必不喜。大王可遣使去東吳。陳說利害。令孫權暗起兵。躡雲長之後。許事平之日。割江南之地。以封孫權。則樊城之危自解矣。主簿蔣濟曰。仲達之言是也。今可即發使往東吳。不必遷都動衆。操依允。遂不遷都。因歎謂諸將曰。于禁從孤三十年。何期臨危反不如龐德也。令一面遣使致書東吳。一面必得一大將。以當雲長之銳。言未畢。階下一將應聲而出。曰。某願往操視之。乃徐晃也。操大喜。遂撥精兵五萬。令徐晃爲將。呂建副之。越日起兵。前到揚州。駐劄。看東吳有應。然後征進。却說孫權接得曹操書信。覽畢。欣然應允。即修書發付使者。先回。乃聚文武商議。張昭曰。近聞雲長擒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操欲遷都以避其鋒。今樊城危急。遣使求救。事定之後。恐有反腹。權未及發言。忽報呂蒙乘小舟自陸口來。有事面稟。權召入問之。蒙曰。今雲長提兵圍樊城。可乘其遠出。襲取荆州。權曰。孤欲北取徐州。如何。蒙曰。今操遠在河北。未暇東顧。徐州守兵無多。往自可克。然其地勢利於陸戰。不利水戰。縱然得之。亦難保守。不如先取荆州。全據長江。別作良圖。權曰。孤本欲取荆州。前言特以試卿耳。卿可速與孤圖之。孤當隨後便起兵也。呂蒙辭了孫權。迨至陸口。蚤有哨馬報說。沿江上下。或二十里。或三十里。高阜處各有烽火臺。又聞荆州軍馬整備。預有準備。蒙大驚曰。若如此。急難圖也。我一時在吳侯面前勸取荆州。今却如何處置。尋思無計。乃託病不出。使人回報。孫權權聞呂蒙患病。心甚快快。陸遜進言曰。呂子明之病。乃詐耳。非真病也。權曰。伯言既知其詐。可往視之。陸遜領命。是夜至陸口寨中。來見呂蒙。果然面無病色。遜曰。某奉吳侯命。敬探子明實恙。蒙曰。賤軀偶病。何勞探問。遜曰。吳侯以重任付公。公不乘時而動。空懷鬱結。何也。蒙曰。某目視陸遜。良久不語。遜又曰。愚有小方能治將軍之疾。未嘗可用。否。蒙乃屏退左右。而問曰。伯言良方。乞早賜教。遜笑曰。子明之疾。不過因荆州兵馬整肅。沿江有烽火臺之備耳。予有一計。令沿江守吏。不能舉火。荆州之兵。束手歸降。可乎。蒙驚謝曰。伯言之語。如見我肺腑。願聞良策。陸遜曰。雲長倚恃英雄。自料無敵。所慮者。惟將軍耳。將軍乘此機會。託疾辭職。以陸口之任。讓之他人。使人卑辭讚美。關公以聽其心。彼必盡掃荆州之兵。以向樊城。若荆州無備。用一旅之師。別出奇計。以襲之。則荆州在掌握之中矣。蒙大喜。曰。真良策也。由是呂蒙託病不起。上書辭職。陸遜見孫權具言前計。孫權乃召呂蒙。遂建業養病。蒙至。入見權。權

問曰：陸口之任，昔周公瑾薦魯子敬以自代，後子敬又薦卿自代，令卿亦須薦一才，望兼隆者代卿為妙。眾曰：若用望重之人，雲長必然防備，陸遜意思深長，而未有遠名，非雲長所忌。若即用以代，臣之任必有所濟。權大喜，即日拜陸遜為偏將軍，都督代蒙守陸口。遜謝曰：某年幼無學，恐不堪大任。權曰：子明保卿，必不差錯。卿毋得推辭。遜乃拜受印綬，連夜往陸口，交割馬步水三軍已畢，即修書一封，具名馬異、錦、酒禮等物，遣使齎赴樊城，見關公。時公正將息，箭瘡按兵不動，忽報江東陸口守將呂蒙病危，孫權取問調理。近拜陸遜為將代呂蒙守陸口。今遜差人齎書具禮，特來拜見。關公召入，指來使而言曰：仲謀見識短淺，用此孺子為將，來使伏地告曰：陸將軍呈書備禮一來，與君侯作賀。二來求兩家和好，幸乞笑留。公拆書視之，書詞極其卑謙，關公覽畢，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禮物，發付使者回去。使者見陸遜曰：關公欣喜無復有愛江東之意。遜大喜，密遣人探得關公果然撤荆州大半兵赴樊城聽調。只待箭瘡痊可，便欲進兵。遜察知備細，即差人星夜報知孫權。孫權召呂蒙商議曰：今雲長果撤荆州之兵，攻取樊城，便可設計襲取荆州。卿與吾弟孫皎同引大軍前去，何如？孫皎字叔明，乃孫權叔父孫靜之次子也。蒙曰：主公若以蒙可用，則獨用蒙。若以叔明可用，則獨用叔明。豈不聞昔日周瑜程普為左右都督，事雖決於瑜，然普自以舊臣而居瑜下，頗不相睦。後因見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親勝於普，恐未必能相濟也。權大悟，遂拜呂蒙為大都督，總制江東諸路軍馬。令孫皎在後接應糧草，蒙拜謝，點兵三萬，快船八十餘隻，選會水者扮作商人，皆穿白衣，在船上搖櫓，却將精兵伏於艙艙船中。次調韓當、周泰、蔣欽、朱然、潘璋、徐威、丁奉等七員大將，相繼而進。其餘皆隨吳侯為合後救應。一面遣使致書曹操，令進兵以襲雲長之後。一面先傳報陸遜，然後發白衣人，駕快船往潯陽江去。晝夜飄行，直抵江岸。江邊烽火臺上守臺軍盤問時，吳人答曰：我等皆是客商，因江中阻風，到此一避。隨將財物送與守臺軍士，軍士信之，遂任其停泊江邊。約至二更，艙中精兵齊出，將烽火臺上官軍縛倒，暗號一聲，八十餘船精兵俱起，將緊要去處。墩臺之軍盡行捉入船中，不會走了一個。於是長驅大進，取荆州無人知覺。將至荆州，呂蒙將沿江墩臺所獲官軍，用好言撫慰，各各重賞，令懸開城門，縱火為號。眾軍領命，呂蒙便教前導，比及半夜，到城下，叫門。門吏認得是荆州之兵，開了城門。眾軍一聲喊起，就城門裏放起號火。吳兵齊入，襲了荆州。呂蒙便傳令軍中，如有妄殺一人，妄取民間一物者，定按軍法。原任官吏，並依舊職。將關公家屬另養別宅，不許

閉入攔樓，一面遣人中報孫權。一日大雨，蒙上馬引數騎點看四門，忽見一人取民間箬笠以蓋鎧甲，蒙鳴左右執下問之，乃蒙之鄉人也。蒙曰：汝雖係我同鄉，但吾號令已出，汝故犯之，當按軍法。其人泣告曰：某恐雨濕官鎧，故取遮蓋，非爲私用。乞將軍念同鄉之情。蒙曰：吾固知汝爲履官鎧，然終是不應取民間之物。叱左右推下斬之。梟首傳示，畢然後收其屍首，泣而葬之。自是三軍震肅。不一日，孫權領衆至，呂蒙出郭迎接，入衙權慰勞，畢仍命潘濬爲治中，掌荊州事。監內放出子禁，遣歸曹操。安民賞軍設宴慶賀，權謂呂蒙曰：今荊州已得，但公安傅士仁、南郡糜芳，此二處如何收復？言未畢，忽一人出曰：不須張弓隻箭，某憑三寸不爛之舌，說公安傅士仁來降，可乎？衆視之，乃虞翻也。權曰：仲翔有何良策，可使傅士仁歸降？翻曰：某自幼與士仁交厚，今若以利害說之，彼必歸降。權大喜，遂令虞翻領五百軍，徑奔公安來。却說傅士仁，聽知荊州有失，急令關城堅守。虞翻至，見城門緊閉，遂寫書拴於箭上，射入城中。軍士拾得，獻與傅士仁。士仁拆書視之，乃招降之意。覽畢，想起關公去日恨吾之意，不如早降。即令大開城門，請虞翻入城。二人禮畢，各訴舊情。翻說吳侯寬洪大度，禮賢下士，士仁大喜，即同虞翻齎印綬來荊州投降。孫權大悅，乃令去守公安。呂蒙密謂權曰：今雲長未獲，留士仁於公安，久必有變。不若使往南郡招糜芳歸降，權乃召傅士仁，謂曰：糜芳與卿交厚，卿可招來歸降。孤自當有重賞。傅士仁慨然領諾，遂引十餘騎徑投南郡招安糜芳。正是：「今日公安無守志，從前王甫是良言。」未知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六回 徐公明大戰沔水 關雲長敗走麥城

却說糜芳聞荊州有失，正無計可施，忽報公安守將傅士仁至。芳忙接入城，問其事故。士仁曰：吾非不忠，勢危力困，不能支持。我今已降東吳，將軍亦不如蚤降。芳曰：吾等受漢中王厚恩，安忍背之？士仁曰：關公去日痛恨吾二人，儘一日得勝而同，必無輕恕。公細察之。芳曰：吾兄弟久事漢中王，豈可一朝相背？正豫猶間，忽報關公遣使至，接入廳上。使者曰：關公軍中缺糧，特來南郡。公安二處取白米十萬石，令二將軍星夜解去。軍前交割，如遇立斬。芳大驚，顧謂傅士仁曰：今荊州已被東吳所取，此糧怎得過去？士仁厲聲曰：不必多疑，速放劍斬來使於堂上。芳驚曰：公如何？士仁曰：關公此意，正要斬我二人。我等安可束手受死？公今不蚤降東吳，必被關公所殺。正說間，忽報呂蒙引兵殺

至城下，芳大驚，乃同傅士仁出城投降。龐大喜，引見孫權，權賞二人安民已畢，大稱三軍時曹操在許都，正與衆謀士議荊州之事，忽報東吳遣使奉書至，操召入，使者呈上書信，操拆視之，書中具言吳兵將襲荊州，求操夾攻，雲長且囑勿洩漏。使雲長有備也。操與衆謀士商議，主簿董昭曰：「今樊城被困，引頸望救，不如令人將書射入樊城，以寬軍心，且使關公知東吳將襲荊州，彼恐荊州有失，必速退兵，却令徐晃乘勢掩殺，可獲全勝。」操從其謀。一面差人催徐晃急戰，一面親統大兵，逕往雒陽之南陽陸坡駐紮，以救曹仁，却說徐晃正坐帳中，忽報魏王使至，晃接入問之，使曰：「今魏王引兵已過雒陽，令將軍急戰關公，以解樊城之困。」正說間，探馬報說關平屯兵在偃城，廖化屯兵在四冢，前後一十二個寨柵，連絡不絕。晃即差副將徐商、呂建假着徐晃旗號，前赴偃城與關平交戰。晃却自引精兵五百循沔水去襲偃城之後，且說關平聞徐晃自引兵至，遂提本部兵迎敵。兩陣對圓，關平出馬與徐商交鋒，只三合，商大敗而走。呂建出戰，五六合亦敗走。平乘勢追殺二十餘里，忽報城中火起，平知中計，急勒兵回救偃城。正遇一彪軍搖開徐晃立馬在門旗下，高叫曰：「關平賢姪，好不知死！汝荊州已被東吳奪了，猶然在此狂爲，平大怒，縱馬輪刀直取徐晃，不三四合，三軍吶喊，偃城中火光大起，平不敢戀戰，殺條大路，逕奔四冢寨來。廖化接着，化曰：「荊州已被呂蒙襲了，軍心驚慌，如之奈何？」平曰：「此必訛言也。」軍士再言者，斬之。忽流星馬到，報說正北第一屯被徐晃領兵攻打，平曰：「若第一屯有失，諸營豈得安甯？」此間皆靠沔水，賊兵不敢到此。吾與汝同去救第一屯。廖化喚部將分付曰：「汝等堅守營寨，如有賊到，即便舉火。」部將曰：「四冢寨鹿角十重，雖飛鳥亦不能入，何慮賊兵？」於是關平廖化盡起四冢寨精兵，奔至第一屯。屯住紮關平看見魏兵屯於淺山之上，謂廖化曰：「徐晃屯兵不得地利，今夜可引兵劫寨。」化曰：「將軍可分兵一半前去，某當謹守本寨。」是夜關平引一校兵殺入魏寨，不見一人。平知是計，火速退時，左邊徐晃右邊呂建兩下夾攻，平大敗回營。魏兵乘勢追殺前來，四面圍住，關平廖化支持不住，棄了第一屯。逕投四冢寨來，早望見寨中火起，急到寨前，只見皆是魏兵旗號。關平等退兵，忙奔樊城大路而走。前面一軍攔住，爲首大將乃是徐晃也。平化二人奮力死戰，奪路而走。回到大寨，來見關公曰：「今徐晃奪了偃城等處，又發曹操自引大將分三路來救樊城，多有人言荊州已被呂蒙襲了。」關公喝曰：「此敵人訛言，以亂我軍心耳。」東吳呂蒙病危，孺子陸遜代之，不足爲慮。言未畢，忽報徐晃兵至。公令備馬，平諫曰：「父體未痊，不可與敵。」公曰：「徐晃與我有舊，探知其能，若彼

不退。吾先斬之。以警魏將。遂披挂提刀上馬。奮然而出。魏軍見之。無不驚懼。公勒馬問曰。徐公明安在。魏營門旗開處。徐晃出馬。欠身而言曰。自別君侯。倏忽數載。不想君侯鬚髮已蒼白矣。憶昔壯年相從。多蒙教誨。感戴不忘。今君侯英雄震於華夏。使故人聞之。不勝歎羨。茲幸得一見。深慰渴懷。公曰。吾與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數窮吾兒耶。晃曰。願衆將。厲聲大叫曰。若取得雲長首級者。重賞千金。公驚曰。公明何出此言。晃曰。今日乃國家之事。某不敢以私廢公言。訖揮大斧直取關公。大怒亦揮刀迎之。戰八十餘合。公雖武藝絕倫。終是右臂少力。關平恐公有失。火急鳴金。公撥馬回寨。忽聞四下裏喊聲大震。原來是樊城曹仁聞曹操教兵至。引軍殺出城來。與徐晃會合。兩下夾攻。荆州兵大亂。關公上馬引衆將急奔襄江上流頭。背後魏兵追至。關公急渡過襄江。望襄陽而奔。忽流星馬利。報說荆州已被呂蒙所奪。家眷被陷。關公大驚。不敢奔襄陽。提兵投公安來。探馬又報。公安傅士仁已降東吳了。關公大怒。忽催糧人到。報說公安傅士仁往南鄉殺了使命。招糜芳都降東吳去了。關公聞言。怒氣沖塞。瘡口迸裂。昏絕於地。衆將救醒。公願謂司馬王甫曰。悔不聽足下之言。今日果有此事。因問沿江上下。何不舉火探馬答曰。呂蒙使水手盡穿白衣。扮作客商。渡江將精兵伏於簑篷之中。先搶了守臺士卒。因此不得舉火。公跌足救曰。吾中奸賊之謀。有何面目見兄。長耶管糧都督趙雲曰。今事急矣。可一面差人往成都求救。一面從旱路去取荆州。關公依言差馬良。伊籍。糜文三道人星夜赴成都求救。一面引兵來取荆州。自領前隊先行。留廖化關平斷後。却說樊城圍解。曹仁自引衆將來見曹操。泣拜請罪。操曰。此乃天數。非汝等之罪也。操重賞三將。親至四冢寨。周圍觀視。願謂諸將曰。荆州兵圍堑。鹿角數重。徐公明深入其中。竟獲全功。孤用兵三十餘年。未敢長驅直入敵圍。公明真膽識兼優者也。衆皆歎服。操班師還於摩陂。駐紮。徐晃兵至。操親出寨迎之。見晃軍皆按隊伍而行。並無差亂。操大喜曰。徐將軍真有周亞夫之風矣。遂封徐晃爲平南將軍。同夏侯尚守襄陽。以遏關公之師。操因荆州未定。就屯兵於摩陂。以候消息。却說關公在荆州路上。進退無路。謂趙雲曰。目今前有吳兵。後有魏兵。吾在其中。救兵不至。如之奈何。雲曰。昔呂蒙在陸口時。嘗致書君侯。兩家約好。共誅操賊。今却助操而襲我。是背盟也。君侯暫駐軍於此。可差人遺書呂蒙。言之。看彼如何對答。關公從其言。遂修書遣使赴荆州來。却說呂蒙在荆州傳下號令。凡荆州諸郡。有隨關公出征將士之家。不許吳兵擄擾。按月給與糧米。有患病者。遣醫治療。將士之家。感其恩惠。安堵不動。忽報關公使至。呂

獻出郭迎接入城，以賓禮相待。使者呈書與龐參議，謂來使曰：「曩昔日與關將軍結好，乃一己之私見。今日之事，乃上命差遣，不得自主。煩使者回報將軍，善言致意，速設宴款待，送歸館驛安歇。於是隨征將士之家，皆來問信，有附家書者，有口傳音信者，皆言家門無恙，衣食不缺。使者辭別呂蒙，蒙親送出城，使者因見關公具道呂蒙之語，并說荊州城中言候實眷，并請將軍家屬，俱各無恙，供給不缺。公大怒曰：「此奸賊之計也。我生不能殺此賊，死必殺之。」以書我恨，囑退使者，使者出塞，眾將皆來探問家中之事。使者具言各家安好，呂蒙極其恩恤，并將書信傳送各將，各將欣喜，皆無戰心。關公率兵取荊州，軍行之次，將士多有逃回荊州者。關公愈加恨怒，遂催軍前進。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擺住，為首大將乃蔣欽也，勒馬挺槍大叫曰：「雲長何不早降？」關公厲曰：「吾乃漢將，豈降賊乎？」拍馬舞刀直取蔣欽，不三合，欽敗走。關公提刀追殺二十餘里，喊聲忽起，左邊山谷中韓當領兵衝出，右邊山谷中周泰引軍衝出，蔣欽回馬復戰。三路夾攻，關公急搦軍回走，行無數里，只見南山岡上人煙聚集，一面白旗招展，上寫荊州土人四字。眾人都叫本處人，速速投降。關公大怒，欲上岡殺之。山庵內又有兩軍攔出，左邊丁奉，右邊徐盛，并合蔣欽等三路軍馬，喊聲震地，鼓角喧天。將關公困在垓心，手下將士漸漸消鍊，比及殺到黃昏，關公遙望四山之上，皆是荊州士兵，呼兄喚弟，覓子尋爺，喊聲不住。軍心盡變，皆應聲而去。關公止喝不住，卻從止有三百餘人，殺至三更，正東上喊聲連天，乃關平應化，分為兩路，兵殺入重圍，救出關公。關平告曰：「軍心亂矣，必得城池暫屯，以待援兵。麥城雖小，足可屯紮。關公從之，催促殘軍前至麥城，分兵緊守四門，聚將士商議。趙累曰：「此處相近上庸，現有劉封、孟達在彼把守，可遣差人往求救兵。若得這枝軍馬接濟，以待川兵大至，軍心自安矣。」正議間，忽報吳侯已至，將城四面圍定。公問曰：「誰敢突圍而出？」上庸求救。廖化曰：「某願往。」關平曰：「我願送汝出重圍。」關公即修書付廖化，藏於身畔。飽食上馬，開門出城。正遇吳將丁奉截住，被關平奮力衝殺，奉敗走。廖化乘勢殺出重圍，投上庸去了。關平入城，堅守不出。且說劉封、孟達自取上庸，太守申耽率眾歸降。因此漢中王加劉封為副將軍，與孟達同守上庸。當日探知關公兵敗，二人正議間，忽報廖化至，封令請入問之。化曰：「關公兵敗，見困於麥城，被圍至急，蜀中援兵不能且夕即至，特令某突圍而出，來此求救。望二將軍速起上庸之兵，以救此危。儻稍遲疑，公必陷矣。」封曰：「將軍且歇容某計議。」化乃至館驛安歇，備候發兵。劉封謂孟達曰：「叔父被困，如之奈何？」達曰：「東吳兵精將勇，且荊州九郡俱已屬彼，止有麥城。」

乃彈丸之地。又聞曹操親督大軍五十萬，屯於摩陂。量我等山城之衆，安能敵得兩家之強兵，不可輕動。對曰：「吾亦知之。奈關公是吾叔父，安忍坐視而不救乎？」遂笑曰：「將軍以關公爲叔，恐關公未必以將軍爲姪也。」某聞漢中王初嗣將軍之時，關公卽不悅。後漢中王登位之後，欲立後嗣，問於孔明。孔明曰：「此家事也，問關張可矣。」漢中王遂遣人至荊州問關公。關公以將軍乃螟蛉之子，不可僭立。勸漢中王遠置將軍於上庸山城之地，以杜後患。此事人人知之。將軍豈反不知耶？何今日猶沾沾以叔姪之義，而欲冒險輕動乎？」對曰：「君言雖是，但以何詞卻之？」遂曰：「但言山城初附，民心未定，不敢造次與兵。恐失所守，封從其言。次日請膠化至言此山城初附之所，未能分兵相救。化大驚，以首叩地曰：『若如此，則關公休矣。』遂曰：『我今卽往。』一杯之水，安能救一車薪之火乎？請將軍速回，靜候蜀兵至可也。化大慟告求，劉封孟達皆拂袖而入，膠化知事不諧，尋思須告漢中王求救。遂上馬大罵出城，望成都而去。却說關公在麥城盼望上庸兵到，却不見動靜，手下止有五六百人多半帶傷。城中無糧，甚是苦楚。忽報城下一人教休放箭，有話來見君侯。公令放入，問之，乃諸葛瑾也。禮畢茶罷，瑾曰：「今奉吳侯命，特來勸諭將軍自古道：『識時務者爲俊傑。』今將軍所統漢上九郡，皆已屬他人矣。止有麥城一區，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危在旦夕。將軍何不從瑾之言，歸順吳侯，復鎮荊襄，可以保全。家眷幸君侯熟思之。」關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蒙曹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義投敵國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毀其節。身雖殞，名可垂於竹帛也。汝勿多言，遂請出城。吾欲與孫權決一死戰。」瑾曰：「吳侯欲與君侯結秦晉之好，同力破曹，共扶漢室，別無他意。君侯何執迷如是？言未畢，關平拔劍而前，欲斬諸葛瑾。公止之曰：「彼弟孔明在蜀，佐汝伯父，今若殺彼，傷其兄弟之情也。遂令左右逐出諸葛瑾，瑾滿面羞慚，上馬出城。因見吳侯曰：「關公心如鐵石，不可說也。」孫權曰：「眞忠臣也。」似此如之奈何？」呂範曰：「某請卜其休咎。」權卽命卜之。範探著成象，乃地水師卦，更有玄武臨應。王敵入遠奔，權問呂蒙曰：「卦主敵人遠奔，卿以何策擒之？」蒙笑曰：「卦象正合某之機也。」關公雖有冲天之翼，飛不出吾羅網矣。正是：「龍遊溝壑遭蝦戲，鳳入牢籠被鳥欺。」畢竟呂蒙之計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玉泉山關公顯聖 洛陽城曹操感神

卻說孫權求計於呂蒙。蒙曰：「吾料關某兵少，必不從大路而逃。麥城正北有險峻小路，必從此路而去。可令朱然引精兵五千，伏於麥城之北二十里，彼軍至不可與敵，只可隨後掩殺。彼軍定無戰心，必奔臨沮。卻令潘璋引精兵五百，伏於臨沮山僻小路。關某可擒矣。今遣將士各門攻打，只空北門，待其出走。權聞計，令呂範再卜之卦，成範告曰：「此卦主敵人投西北而走。今夜亥時必然就擒。權大喜，遂令朱然潘璋領兩枝精兵，各依軍令埋伏去訖。且說關公在麥城計點馬步軍兵，止剩三百餘人糧草又盡。是夜城外吳兵招喚各軍姓名，越城而去者甚多。救兵又不見，心中無計。謂王甫曰：「吾悔昔日不用公言，今日危急，將復如何？」甫哭告曰：「今日之事，雖子牙復生，亦無計可施也。趙累曰：「上庸救兵不至，乃劉封孟達按兵不動之故，何不棄此孤城，奔入西川，再整兵來，以圖恢復。」公曰：「吾亦欲如此。遂上城觀之，見北門外敵軍不多，因問本城居民，此去往北地勢若何？」答曰：「此去皆是山僻小路，可通西川。公曰：「今夜可走此路。」王甫諫曰：「小路有埋伏，可走大路。」公曰：「雖有埋伏，吾何懼哉！」即下令馬步官軍嚴整裝束，準備出城。甫哭曰：「君侯於路小心，侯重某與部卒百餘人死據此城，城雖破身不降也。專望君侯速來救援，公亦與江別，遂留周倉與王甫同守麥城。關公自與關平趙累引殘卒二百餘人，突出北門，關公橫刀前進，行至初更以後，約走二十餘里，只見山凹處金鼓齊鳴，喊聲大震。一彪軍到為首大將朱然，驟馬挺槍叫曰：「雲長休走，趁蚤投降，免得一死。」公大怒，拍馬輪刀來戰。朱然便走，公乘勢追殺，一棒鼓響，四下伏兵皆起，公不敢戰，遂臨沮小路而走。朱然率兵掩殺關公所隨之兵，漸漸稀少，走不得四五里，前面喊聲又震，火光大起。潘璋驟馬舞刀殺來，公大怒，輪刀相迎，只三合潘璋敗走，公不敢戀戰，急望山路而走。背後關平趕來，報說趙累已死於亂軍中矣。關公不勝悲惶，遂令關平斷後，公自在前開路，隨行止剩得十餘人，行至決口，兩下是山，山邊皆蘆葦敗草樹木叢雜，時已五更，將盡正走之間，一聲喊起，兩下伏兵盡出，長鉤套索一齊並舉，先把關公坐下馬絆倒，關公翻身落馬，被潘璋部將馬忠所獲。關平知父被擒，火速來救，背後潘璋朱然率兵齊至，把關平四下圍住。平孤身獨戰，力盡亦被執。至天明，孫權聞關公父子已被擒獲，大喜，聚眾將於帳下。少時，馬忠捧關公至前，權曰：「孤久慕將軍威德，欲結秦晉之好，何相棄耶？」公昔自以為天下無敵，今日何由被吾所擒？將軍今日還服孫權否？」關公厲聲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吾與劉皇叔桃園結義，誓扶漢室，豈與汝叛漢之賊為伍耶？我今誤中奸計，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權曰：「願眾官曰：雲長世之豪傑，孤深

公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惟勸吾借荊州與劉備。是其一短。今子明設計定謀。立取荊州。勝子敬周郎多矣。於是親酌酒賜呂蒙。呂蒙接酒欲飲。忽然擲杯於地。一手揪住孫權。厲聲大罵曰：「碧眼小兒，紫髯鼠輩，還識我否？」衆將大驚。急救時，蒙推倒孫權。大步前進，坐於孫權位上。兩眉倒豎，雙眼圓睜。大喝曰：「我自破黃巾以來，縱橫天下三十餘年。今被汝一旦以奸計圖我，我生不能啖汝之肉，死當追呂賊之魂。我乃漢壽亭侯關雲長也。權大驚，慌忙率大小將士皆下拜。只見呂蒙倒於地上，七竅流血而死。衆將見之，無不恐懼。權將呂蒙屍首具棺安葬。贈南郡太守。講陵侯命其子呂霸襲孫權自此感關公之事。驚訝不已。忽報張昭自建業而來。權召入問之。昭曰：「今主公損了關公父子。江東禍不遠矣。此人與劉備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劉備已有兩川之兵，更兼諸葛亮之謀，張黃馬趙之勇。備若知雲長父子遇害，必起傾國之兵奮力報讎。恐東吳難與敵也。權聞之大驚，跌足曰：「孤失計較也。似此如之奈何？」昭曰：「主公勿憂。某有一計，令西蜀之兵不犯東吳。荊州如磐石之安。權問何計。昭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虎視華夏。劉備急欲報讎，必與操約和。若二處連兵而來，東吳危矣。不如先遣人將關公首級轉送與曹操，明教劉備知是操之所使，必痛恨於操。西蜀之兵不向吳而向魏矣。吾乃觀其勝負於中取事。此爲上策。權從其言。隨遣使者以木匣盛關公首級。星夜送與曹操。操時操從摩陂班師回洛陽。聞東吳送關公首級至，喜曰：「雲長已死，吾夜眠貼席矣。階下一人出曰：「此乃東吳移禍之計也。操視之，乃主簿司馬懿也。操問其故。懿曰：「昔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之時，誓同生死。今東吳害了關公，懼其復讎，故將首級獻與大王，使劉備遷怒大王，不攻吳而攻魏。他卻於中乘便而圖事耳。操曰：「仲達之言是也。孤以何策解之？」懿曰：「此事極易。大王可將關公首級刻一香木之軀，以配之。葬以大臣之禮。劉備知之，必深恨孫權。盡力南征。我卻觀其勝負。獨勝則擊吳，吳勝則擊蜀。二處若得一處，那一處亦不久也。操大喜。從其計。遂召使入。呈上木匣。操開匣視之。見關公面如平日。操笑曰：「雲長公別來無恙。言未畢，只見關公口開目動。雙眉皆張。操驚倒。衆官急救。良久方醒。顧謂衆官曰：「關將軍真天神也。吳使又將關公顯聖附體。爲孫權逼呂蒙之事。告操。操愈加恐懼。遂設醴牲祭祀。刻沉香木爲軀。以王侯之禮葬於洛陽南門外。令大小官員送殯。操自拜祭。贈爲荊王。差官守墓。卽遣吳使回江東去訖。却說漢中王自東川回成都。法正奏曰：「主上先夫人去世。孫夫人又南歸。未必再來。人教之道不可廢也。必納王妃。以裏內政。漢中王從之。法正復奏曰：「吳懿有一妹，美而且賢。嘗聞有相者。」

相此女後必大貴先曾許劉焉之子劉瑁瑁蚤歿其女至令寡居大王可納之爲妃漢中王曰劉瑁與我同宗於理不可法正曰論其親疎何異晉文之與懷嬴乎漢中王乃依允遂納吳氏爲王妃後生一子長劉永字公壽次劉理字季孝且說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忽有人自荊州來言東吳求婚於關公力拒之孔明曰荊州乾矣可使人替關公同正商議間荊州捷報使命絡繹而至不一日關興到且言水滄七軍之事忽又報馬來報說關公於江邊多設燈臺隄防甚密萬無一失因此玄德放心忽一日玄德自覺渾身肉顫行坐不安至夜不能寐起坐內室秉燭看書覺神思昏迷伏几而臥就室中起一陣冷風燈滅復明擡頭見一人立於燈下玄德問曰汝何人黃夜至吾內室其人不答玄德疑怪自起視之乃是關公於燈影下往來躲避玄德曰賢弟別來無恙夜深至此必有大故吾與汝情同骨肉因何迴避關公泣告曰願兄起兵以雪弟恨言訖冷風驟起關公不見玄德忽然驚覺乃是一夢時正三鼓玄德大疑急出前殿使人請孔明來孔明入見玄德細言夢警孔明曰此乃主上心思關公故有此夢何必多疑玄德再三疑慮孔明以善言解之孔明辭出至中門外迎見許靖靖曰某纔赴軍師府上報一機密聽知軍師入宮特來至此孔明曰有何機密靖曰某適聞外人傳說東吳呂蒙已襲荊州關公已遇害故特來密報軍師孔明曰吾夜觀天象見將星落於荊楚之地已知雲長必然被禍但恐主上憂慮故未敢言二人正說之間忽然殿內轉出一人扯住孔明衣袖而言曰如此凶信公何瞞我孔明視之乃玄德也孔明許靖奏曰適來所言皆傳聞之事未足深信願主上寬懷勿生憂慮玄德曰吾與雲長誓同生死被若有失孤豈能獨生耶孔明許靖正勸解之間忽近侍奏曰馬良伊籍至玄德即召人問之二人具說荊州有失關公兵敗求救呈上表章未及拆觀侍臣又奏荊州塵化至玄德即召人化哭拜於地細奏劉封孟達不發救兵之事玄德大驚曰若如此吾弟休矣孔明曰劉封孟達如此無禮罪不容誅主上寬心亮親提一旅之師去救荊襄之急玄德泣曰雲長有失孤斷不獨生孤來日自提一軍去救雲長遂一面差人赴關中報知翼德一面差人會集人馬未及天明一連數次報說關公夜走臨沮爲吳將所獲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玄德聽罷大叫一聲昏絕於地正是「爲念當年同誓死忍教今日獨捐生」未知玄德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治風疾神醫身死 傳遺命奸雄數終

却說漢中王聞關公父子被害，哭倒於地。衆文武急救，半響方醒，扶入內殿。孔明勸曰：「主上少憂，自古道：『死生有命，關公平日剛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禍。』主公且宜保養尊體，徐圖報仇。」玄德曰：「孤與關張二弟桃園結義時，誓同生死，今雲長已亡，孤豈能獨享富貴乎？」言未畢，只見關興號慟而來。玄德見了，大叫一聲，又哭絕於地。衆官救醒，一日哭絕三五次。三日水漿不進，只是痛哭。淚溼衣襟，斑斑成血。孔明與衆官再三勸解，玄德曰：「孤與東吳誓不同日月也。」孔明曰：「關東吳將關公首級獻於曹操，操以王侯禮祭葬之。玄德曰：『此何意也？』孔明曰：『此是東吳欲移禍於曹操，操知其謀，故以厚禮葬關公。』主上歸怨於吳也。」玄德曰：「吾今即提兵問罪於吳，以雪吾恨。」孔明曰：「不可。方今吳欲令我伐魏，魏亦欲令我伐吳，各懷誦計，伺隙而乘。主上只宜按兵不動，且與關公發喪待吳，魏不和乘時而伐之，可也。」衆官又再三勸諫。玄德方纔進膳，傳旨川中大小將士盡皆挂孝。漢中王親出南門招魂祭奠，號哭終日。卻說曹操在洛陽，自葬關公後，每夜合眼便見關公操甚驚懼，問於衆官。衆官曰：「洛陽行宮舊殿多妖，可造新殿居之。」操曰：「吾欲起一殿，名建始殿，恨無良工。」賈詡曰：「洛陽良工有蘇越者，最有巧思。」操召入，令畫圖樣。蘇越畫成九間大殿，前後廊廡樓閣，呈與操視之。曰：「汝畫甚合孤意，但恐無棟梁之材。」蘇越曰：「此去離城三十里有一潭，名躍龍潭，前有一祠，名躍龍祠，祠傍有一株大梨樹，高十餘丈，堪作建始殿之梁。」操大喜，即令人工到彼砍伐。次日回報，此樹鋸解不開，斧砍不入，不能斬伐。操不信，親領數百騎，直至躍龍祠前下馬，仰觀那樹，亭亭如華蓋，直侵雲漢，並無曲節。操命砍之，鄉老數人前來諫曰：「此樹已數百年矣，常有神人居其上，恐未可伐。」操大怒曰：「吾平生遊歷普天之下，四十餘年，上至天子，下至庶人，無不懼孤，是何妖神，敢違孤意？」言訖，拔所佩劍，親自砍之。鏗然有聲，血濺滿身。操愕然大驚，擲劍上馬，回至宮內，是夜二更，操睡臥不安，坐於殿中，隱几而寐。忽見一人披髮仗劍，身穿皂衣，直至面前，指操喝曰：「吾乃梨樹之神也。汝蓋建始殿，意欲篡逆，卻來伐吾神木。吾知汝數盡，特來殺汝。」操大驚，即呼武士安在。臣人仗劍欲砍，操大叫一聲，忽然驚覺，頭腦疼痛，不可忍。即傳旨，求良醫治療，不能痊可。衆官皆憂。華歆入奏曰：「大王知有神醫華陀否？」操曰：「即江東醫周泰者乎？」歆曰：「是也。」操曰：「雖聞其名，未知其術。」歆曰：「華陀字元化，沛國譙縣。」

人也。其醫術之妙。世所罕有。但有患者。或用藥。或用鍼。或用灸。隨手而愈。若患五臟六腑之疾。藥不能效者。以麻肺湯飲之。令病者如醉死。却用尖刀剖開其腹。以藥湯洗其臟腑。病人略無疼痛。洗畢然後以藥線縫口。用藥敷之。或一月。或二十日。即平復矣。其神妙如此。一日陀行於道上。聞一人呻吟之聲。陀曰。此飲食不下之病。問之。果然。陀令取蒜齏汁三升。飲之。吐蛇一條。長二三尺。飲食即下。廣陵太守陳登。心中煩悶。面赤不能飲食。求陀醫治。陀以藥飲之。吐蟲三升。皆赤頭。首尾搖動。登問其故。陀曰。此因多食魚腥。故有此毒。今日雖愈。三年之後。必將復發。不可救也。後陳登果三年而死。又有一人眉間生一瘤。癢不可當。令陀視之。陀曰。內有飛物。人皆笑之。陀以刀割開。一黃雀飛去。病者即愈。有一人被犬咬足。指隨長肉二塊。一痛一癢。俱不可忍。陀曰。痛者內有針十個。癢者內有黑白棋子二枚。人皆不信。陀以刀割開。果如其言。此人真扁鵲倉公之流也。現居金城。雖此不遠。大王何不召之。操即差人星夜請華陀入內。令診脈視疾。陀曰。大王頭腦疼痛。因患風而起。病根在腦袋中。風涎不能出。枉服湯藥。不可治療。某有一法。光飲麻肺湯。然後用利斧砍開腦袋。取出風涎。方可除根。操大怒曰。汝要殺孤耶。陀曰。大王曾聞關公中毒箭。傷其右臂。某刮骨療毒。關公略無懼色。今大王小可之疾。何多疑焉。操曰。臂痛可刮。腦袋安可砍開。汝必與關公情熟。乘此機會。欲報讎耳。呼左右。擎下獄中。拷問其情。賈詡諫曰。以此良醫。世罕其匹。未可廢也。操叱曰。此人欲乘機害我。正與吉平無異。急令追搗華陀。在獄中。有一獄卒。姓吳。人皆稱爲吳押獄。此人每日以酒食供奉華陀。感其恩。乃告曰。我今將死。恨有青囊書。未傳於世。感公厚意。無可爲報。我修一書。公可遣人送與我家。取青囊書來。贈公。以繼吾術。吳押獄大喜曰。我若得此書。棄了此役。醫治天下病人。以傳先生之德。陀即修書付吳押獄。吳押獄直至金城。問陀之妻。取了青囊書。回至獄中。付與華陀。檢看畢。陀即將書贈與吳押獄。吳押獄持回家中。藏之。旬日之後。華陀竟死於獄中。吳押獄買棺殮殮訖。脫了差役。回家欲取青囊書看習。只見其妻正將書在那裏焚燒。吳押獄大驚。連忙搶奪。全卷已被燒毀。只剩得一兩葉。吳押獄怒罵其妻。妻曰。縱然學得與華陀一般神妙。只落得死於牢中。要他何用。吳押獄嗟歎而止。因此青囊書不會傳於世。所傳者。止鬪雞猪等小法。乃燒剩一兩葉中所載也。後人有詩。歎曰。一華陀。仙術比長桑。神機如魏垣。一方惆悵。人亡書亦絕。後人無復見青囊。卻說曹操自殺華陀之後。病勢愈重。又憂吳蜀之事。正慮間。近臣忽奏。東吳遣使上書。操取書折視之。略曰。臣孫權久知天命。已歸主上。伏望早

正大位，遣將勦滅劉備，掃平兩川，臣即率羣下納土歸降矣。」操觀畢大笑，出示羣臣曰：「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奏曰：漢室久已衰微，殿下功德巍巍，生靈仰望，今孫權稱臣歸命，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應天順人，早正大位。操笑曰：吾於漢多年，雖有功德及民，然位至於王名爵已極，何敢更有他望？苟天命在孤，孤爲周文王矣。司馬懿曰：今孫權既稱臣歸附，主上可封官賜爵，令拒劉備操從之。表奏孫權爲驃騎將軍，南陽侯，領荊州牧。即日遣使齎勅赴東吳，去訖。操病勢轉加，忽一夜夢三馬同槽而食，及曉問賈詡曰：「孤向日會夢三馬同槽，疑是馬騰父子爲禍，今騰已死，非宵復夢三馬同槽，主何吉凶？」詡曰：「孫馬吉兆也。孫馬歸於曹，主上何必疑乎？操因此不疑。後人有詩曰：「三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晉根基。曹瞞空有奸雄略，豈識朝中司馬師。」是夜操臥寢室，至三更覺頭目昏眩，乃起伏几而臥，忽聞殿中聲如裂帛，曹操驚視之，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并伏完董承等二十餘人，渾身血污，立於愁雲之內，隱隱聞索命之聲。操急拔劍望空砍去，忽然一聲響亮，震塌殿宇西南一角，操驚倒於地。近侍救出，遷於別宮養病。次日又聞殿外男女哭聲不絕，至曉操召羣臣入曰：「孤在戎馬之中，三十餘年未嘗信怪異之事，今日爲何如此？」羣臣奏曰：「大王當命道士設醮修禳，操數曰：聖人云：『御罪於天，無所禱也。』孤天命已盡，安可救乎？遂不允設醮。次日覺氣冲上，焦目不見物，急召夏侯惇商議，惇至殿門前，忽見伏皇后董貴人二皇子伏完董承等立於陰雲之中，惇大驚昏倒，左右扶出。自此得病，操召曹洪陳羣賈詡司馬懿等同至臥槽前，囑曰：「以後事曹洪等頓首曰：大王善保玉體，不日定當霍然。」操曰：「孤縱橫天下三十餘年，羣雄皆滅，止有江東孫權西蜀劉備未曾勦除，孤今病危不能再與卿等相敘，特以家事相託。孤長子曹芳，劉氏所生，不幸早年歿於宛城，今下氏生四子，丕彰植熊羆，孤平生所愛第三子植，爲人虛華少誠，實嗜酒放縱，因此不立。次子曹彰，勇而無謀，四子曹熊，多病難保。惟長子曹丕，篤厚恭謹，可繼我業。卿等宜輔佐之。曹洪等涕泣領命而出。操令近侍取平日所藏名香，分賜諸侍妾，且囑曰：「吾死之後，汝等須勤習女工，多造絲履賣之，可以得錢自給。又命諸妾多居於銅雀臺中，每日設祭，必令女伎奏樂上食。又遺命於彰德府講武城外，設立疑塚七十二，勿令後人知吾葬處，恐爲人所發掘故也。囑畢，長歎一聲，淚如雨下，須臾氣絕而死。壽六十六歲。時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也。後有人鄴中歌一篇，數曹操云：「城則鄴城水漳水，定有異人從此起。雄謀事與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法有裕胸中，出沒豈隨人眼底。功首罪魁非兩

人遺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氣，豈能荀爾化爲羣。橫流築臺距太行，氣與理勢相低昂。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爲霸大不主。霸王降作兒女鳴，無可奈何中不平。請禱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謂無情。嗚呼！古人作事無鉅細，寂寞豪華皆有意。書生輕議塚中人，塚中笑爾書生氣。却說曹操身亡文武，百官盡皆舉哀。一面遣人赴世子曹丕，邸凌侯曹彰，臨淄侯曹植，蕭懷侯曹芳處報喪。衆官用金棺銀槨，將操入殮。星夜舉靈柩赴鄴，都來曹丕聞知，父喪放聲痛哭。率大小官員出城十里，伏道迎觀。入城停於偏殿，官僚挂孝，聚哭於殿上。忽一人挺身而出曰：「請世子息哀，且議大事。」衆視之，乃中庶子司馬孚也。孚曰：「魏王既薨，天下震動。當早立嗣王，以安衆心。何但哭泣耶？」羣臣曰：「世子宜嗣位，但未得天子詔命，豈可造次而行？」兵部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私立，彼此生變，則社稷危矣。遂拔劍劃下袍袖，厲聲曰：『今日便請世子嗣位。』衆官有異議者，以此袍爲例。百官悚懼，忽報華歆自許昌飛馬而至，衆皆大驚。須臾，華歆入，衆問其來意。歆曰：「今魏王薨逝，天下震動，何不早請世子嗣位？」衆官曰：「正因不及候詔命，方議欲以王后下氏慈旨立世子爲王。」歆曰：「吾已於漢帝處索得詔命在此，衆皆踴躍稱賀。欲於懷中取出詔命，開讀。原來華歆詔事魏，故草此詔，威逼獻帝降之。帝只得聽從，故下詔即封曹丕爲魏王，丞相冀州牧。丕即日登位，受大小官僚拜舞起居。正宴會慶賀間，忽報鄆陵侯曹彰自長安領十萬大軍來到。丕大驚，遂問羣臣曰：「黃鬚小弟平日性剛，深通武藝，今提兵遠來，必與孤爭王位也。如之奈何？」忽墜下一人，應聲出曰：「臣請往見鄆陵侯，以片言折之。」衆皆曰：「非大夫莫能解此禍也。」正是：「試看曹氏丕彰事，幾作袁家護尙爭。」未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九回 兄逼弟曹植賦詩 姪陷叔劉封伏法

却說曹丕聞曹彰提兵而來，驚問衆官。一人挺身而出，願往折服之。衆視其人，乃諫議大夫賈逵也。曹丕大喜，卽命賈逵前往。逵領命出城，迎見曹彰。彰問曰：「先王靈綬安在？」逵正色而言曰：「家有長子國有儲君，先王靈綬非君侯之所宜問也。」彰默然無語，乃與賈逵同入城。至宮門前，逵問曰：「君侯此來，欲奔喪耶？欲爭位耶？」彰曰：「吾來奔喪，別無異心。逵曰：「既無異心，何故帶兵入城？」彰卽時叱退左右，將士隻身入內，拜見曹丕。第二人相抱大哭。曹彰將本部軍馬盡交與曹丕，丕令彰回鄆陵，自守彰拜謝而去。於是曹丕安居王位，改建安二十五年爲延康元年，封賈羽太尉。

華歆爲相國王朗爲御史大夫大小官僚盡皆陞賞諡曹操曰武王葬於鄴郡高陵令子禁董治陵事禁奉命到彼只見陵屋中白粉壁上圖畫關雲長水淹七軍擒獲于禁之事畫雲長傲然上坐龐德憤怒不屈于禁拜伏於地哀求乞命之狀原來曹丕以子禁兵敗被擒不能死節既降敵而復歸心鄙其爲人故先令人圖畫陵屋粉壁故意使之往見以愧之當下于禁見此畫像又羞又惱氣憤成病不久而死後人有詩歎曰「三十年來說誓交可憐臨難不忠曹知人未向心中識畫虎今從骨裏描」却說華歆奏曹丕曰鄴陵侯已交割軍馬赴本國去了臨淄侯植着懷態二人竟不來奔喪理當問罪丕從之卽分遣二使往二處問罪不一日蕭懷使者回報曰蕭懷侯曹熊懼罪自縊身死丕令厚葬之追贈蕭懷王又過了一日臨淄使者回報說臨淄侯日與了儀了庶兄弟二人酣飲悖慢無禮聞使命至臨淄侯端坐不動了儀罵曰昔日先王本欲立吾主爲世子被滿臣所阻今王喪未遠便問罪於骨肉何也了庶又曰據吾王聰明如此世卽當承嗣大位今反不得立汝那廟堂之臣何不識人才若此臨淄侯因怒叱武士將臣吼棒打出丕聞之大怒卽令許褚領虎衛軍三千火速至臨淄擒曹植等一千人來褚奉命引軍至臨淄城守將攔阻植立斬之直入城中無一人敢當鋒銳運到府堂只見曹植與了儀了庶等盡皆醉倒褚皆縛之載於車上并將府下大小屬官盡行拿解鄴郡送候曹丕發落丕下令先將了儀了庶等盡皆誅戮了儀字正檀了庶字敬禮沛國人乃一時文士及其被戮人多惜之却說曹丕之母卞氏聽得曹熊絕死心甚悲傷忽又聞曹植被擒其黨了儀等已殺大驚急出殿召曹丕相見丕不見母出殿慌來拜謁卞氏哭謂丕曰汝弟植平生嗜酒疎狂蓋因自恃胸中之才故爾放縱汝可念同胞之情存其性命吾至九泉亦瞑目矣丕曰兒亦深愛其才安肯害他今正欲戒其性耳母親勿憂下氏灑淚而入丕出偏殿召曹植入見華歆問曰請來莫非太后勸殿下勿殺子建乎丕曰然歆曰子建懷才抱智終非池中物若不早除必爲後患丕曰母命不可違歆曰人皆言子建出口成章臣深信主上可召入以才試之若不能則殺之若果能則賤之以絕天下文人之口丕從之須臾曹植入見惶恐伏拜請罪丕曰吾與汝情雖兄弟義屬君臣汝安敢恃才蔑視昔先君在日汝常以文章誇示於人吾深疑汝必用他人代筆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詩一首若果能則免一死若不能則從重治罪決不寬恕植曰願乞題目時殿上懸一水墨畫畫着兩隻牛鬪於土牆之下一牛墜井而亡丕指畫曰卽以此畫爲題詩中不许犯着二牛鬪牆下一牛墜井死字樣植行七

步其詩已成詩曰「兩肉齊道行，頭上帶凹骨，相遇凸山下，歎起相搏突，二敵不俱剛，一肉臥土窟，非是力不如，靈氣不灌鼎。」曹丕及羣臣皆驚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猶以爲遲汝能應聲而作詩一首否植曰願即乞題丕曰吾與汝乃兄弟也以此爲題亦不許犯着兄弟字樣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曰「煮豆燃豆其，豈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聞之潸然淚下其母卞氏從殿後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忙離坐告曰國法不可廢耳於是既曹植爲安鄉侯植拜辭上馬而去曹丕自繼位之後法令一新威逼漢帝甚於其父早有細作報入成都漢中王聞之大驚卽與文武商議曰曹操已死曹丕繼位逼感天子更甚於操東吳孫權拱手稱臣孤欲先伐東吳以報雲長之讎次討中原以除亂賊言未畢塵化出班哭拜於地曰關公父子遇害實劉封孟達之罪乞誅此二賊玄德欲遣人擒之孔明諫曰不可且宜緩圖之念則生變矣可陞此二人爲郡守分調開去然後可擒玄德從之遂遣使離劉封去守綿竹原來彭彥與孟達甚厚聽知此事急回家作舟遣心腹人馳報孟達使書方出南門外被馬超巡視軍捉獲解見馬超超審知此事卽往見彭彥彥接入置酒相待酒至數巡超以言挑之曰昔漢中王待公甚厚今何漸薄也彥因酒醉恨罵曰老革荒悖吾必有以報之超又探曰某亦懷怨心久矣彥曰公起本部軍結連孟達爲外合某領川兵爲內應大事可圖也超曰先生之言甚當來日再議超辭了彭彥卽將人與書解見漢中王細言其事玄德大怒卽令擒彭彥下獄拷問其情彥在獄中悔之無及玄德問孔明曰彭彥有謀反之意當何以治之孔明曰彭彥狂士然留之久必生禍於是玄德賜彭彥死於獄彥既死有人報知孟達達大驚舉止失措忽使命至調劉封回守綿竹去訖孟達慌請上庸房陵都尉申耽申儀弟兄二人商議曰我與法孝直同有功於漢中王今孝直已死而漢中王忘我前功乃欲見害爲之奈何耽曰某有一計使漢中王不能加害於公達大喜急問何計耽曰吾弟兄欲投魏久矣公可作一表辭了漢中王投魏王曹丕不必重用吾二人亦隨後來降也達猛然省悟卽寫表一通付與來使當晚引五十餘騎投魏去了使命持表回成都奏漢中王言孟達投魏之事先主大怒覽其表曰「臣達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望風歸順臣委質以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英俊蜂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足自愧臣聞范蠡機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遠巡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哉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

賢。豈思遠恥。昔中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感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用傷悼。邇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矜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怒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數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臣不勝惶恐之至。一玄德看畢。大怒曰。匹夫叛吾。安敢以文辭相戲耶。卽欲起兵擒之。孔明曰。可就遣劉封進兵。令二虎相併。劉封或有功。或敗績。必歸成都。就而除之。可絕兩害。玄德從之。遂遣使到綿竹。傳諭劉封。封受命。率兵來擒孟達。却說曹丕正聚文武議事。忽近臣奏曰。蜀將孟達來降。丕召入問曰。汝此來莫非詐降乎。達曰。臣爲不救關公之危。漢中王欲殺臣。因此懼罪來降。別無他意。曹丕尚未准信。忽報劉封引五萬兵取襄陽。搦孟達廝殺。丕曰。汝既是真心。便可去襄陽取劉封首級來。孤方准信。達曰。臣以利害說之。不必動兵。令劉封亦來降也。丕大喜。遂加孟達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去守襄陽樊城。庠來夏侯尙徐晃已先在襄陽。正欲收取上庸諸部。孟達到了襄陽。與二將軍禮畢。探得劉封離城五十里下寨。達卽修書一封。使人齎赴蜀寨。招降劉封。劉封覽書大怒曰。此賊誤吾叔姪之義。又問吾父子之親。使吾爲不忠不孝之人也。遂扯碎來書。斬其使。次日引軍前來搦戰。孟達知劉封扯書斬使。勃然大怒。亦領兵出迎。兩陣對圓。封立馬於門旗下。以刀指罵曰。背國反賊。安敢亂言。孟達曰。汝死已臨頭。還自執迷不省。封大怒。拍馬輪刀直奔孟達。戰不三合。達敗走。封乘虛追殺二十餘里。一聲喊起。伏兵盡出。左邊夏侯尙殺來。右邊徐晃殺來。孟達回身復戰。三軍夾攻。劉封大敗而走。連夜奔回上庸。背後魏兵趕來。劉封到城下叫門。城上亂箭射下。申耽在敵樓上叫曰。吾已降了魏也。封大怒。欲要攻城。背後追軍將至。封立脚不住。只得望房陵而奔。見城上已盡插魏旗。申儀在敵樓上將旗一麾。城後一彪軍出。旗上大書右將軍徐晃封抵敵不住。急望西川而走。見乘勢追殺。劉封部下只剩得百餘騎。到了成都。入見漢中王。哭拜於地。細奏前事。玄德怒曰。辱子有何面目復來見吾。封曰。叔父之難。非兒不救。因孟達諫阻故耳。玄德轉怒曰。汝須食人食。穿人衣。非土木偶人。安可聽讒賊所阻。命左右推出斬之。漢中王旣斬劉封。後聞孟達招之毀書斬使之事。心中頗悔。又哀痛關公。以致染病。因此按兵不動。且說魏王曹丕卽王位。將文武官僚盡皆陞賞。遂統甲兵三十萬。南巡沛國譙縣。大饗先登。鄒中老父揚塵遮道。奉觴進酒。效漢高祖還沛之事。人報大將軍夏

侯諱病危，不即還鄴郡。時惇已卒，丕爲挂孝，以厚禮殯葬。是歲八月間，報稱石邑縣鳳凰來儀，臨淄城麒麟出現，黃龍現於鄴郡。於是中郎將李伏、太史丞許芝、商議種種瑞徵，乃魏當代漢之兆。可安排受禪之禮。令漢帝將天下讓於魏王，遂同華歆、王朗、辛毗、賈詡、劉廙、劉曄、陳羣、桓階等一班文武官僚四十餘人，直入內殿，奏奉獻帝請禪位於魏王曹丕。正是「魏家社稷今將建，漢代江山忽已移」。未知獻帝如何回答，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回 曹丕廢帝篡炎劉 漢王正位續大統

卻說華歆等一班文武，入見獻帝，歆奏曰：「伏覲魏王，自登位以來，德布四方，仁及萬物，越古超今。雖唐虞無以過此。羣臣會議，言漢祚已終，望陛下效堯舜之道，以山川社稷禪與魏王。上合天心，下合民意，則陛下安享清閒之福，祖宗幸甚，生靈幸甚。臣等議定，特來奏請。帝聞奏大驚，半晌無言，觀百官而哭曰：「朕想高祖提三尺劍，斬蛇起義，平秦滅楚，創造基業，世統相傳四百年矣。朕雖不才，初無過惡，安忍將祖宗大業等閒棄了？汝百官再從公計議。」華歆引李伏、許芝、近前奏曰：「陛下若不信，可問此二人。」李伏奏曰：「自魏王即位以來，麒麟降生，鳳凰來儀，黃龍出現，嘉禾蔚生，甘露下降。此是上天示瑞，魏當代漢之象也。」許芝又奏曰：「臣等職掌司天，夜觀乾象，見炎漢氣數已終，陛下帝星隱匿，不明。魏國乾象極天察地，言之難盡，更兼上應圖讖，其讖曰：「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酉，兩日並光上下移。以此論之，陛下可早禪位。」鬼在邊，委相連，是魏字也。言在東，午在酉，乃許字也。兩日並光上下移，乃昌字也。此是魏在許昌，應受漢禪也。」願陛下察之。帝曰：「祥瑞圖讖，皆虛妄之事，奈何以虛妄之事而遽欲朕舍祖宗之基業乎？」王朗奏曰：「自古以來，有興必有廢，有盛必有衰，豈有不亡之國，不敗之家乎？漢室相傳四百餘年，延至陛下，氣數已盡，宜早退避，不可遲疑。遲則生變矣。」帝大罵：「入後殿去了。」百官哂笑而退。次日，官僚又集於大殿，令宦官入請獻帝。帝憂懼，不敢出。曹后曰：「百官請陛下設朝，陛下何故推阻？」帝泣曰：「汝兄欲篡位，令百官相逼，朕故不出。曹后大怒曰：「吾兄奈何爲此亂逆之爲耶？」言未畢，只見曹洪、曹休帶劍而入，請帝出殿。曹后大罵曰：「俱是汝等亂賊，希圖富貴，共造逆謀。吾父功蓋寰區，威震天下，然且不敢篡竊神器。今吾兄嗣位未幾，輒思篡漢，皇天必不祚爾。吾罷痛哭入宮，左右侍者皆歎歔流涕。」曹洪、曹休力請獻帝出殿，帝被逼不過，只得更衣出前殿。華歆奏曰：「陛下可依臣

等昨日之議，免遭大禍。帝痛哭曰：卿等皆食漢祿久矣，中間多有漢朝功臣子孫，何忍作此不臣之事哉！曰：陛下若不從衆議，恐旦夕蕭牆禍起，非臣等不忠於陛下也。帝曰：誰敢弑朕耶？眾厲聲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無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亂。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報本，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帝大驚，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視華歆，歆縱步向前，扯住龍袍，變色而言曰：許與不許，早發一言。帝戰慄不能答。曹洪、曹休拔劍大呼曰：符寶郎何在？祖弼應聲出曰：符寶郎在此。曹洪要索玉璽，祖弼叱曰：玉璽乃天子之寶，安得擅索？洪喝令武士推出斬之。祖弼大罵不絕口而死。後人有詩讚曰：「森宥專權漢室亡，詐稱禪位效虞唐。滿朝百辟皆尊魏，僅見忠臣符寶郎。一帝顛慄不已，只見階下披甲持戈數百餘人，皆是魏兵。帝泣謂羣臣曰：朕願將天下得於魏王，幸留殘喘，以終天年。賈詡曰：魏王志不負陛下，陛下可急降詔以安衆心。帝只得令陳羣草禪國之詔，令華歆捧龍引百官直至魏王宮，獻納。曹丕大喜，開讀詔曰：「朕在位三十二年，遭天下蕩覆，幸賴祖宗之靈，危而復存。然今仰瞻天象，備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蹟，今主又光耀明德，以應其期。歷數昭明，信可知矣。夫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唐堯不私於厥子，而名播於無窮；朕竊慕焉，今其追躡堯典，禪位於丞丞相魏王。王其毋辭。」曹丕聽畢，便欲受詔。司馬懿諫曰：不可。雖然詔璽已至，殿下宜且上表讓辭，以絕天下之謗。丕從之。令王朗作表，自稱德薄，請別求大賢以詞大位。帝覽表，心甚驚疑，謂羣臣曰：魏王謙遜如之奈何？華歆曰：昔魏武王受王爵之時，三辭而詔不受，然後受之。今陛下可再降詔，魏王自當允從。帝不得已，又令桓楷草詔，遣高廟使張音持節奉璽至魏王宮。曹丕開讀詔曰：「咨爾魏王，上書讓讓，朕竊爲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幸賴武王操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除兇暴，清定區夏。今王丕繼承前緒，至德光昭，聲教被四海，八區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昔堯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勳，禪以天下。大禹有疎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明命，使行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皇帝璽綬，王其受之。」曹丕接詔欣喜，謂賈詡曰：雖二次有詔，然終恐天下後世不免篡竊之名也。詔曰：此事極易，可再命張音齎回璽綬，卻教華歆令漢帝樂一臺，名受禪臺，擇吉日良辰，集大小公卿，盡到臺下。令天子親奉璽綬，禪天下與王，便可以釋羣疑而絕衆議矣。丕大喜，即令張音齎回璽綬，仍作表讓辭。音回奏獻帝，帝問羣臣曰：魏王又讓，其意若何？華歆奏曰：陛下可築一臺，名受禪臺，聚集公卿庶民，明白禪位，則陛下子子孫孫必

蒙魏恩矣。帝從之。乃遣太常院官卜地於繁陽築起三層高台。擗於十月庚午日寅時。禪讓至期。獻帝請魏王曹丕登臺受禪。臺下集大小官僚四百餘員。御林虎賁禁軍三十餘萬。帝親捧玉璽奉曹丕。丕受之。臺下羣臣跪聽冊曰：「咨爾魏王。昔者唐堯禪位於虞舜。舜亦以命禹。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漢道凌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滋昏。孽凶姿迹。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於四方。惟清區夏。以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又。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於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命曰：爾度克協於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歷數在爾躬。君其祗順大禮。嚮萬國以肅承天命。」讀冊已訖。魏王曹丕即受禪位。大禮登了。帝位。賈詡引大小官僚朝於臺下。改延康元年爲黃初元年。國號大魏。丕即傳旨大赦天下。諡父曹操爲太祖武皇帝。華歆奏曰：「天無兩日。民無二王。漢帝既禪天下。理宜退就藩服。乞降明旨。安置劉氏於何地。」言訖。扶獻帝跪於臺下。聽旨。丕降旨對帝爲山陽公。即日便行。華歆揮劍指帝。厲聲而言曰：「立一帝。廢一帝。古之常道。今上仁慈。不忍加害。封汝爲山陽公。今日便行。非宣詔不許入朝。獻帝含淚拜謝上馬而去。臺下軍民人等見之。傷感不已。丕謂羣臣曰：「舜禹之事。朕知之矣。羣臣皆呼萬歲。後人觀此受禪。奏有詩歎曰：『兩漢經營事頗難。一朝失卻舊江山。黃初欲學唐虞事。司馬將來作樣看。』」百官請曹丕答謝天地。丕下方下拜。忽然臺前捲起一陣怪風。飛沙走石。急如驟雨。對面不見臺上火燭。盡皆吹滅。丕驚倒於臺上。百官急救下臺。半晌方醒。侍臣扶入宮中。數日不能說。朝後病稍可。方出殿受羣臣朝賀。封華歆爲司徒。王朗爲司空。大小官僚一一陛賞。不疾未痊。疑許昌宮室多妖。乃自許昌幸洛陽。大建宮室。早有人到成都。報說曹丕自立爲大魏皇帝。於洛陽蓋造宮殿。且傳言漢帝已遇害。漢中王聞知。痛哭終日。下令百官挂孝。遙望設祭。上尊諡曰孝愍皇帝。玄德因此憂慮。致染成疾。不能理事。政務皆託與孔明。孔明與太傅許靖。光祿大夫譙周商議。言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欲尊漢中王爲帝。譙周曰：「近有祥鳳慶雲之瑞。成都西北角有黃氣數十丈。冲霄而起。帝星見於畢胃。昇之分煌煌如月。此正應漢中王當即帝位。以繼漢統。更復何疑。於是孔明與許靖引大小官僚上表請漢中王即皇帝位。漢中王覽表大驚曰：「卿等欲陷孤爲不忠不義之人耶。孔明奏曰：「非也。曹丕篡漢自立。主上乃漢室苗裔。理合繼統。以延漢祀。漢中王勃然變色曰：「孤豈效逆賊所爲。拂袖而起。入於後宮。衆官皆散。三日後。孔明又引衆官入朝。請漢中王出衆。皆拜伏於前。許靖奏曰：「今漢天子已被曹

丕所弑，主上不卽即位，興師討逆，不得爲忠義也。今天下無不欲主上爲君，爲孝慈皇帝雪恨，若不從臣等所議，是失民望矣。漢中王曰：孤雖是景帝之孫，並未以德澤以布於民。今一旦自立爲帝，與竊竊何異？孔明苦勸數次，漢中王堅執不從。孔明乃設一計，謂衆官曰：如此如此。於是孔明託病不出。漢中王聞孔明病篤，親到府中，直入臥榻邊，問曰：軍師所感何疾？孔明答曰：憂心如焚，命不久矣。漢中王曰：軍師所憂何事？連問數次，孔明只推病重，睜目不答。漢中王再三請問，孔明喟然歎曰：臣自出茅廬，得遇大王，相隨至今，言聽計從。今幸大王有兩川之地，不負臣夙昔之言。目今曹丕篡位，漢祚將斬，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爲帝，滅魏興劉，共圖功名。不想大王堅執不肯，衆官皆有怨心，不久必盡散矣。若文武皆散，吳魏來攻，兩川難保。臣安得不憂乎？漢中王曰：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議論耳。孔明曰：聖人云：名不正，則言不順。今大王名不正，言不順，有何可議？豈不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漢中王曰：待軍師病可，行之未遲。孔明聽罷，從榻上躍然而起，將屏風一擊，外面文武衆官皆入，拜伏於地曰：主上既允，便請擇日以行大禮。漢中王視之，乃是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青衣侯、尙舉、陽泉侯、劉豹、別駕趙祚、治中楊洪、議曹杜瓊、從事張爽、太常卿賴忠、光祿卿黃權、祭酒何曾、學士尹默、司業譙周、大司馬殷純、偏將軍張裔、少府王謀、昭文博士尹籍、從事郎秦宓等衆也。漢中王驚曰：陷孤於不義，皆卿等也。孔明曰：主上既允，所請便可築臺擇吉，恭行大禮。卽時送漢中王還宮，一面令博士許靖、譙周、孟光、掌禮、築臺於成都武擔之南，諸事齊備。多官整設，鑾駕迎請漢中王登壇，致祭。譙周在壇上，高聲朗讀祭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朔，越十二日丁巳，皇帝備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殘忍，戮殺主后，罪惡滔天，操子丕，載肆凶逆，竊據神器，翠下將士，以爲漢祀，禮廢備蕪，之詞武二祖躬行天罰，備懼無德，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遐荒，君長食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命，命又懼高光之業，將墮於地，謹擇吉日，登壇祭告，受皇帝璽綬，撫臨四方，惟神鑒祚漢家，永綏歷服。」讀罷，祭文孔明率衆官恭上玉璽，漢中王受了，捧於壇上，再三推讓曰：備無才德，請擇有才德者受之。孔明奏曰：主上平定四海，功德昭於天下，況是大漢宗派，宜卽正位。已祭告天神，復何讓焉？文武各官皆呼萬歲，拜舞禮畢，改元章武元年，立妃吳氏爲皇后，長子劉禪爲太子，封次子劉永爲魯王，劉理爲梁王，封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大小官僚一一陞賞。大赦天下，兩川軍民

無不欣躍。次日設朝。文武官僚拜畢。列為兩班。先主降詔曰。朕自桃園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不幸二弟雲長被東吳孫權所害。若不報讎。是負盟也。朕欲起傾國之兵。攻伐東吳。生擒逆賊。以雪此恨。言未畢。班內一人拜伏於階下。諫曰。不可。先主視之。乃虎威將軍趙雲也。正是「君王未及行天討。臣下會聞進直言」。未知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一回 急兄讎張飛遇害 雪弟恨先主興兵

却說先主起兵東征。趙雲諫曰。國賊乃曹操。非孫權也。今曹丕篡漢。神人共怒。陛下可早圖關中。屯兵渭河上流。以討凶逆。則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若舍魏以伐吳。兵勢一交。豈能驟解。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孫權害了朕弟。又兼傅士仁糜芳潘璋馬忠皆有切齒之讎。啖其肉而滅其族。方雪朕恨。卿何阻耶。雲曰。漢賊之讎。公也。兄弟之讎。私也。願以天下為重。先主答曰。朕不為弟報讎。雖有萬里江山何足為貴。遂不聽趙雲之諫。下令起兵伐吳。且發使往五路借番兵五萬。共相策應。一面差使往關中。選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侯。兼關中牧。使命蕭韶而去。却說張飛在關中。聞知關公被東吳所害。日夕號泣。血灑衣襟。諸將以酒勸解。酒醉怒氣愈加。帳上帳下。但有犯者。即鞭撻之。多有斃死者。每日望南切齒。睜目怒恨。放聲痛哭不已。忽報使至。慌忙接入。開讀詔旨。飛受爵望。北拜畢。設酒款待。來使飛曰。吾兄被害。讎深似海。廟堂之臣。何不早奏興兵。使者曰。多有勸先主滅魏而後伐吳者。飛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園結義。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半途而逝。吾安得獨享富貴耶。吾當面見天子。願為前部先鋒。挂孝伐吳。生擒逆賊。祭告二兄。以踐前盟。言訖。就同使命。望成都而來。却說先主每日自下教場操演軍馬。尅日與師御駕親征。於是公卿都至。丞相府中。見孔明曰。今天子初臨大位。親統軍伍。非所以重社稷也。丞相秉鈞衡之職。何不規諫。孔明曰。吾苦諫數次。只是不聽。今日公等隨我入操場。諫去。當下孔明引百官來奏。先主曰。陛下初登寶位。若欲北討漢賊。以伸大義於天下。方可親統六師。若只欲伐吳。命一上將統軍伐之可也。何必親勞聖駕。先主見孔明苦諫。心中稍回。忽報張飛到來。先主急召入。飛至演武廳。拜伏於地。抱先主足而哭。先主亦哭。飛曰。陛下今日為君。早忘了桃園之誓。二兄之讎。如何不報。先主曰。多官諫阻。未敢輕舉。飛曰。他人豈知昔日之盟。若陛下不去。臣捨此軀與二兄報讎。若不能報時。臣甯死不見陛下也。先主曰。朕與卿同往。卿提本部兵。自關州而出。朕統精

兵會於江州，共伐東吳。以曾此恨，飛臨行。先主囑曰：「朕素知卿酒後暴怒，鞭撻見而復令在左右，此係取禍之道也。今後務宜寬容，不可如前飛拜辭而去。」次日，先主整兵要行，學士秦宓奏曰：「陛下捨萬乘之軀，而徇小義，古人所不取也。願陛下思之。」先主曰：「雲長與朕一體也，大義尚在，豈可忘耶？」宓伏地不起。曰：「陛下不從臣言，誠恐有失。」先主大怒曰：「朕欲興兵，爾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斬之。宓面不改色，回顧先主而笑曰：「臣死無恨，但可惜新創之業，又將顛覆耳。」眾官皆為秦宓告免。先主曰：「暫且囚下，待朕報讎，同時發落。」孔明聞知，即上表救宓。宓其略曰：「臣亮等竊以吳賊逞奸，詭計致荆州有覆亡之禍。願將星於斗牛，折天柱於楚地。此情哀痛，誠不可忘。但念漢鼎昔罪由曹操，移劉祚者過非孫權。竊請魏賊若除，則吳自賓服。願陛下納秦宓金石之言，以養士卒之力，別作良圖。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先主看畢，擲表於地曰：「朕意已決，無得再諫。」遂命丞相諸葛亮保太子守兩川，驃騎將軍馬超并弟馬岱助鎮北將軍魏延守漢中，以當魏兵。虎威將軍趙雲為後應，兼督糧草。黃權程畿為參謀，馬良陳震掌理文書。黃忠為前部先鋒，馮習張南為副將。傅彤張翼為中軍護尉，趙融廖淳為合後。川將數百員，并五路番將等共兵七十五萬。擇定章武元年七月丙寅日出師，却說張飛回到關中，下令軍中限三日內製辦白旗白甲三軍。挂孝伐吳。次日帳下兩員末將，苑疆張達入帳告曰：「白旗白甲一時無措，須寬限方可。」飛大怒曰：「吾急欲報讎，恨不明日傾倒逆賊之境。汝安敢違我將令？」叱武士縛於樹上，各鞭背五十鞭。畢以指之曰：「來日俱要完備。若違了期限，即殺汝二人示衆。」打到二人滿口出血，回到營中商議。范疆曰：「今日受了刑責，我等如何辦得？」入人性暴如火。禽來日不完，你我皆被殺矣。張達曰：「比如他殺我，不如我殺他。」疆曰：「怎奈不得近前。」達曰：「我兩個若不當死，則他醉於牀上，若是當死，則他不醉。」二人商議停當，却說張飛在帳中神思昏亂，動止恍惚，乃問部將曰：「吾今心驚肉跳，坐臥不安。此何意也？」部將答曰：「此是君侯思念關公，以致如此。」飛令人將酒來與部將同飲，不覺大醉，臥於帳中。范疆兩賊探知消息，初更時分，各藏短刀，密入帳中，詐言欲舉機密軍事。直至牀前，原來張飛每睡不合眼，當夜寢於帳中。二賊見他雙目張本，不敢動手，因聞鼻息如雷，方敢近前，以短刀刺入飛腹。飛大叫一聲而亡。時年五十五歲。後人有詩歎曰：「安喜會聞鞭督郵，黃巾掃盡佐劉劉。虎牢關上聲先震，長坂橋邊水逆流。義釋嚴顏安蜀境，智欺張郃定中州。伐吳未克身先死，秋草長遺閣地愁。」却說二賊當夜割了張飛首級，便引數十人連夜投東吳去了。次

日軍中聞知起兵追之不及時有張飛部將吳班向自荊州來見先主先用爲牙門將使佐張飛守關中當下吳班先發表章奏知天子然後命長子張苞具棺槨威貯令弟張紹守關中苞自來報先主時先主已擇期出師大小官員皆隨孔明送十里方回孔明明曰至成都快快不樂願謂衆官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也却說先主是夜心驚肉顫寢臥不安出帳仰觀天文見西北一星其大如斗忽然墜地先主大疑連夜令人求問孔明孔明曰合損一上將三日之內必有警報先主因此按兵不動忽侍臣奏曰關中張車騎部將吳班差人齎表至先主頓足曰噫三弟休矣及至覽表報張飛凶信先主放聲大哭昏絕於地衆官救醒次日人報一隊軍馬驟風而至先主出營觀之良久見一員小將白袍銀鎧滾鞍下馬伏地而哭乃張苞也苞曰范疆張遠殺了臣父將首級投東吳去了先主哀痛至甚飲食不進羣臣苦諫曰陛下欲爲二弟報讎何可先主摧殘龍體先主方纔准許遂謂張苞曰卿與吳班敢引本部軍作先鋒爲御父報讎否苞曰爲國爲父萬死不辭先主正欲遣苞起兵又報一彪軍風擁而至先主令侍臣探之須臾侍臣引一小將軍白袍銀鎧入營伏地而哭先主視之乃關興也先主見了關興想起關公又放聲大哭衆官苦勸先主曰朕想布衣時與關張結義誓同生死朕今爲天子正欲與兩弟共享富貴不幸俱死於非命見此二姪能不斷腸言訖又哭衆官曰二小將軍且退容聖上將息龍體侍臣奏曰陛下年過六旬不宜過於哀痛先主曰二弟俱亡朕安忍獨生言訖以頭頓地而哭多官商議曰今天子如此煩惱將何解勸馬良曰主上親統大兵伐吳終日號泣於軍不利陳震曰吾聞成都青城山之西有一隱者姓李名意世人傳說此老已三百餘歲能知人之生死吉凶乃當世之神仙也何不奏知天子召此老來問他吉凶勝如吾等之言遂入奏先主先主從之卽遣陳震齎詔往青城山宣召星夜到了青城令鄉人引入山谷深處遙望仙莊青雲隱隱瑞氣非凡忽見一小童來迎曰來者莫非陳孝起乎震大驚曰仙童如何知我姓名字童子曰吾師昨者有言今日必有皇帝詔命至使者必是陳孝起震曰真神仙也入言信不誣矣遂與小童同入仙莊拜見李意宣天子詔命李意推老不行震曰天子急欲見仙翁一面幸勿吝鶴駕再三敦請李意方行既至御營入見先主先主見李意鶴髮童顏碧眼方瞳灼灼有光身如古柏之狀知是異人優禮相待李意曰老夫乃荒山村叟無學無識辱陛下宣召不知有何見諭先主曰朕與關張二弟結生死之交三十餘年矣今二弟被害親統大軍報讎未知休咎如何久聞仙翁通曉玄機遂

乞賜教。李意曰：此乃天數，非老夫所知也。先主再三求問，意乃索紙筆，畫兵馬器械四十餘張，畫畢，便一扯碎，又畫一大人，仰臥於地上，傍邊一人掘土埋之，上寫一大白字，遂稽首而去。先主不悅，謂羣臣曰：此狂妄也，不足為信。即以火焚之，便催軍前進。張苞入奏曰：吳班軍馬已至，小臣乞為先鋒。先主壯其志，即取先鋒印賜張苞。苞方欲挂印，又一少年將奮然出曰：留下印與我觀之，乃關興也。苞曰：我已奉詔矣。興曰：汝有何能，敢當此任？苞曰：我自幼習學武藝，箭無虛發。先主曰：朕正要觀賢姪武藝，以定優劣。苞令軍士於百步之外，立一面旗，旗上畫一紅心。苞拈弓取箭，連射三箭，皆中紅心。衆皆稱善。關興挽弓在手，曰：射中紅心，何足為奇。正言間，忽值頭上一行雁過，興指曰：吾射這飛雁第三隻一箭射去，那隻雁應弦而落。文武官僚齊聲喝采。苞大怒，飛身上馬，手挺父所使丈八點鋼矛，大叫曰：你敢與我比試武藝否？興亦上馬，綽定傳大砍刀，縱馬而出，曰：偏你能使矛，吾豈不能使刀？二將方欲交鋒，先主喝曰：二子休得無禮。興苞二人慌忙下馬，各棄兵器，拜伏請罪。先主曰：朕自涿郡與卿等之父結異姓之交，親如骨肉。今汝二人亦是昆仲之分，正當同心協力，共報父仇。奈何自相爭競，失其大義。父喪未遠，而猶如此，況日後乎？二人再拜伏罪。先主問曰：卿二人誰年長？苞曰：臣長關興一歲。先主即命興拜苞為兄，二人就帳前折箭為誓。永相救護。先主下詔，使吳班為先鋒，令張苞關興護駕，水陸並進。船騎雙行，浩浩蕩蕩，殺奔吳國來。却說范疆張達將張飛首級投獻吳侯，細告前事。孫權聽罷，收了二人，乃謂百官曰：今劉玄德即了帝位，統精兵七十餘萬，御駕親征，其勢甚急。如之奈何？百官盡皆失色。面面相覷，諸葛瑾出曰：某食君侯之祿久矣，無可報效，願捨殘生去見蜀主，以利害說之，使兩國相和，共討曹丕之罪。權大喜，即遣諸葛瑾為使，來說先主罷兵。正是：「兩國相爭通使命，一言解難賴行人。」未知諸葛瑾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孫權降魏受九錫 先主征吳賞六軍

却說章武元年秋八月，先主起大軍至夔關，駕屯白帝城。前隊馬軍已出川口，近臣奏曰：吳使諸葛瑾至，先主傳旨教休放入。黃權奏曰：瑾弟在蜀為相，必有事而來。陛下何故絕之？當召入，看他言語，可從則從，如不可，就借彼口說與孫權，令知問罪有名也。先主從之。召瑾入城，瑾拜伏於地。先主問曰：子瑜遠來，有何事故？瑾曰：臣弟久事陛下，臣

故不避斧鉞。特來奏荊州之事。前者關公在荊州時。吳侯數次求親。關公不允。後關公取襄陽。曹操屢次致書吳侯。使韓荊州。吳侯本不肯許。因呂蒙與關公不睦。故擅自興兵。誤成大事。今吳侯悔之不及。此乃呂蒙之罪。非吳侯之過也。今呂蒙已死。寇讎已息。孫夫人一向思歸。今吳侯令臣為使。願送歸夫人。縛還降將。並將荊州仍舊交還。永結盟好。共滅曹丕。以正篡逆之罪。先主怒曰。汝東吳害了朕弟。今日敢以巧言來說乎。瑾曰。臣請以輕重大小之事與陛下論之。陛下乃漢朝皇叔。今漢帝已被曹丕篡奪。不思勤除。卻為異姓之親。有屈萬乘之尊。是捨大義而就小義也。中原乃海內之地。兩都皆大漢創業之方。陛下不取。而但爭荊州。是棄重而取輕也。天下皆知陛下即位。必興漢室。恢復山河。今陛下置魏不問。反欲伐吳。竊為陛下不取先主大怒曰。殺吾弟之讎。不共戴天。欲朕罷兵除死方休。不看丞相之面。先斬汝首。今且放汝回去。說與孫權。洗頭就戮。諸葛瑾見先主不聽。只得自回江南。卻說張昭見孫權曰。諸葛子瑜知蜀兵勢大。故假以謙和為辭。欲背吳入蜀。此去必不同矣。權曰。孤與子瑜有生死不易之盟。孤不負子瑜。子瑜亦不負孤。昔子瑜在菜桑時。孔明來吳。孤欲使子瑜留之。子瑜曰。弟已事玄德。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其言足貫神明。今日豈肯降蜀乎。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得問也。正言間。忽報諸葛瑾回。權曰。孤言若何。張昭滿面羞慚而退。瑾見孫權言先主不肯通和之意。權大驚曰。若如此。則江南危矣。增下一人進曰。某有一計可解此危。視之。乃中大夫趙咨也。權曰。德度有何良策。咨曰。主公可作一表。某願為使。往見魏帝曹丕。陳說利害。使魏漢中則獨兵自危矣。權曰。此計最善。但卿此去。休失了東吳氣象。咨曰。若有些小差失。即投江而死。安有面目見江南人物乎。權大喜。即寫表稱臣。令趙咨為使。星夜到了許都。先見太尉賈詡等。并大小官僚。次日早朝。賈詡出班奏曰。東吳遣中大夫趙咨上表。曹丕笑曰。此欲退蜀兵故也。即令召入。咨拜伏於丹墀。丕覽表畢。遂問咨曰。吳侯乃何如主也。咨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丕笑曰。卿褒獎毋乃太甚。咨曰。臣非過譽也。吳侯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子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死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以此論之。豈不為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乎。丕又問曰。吳主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少有餘閒。博覽書傳。歷觀史籍。採其大旨。不效書生。搜章摘句而已。丕曰。朕欲伐吳。可乎。咨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策。丕曰。吳畏魏乎。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畏之有。丕曰。東吳如大夫

者幾人。答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輩，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丕歎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卿可以當之矣。於是卽降詔命太常卿邢貞齋冊封孫權爲吳王，加九錫。趙咨謝恩出城，大夫劉擘諫曰：今孫權懼蜀兵之勢，故來請降，以臣愚見，蜀吳交兵，乃天亡之也。今若遣上將提數萬之兵，渡江襲之，蜀攻其外，魏攻其內，吳國之亡，不出旬日。吳亡則蜀孤矣。陛下何不早圖之？丕曰：孫權旣已禮服朕，朕若攻之，是沮天下欲降者之心，不若納之爲是。劉擘又曰：孫權雖有雄才，乃殘漢驃騎將軍南昌侯之職，官輕則勢微，尙有異中原之心。若加以王位，則去陛下一階耳。今陛下信其詐降，崇其位號，以封殖之，是與虎添翼也。丕曰：不然，朕不助吳，亦不助蜀，待看吳蜀交兵，若滅一國，止存一國，那時除之，有何難哉？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命太常卿邢貞同趙咨捧執冊錫，逕至東吳，卻說孫權聚集百官商議，繫蜀兵之策，忽報魏帝封主公爲王，禮當速接。顧雍諫曰：主公宜自稱上將軍九州伯之位，不當受魏帝封爵。權曰：當日沛公受項羽之封，蓋因時也。何故卻之？遂率百官出城迎接。邢貞自恃上國天使，入門不下車，張昭大怒。屬聲曰：禮無不敬，法無不肅，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無方寸之刃耶？邢貞慌忙下車，與孫權相見，並車入城。忽車後一人放聲哭曰：吾等不能奮身捨命，爲主併魏吞蜀，乃令主公受人封爵，不亦辱乎？衆視之，乃徐盛也。邢貞聞之，歎曰：江東將相如此，終非久在人下者也。卻說孫權受了封爵，衆文武官僚拜賀已畢，命收拾美玉明珠等物，遣人齎進謝恩。早有細作報說，蜀主引本國大兵，及蠻王沙摩柯番兵數萬，又有洞溪漢將杜路劉霄二枝兵，水陸並進，聲勢震天。水路軍已出巫口，旱路軍已到秭歸。時孫權雖登王位，奈魏王不肯接應，乃問文武曰：蜀兵勢大，當復如何？衆皆默然。權歎曰：周郎之後，有魯肅、魯肅之後，有呂蒙，今呂蒙已死，無人與孤分憂也。言未畢，忽班部中一少年將奮然而出，伏地奏曰：臣雖年幼，頗習兵書，願乞數萬之兵，以破蜀兵。權視之，乃孫桓也。桓字叔武，其父名河，本姓俞氏，孫策愛之，賜姓孫。因此亦係吳王宗族。河生四子，桓居其長，弓馬熟嫻，嘗從吳王征討，累立奇功。官授武衛都尉。時年二十五歲。權曰：汝有何策勝之？桓曰：臣有大將二員，一名李異，一名謝旌，俱有萬夫不當之勇，乞數萬之衆，往擒劉備。權曰：姪孫英勇，爭奈年幼，必得一人相助方可。虎威將軍朱然出曰：臣願與小將軍同擒劉備。權許之，遂點水陸馬五萬，封孫桓爲左都督，朱然爲右都督。卽日起兵，騎馬探得蜀兵已至宜都。下寨，孫桓引二萬五千軍馬屯於宜都界口，前後分作三營，以拒蜀兵。卻說蜀將吳班領先鋒之印，自出川以來，所到之處，望風而降，兵不血刃。

直到宜都。探知孫桓在彼下寨。飛奏先王。時先王已到秣陵。聞奏怒曰：「此小兒安敢與朕抗耶？」關興奏曰：「既孫權令此子爲將，不勞陛下遣大將，臣願往擒之。」先王曰：「朕正欲觀汝壯氣，卽命關興前往。」興拜辭欲行。張苞出曰：「既關興前去討戰，臣願同行。」先王曰：「二姪同行甚妙，但須謹慎，不可造次。」二人拜辭先王，會合先鋒一同進兵。列成陣勢。孫桓聽知蜀兵大至，合寨多起兩陣對圓。桓領李異、謝旌、立馬於門旗之下。見蜀營中擁出二員大將，皆銀盔銀鎧，白馬白旗。上首張苞，挺丈八點鋼矛；下首關興，橫着大砍刀。苞大罵曰：「孫桓賢子，死在臨時，尙敢抗拒天兵乎？」桓亦罵曰：「汝父作無頭之鬼，今汝又來討死，好生不智。」張苞大怒，挺槍直取孫桓。桓背後謝旌、驪馬來迎。兩將戰有三十餘合，旌敗走。苞乘勝趕來，李異見謝旌敗了，慌忙拍馬掄藤金斧，接戰張苞。與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吳軍中裨將譚雄見張苞英勇，李異不能勝，卻放一冷箭，正射中張苞所騎之馬。那馬負痛奔回本陣，未到門旗邊，撲地便倒。將張苞撇在地上。李異急向前輪起大斧，望張苞腦袋便砍。忽一道紅光閃處，李異頭早落地。原來關興見張苞馬倒，正待接應，忽見張苞馬倒，李異趕來，與大喝一聲，劈李異於馬下。救了張苞。乘勢掩殺孫桓大敗，各自鳴金收軍。次日，孫桓又引軍來，張苞、關興齊出關，與立馬於陣前。單搦孫桓交鋒。桓大怒，拍馬揮刀與關興戰三十餘合，氣力不加。大敗回陣。二小將追殺入營。吳班引着張南、馮習、驅兵掩殺張苞。奮勇先殺入吳軍，正遇謝旌，被苞一矛刺死。吳軍四散奔走。蜀將得勝收軍，只不見了關興。張苞大罵曰：「安國有失，吾不獨生，言訖，綽槍上馬，尋不數里，只見關興左手提刀，右手活挾一將。苞問曰：「此是何人？」興笑答曰：「吾在亂軍中，正遇謝旌，人故生擒來。苞視之，乃昨日放冷箭的譚雄也。」苞大喜，同回本營，斬首懸血祭了死馬。遂寫表差人赴先王處報捷。孫桓折了李異、謝旌、譚雄等許多將士，力窮勢孤，不能抵敵，卽差人回吳求救。蜀將張南、馮習謂吳班曰：「目今吳兵勢敗，正好乘虛劫寨。」班曰：「孫桓雖然折了許多將士，朱然水軍現今結營江上，未曾損折。今日若去劫寨，偷水軍上岸，斷我歸路，如之奈何？」南曰：「此事至易，可教關張二將軍各引五千軍伏於山谷中。如朱然來救，左右兩軍整出來攻，必然取勝。」班曰：「不如先使小卒詐作降兵，卻將劫寨事告知朱然，然見火起，必來救應，卻令伏兵截之，則大事濟矣。」馮習等大喜，遂依計而行。却說朱然聽知孫桓損兵折將，正欲來救，忽伏路軍引幾個小卒上船投降。然問之，小卒曰：「我等是馮習帳下士卒，因賞罰不明，特來投降，就報機密。」然曰：「所報何事？」小卒曰：「今晚馮習乘虛要劫孫將軍營寨，約定舉火爲號。朱然聽畢，卽使

入報知孫桓，報亭人行至半途，被關興殺了。朱然一面商議，欲引兵去救應孫桓。部將崔禹曰：「小卒之言，未可深信。倘有疎虞，水陸二軍盡皆休矣。」將軍只宜穩守水寨。某願替將軍一行，然從之。遂令崔禹引一萬軍前去。是夜馮習張南吳班分兵三路直殺入孫桓寨中。四面火起，吳兵大亂，尋路奪走。且說崔禹正行之間，忽見火起，急催兵前進。剛纔轉過山來，忽山谷中鼓聲大震，左邊關興，右邊張苞，兩路夾攻。崔禹大驚，方欲奔走，正遇張苞交馬，只一合，被苞生擒而回。朱然聽知危急，將船往下水邊五六十里去了。孫桓引敗軍逃走，問部將曰：「前去何處？」城堅糧廣，部將曰：「此去正北彝陵城，可以屯兵。」桓引敗軍急望彝陵而走。方進得城，吳班等追至，將城四面圍定。關興張苞等解船，馮到穉孫來，先主大喜，傳旨將崔禹斬却。大賞三軍自此威風震動江南。諸將無不膽寒，却說孫桓令人求救於吳王。吳王大驚，即召文武商議曰：「今孫桓受困於彝陵，朱然大敗於江中，獨兵勢大如之奈何？」張昭奏曰：「今諸將雖多，物故然尚有十餘人，何慮於劉備可命韓當為正將，周泰為副將，潘璋為先鋒，凌統為合後，甘寧為救應，起兵十萬拒之，權依所奏。」即命諸將速行。此時甘寧已患病，疾帶病從征，却說先主從巫峽建平起，直接彝陵界分七十餘里，連結四十餘寨，見關興張苞屢立大功，歎曰：「昔日從朕諸將皆老邁無用矣，復有二姪如此英雄，朕何慮孫權乎？」正言間，忽報韓當周泰領兵到來。先主方欲遣將迎敵，近臣奏曰：「老將黃忠引五六人投東吳去了。」先主笑曰：「黃漢升非反叛之人也，因朕失口誤言，老者無用，彼必不服老，故奮力去相持矣。」即召關興張苞曰：「黃漢升此去必然有失，賢姪休辭勞苦，可去相助，略有微功，便可速回，勿使有失。」二小將拜辭先主，引本部軍來助黃忠。正是：「老臣棄矢忠君志，年少能成報國功。」未知黃忠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別解。

第八十三回 戰猊亭先主得讎人 守江口書生拜大將

卻說章武二年春正月，武威後將軍黃忠隨先主伐吳。忽聞先主言老將無用，即提刀上馬，引親隨五六人，徑到彝陵營中。吳班與張南馮習接入，問曰：「老將軍此來有何事故？」忠曰：「吾自長沙跟天子到今，多負勳勞，今雖七旬有餘，尚食肉十斤，臂開二石之弓，能乘千里之馬，未足為老。昨日主上言吾等老邁無用，故來此與東吳交鋒，看吾斬將，老也不老。」正言間，忽報吳兵前部已到，哨馬臨營，忠奮然而起，出帳上馬，馮習等勸曰：「老將軍且休輕進，忠不聽。」

馬而去。吳班令馮習引兵助戰。忠在吳軍陣前，勒馬橫刀，單搦先鋒潘璋交戰。璋引部將史蹟出馬，蹟敢忠年老，挺槍出戰，誠不三合，被忠一刀斬於馬下。潘璋大怒，揮關公使的青龍刀來戰黃忠。交馬數合，不分勝敗。忠奮力惡戰，璋料敵不過，撥馬便走。忠乘勢追趕，全勝而回。路逢關興張苞，興曰：我等奉聖旨來助老將軍，既已立了功，速請回營。忠不聽。次日潘璋又來搦戰。黃忠奮然上馬，與苞二人要助戰。忠不從。吳班要助戰，忠亦不從。只自引五千軍出迎。戰不數合，璋拖刀便走。忠縱馬追之，厲聲大叫曰：賊將休走！吾今爲關公報讎。追至三十餘里，四面喊聲大震，伏兵齊出。右邊周泰、左邊韓當、前有潘璋，後有凌統，把黃忠困在核心。忽然狂風大起，忠急退時，山坡上馬忠引一軍出一箭射中黃忠肩窩，險些兒落馬。吳兵見忠中箭，一齊來攻。忽後面喊聲大起，兩路軍殺來。吳兵潰散，救出黃忠。乃關興張苞也。二小將保送黃忠，運到御前營中。忠年老血衰，箭瘡痛裂，病甚沉重。先主御駕自來看視，撫其背曰：令老將軍中傷，朕之過也。忠曰：臣乃一武夫耳，幸遇陛下，臣今年七十有五，壽亦足矣。望陛下善保龍體，以圖中原。言訖，不省人事。是夜殞於御營。後人有詩歎曰：「老將說黃忠，收川立大功。重披金鎖甲，雙挽鐵胎弓。膽氣驚河北，威名鎮蜀中。臨亡頭似雪，猶自顯英雄。」先主見黃忠氣絕，哀傷不已，敕具棺槨，葬於成都。先主嘆曰：五虎大將已亡三人，朕尚不能復錄，深可痛哉！乃引御林軍直至魏亭大會諸將，分軍入路。水陸俱進，水路令黃權領兵。先主自率大軍於旱路進發。時章武二年二月中旬也。韓當周泰聽知先主御駕來征，引兵出現。兩陣對圓，韓當周泰出馬，只見蜀營門旗開處，先主自出，黃羅鎗金傘蓋，左右白旛黃鉞，金銀旌節，前後圍繞。當大叫曰：陛下今爲蜀主，何自輕出！倘有疎虞，悔之何及！先主遙指罵曰：汝等吳狗，傷朕手足，誓不與立於天地之間。當回顧衆將曰：誰敢衝突！獨兵部將夏侯惇挺槍出馬，先主背後張苞挺丈八矛，縱馬而出，大喝一聲，直取夏侯惇。惇見苞聲如巨雷，心中驚懼，恰待要走。周泰弟周平見惇抵敵不住，揮刀縱馬而來，關興見了，躍馬提刀來迎。張苞大喝一聲，一矛刺中夏侯惇，倒撞下馬。周平大驚，措手不及，被關興一刀斬了。二小將便取韓當周泰。韓周二人慌忙入陣，先主視之，嘆曰：虎父無犬子也。用御鞭一指，蜀兵一齊掩殺過去。吳兵大敗，那入路兵勢如泉湧，殺的那吳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却說甘甯正在船中養病，聽知蜀兵大至，火急上馬，正遇一彪蠻兵，人皆披髮跣足，皆使弓弩長槍，搥牌刀斧爲首，乃是番王沙摩柯。生得面如噴血，碧眼突出，使一個鐵蒺藜骨朵，腰帶兩張弓，威風抖擻。甘甯見其勢大，不敢交鋒，撥馬而走。被

降吳。今知御駕前來，特地詣營請罪。仁曰：「不可。去必有禍。」芳曰：「蜀主寬仁厚德，目今阿斗太子是我外甥，彼念我國戚之情，必不肯加害。二人計較已定，先備了馬。三更時分入帳刺殺馬忠，將首級割了。二人帶數十騎，逕投魏營而來。伏路軍人先引見張南，馮習具說其事。次日到御營中來，見先主，獻上馬忠首級，哭告於前曰：「臣等實無反心，被呂蒙詭計，穽言關公已亡，賺開城門。臣等不得已而降。今聞聖駕前來，特殺此賊，以雪陛下之恨。伏乞陛下恕臣等之罪。」先主大怒曰：「朕自離成都許多時，你兩個如何不來請罪？今見勢危，故來巧言欲全性命。朕若饒你，至九泉之下，有何面目見關公乎？」言訖，令關興在御營中設關公靈位。先主親捧馬忠首級詣前祭祀，又令關興將糜芳、傅士仁刺去衣服，跪於靈前，親自用刀割之，以祭關公靈位。忽張苞上殿哭拜於前曰：「二伯父離人皆已誅戮，臣父冤讎，何日可報？」先主曰：「賢姪勿憂，朕當削平江南，殺盡吳狗，務擒二賊，與汝親自驅之，以祭汝父。」苞泣謝而退。此時先主威聲大震，江南之人盡皆膽裂。日夜號哭，韓當、周泰大驚，急奏吳王具言糜芳、傅士仁殺了馬忠，去歸蜀帝，亦被蜀帝殺了。孫權心怯，遂聚文武商議，步騭奏曰：「蜀主所恨者，乃呂蒙、潘璋、馬忠、糜芳、傅士仁也。今此數人皆亡，獨有范疆、張遼二人，現在東吳，何不擒此一人，並張飛首級，遣使送還，交與荊州，送還夫人，上表求和，再會前情，共圖滅魏，則蜀兵自退矣。」權從其言，遂具沈香木匣，盛貯飛首級，縛范疆、張遼，囚於檻車之內，令程秉爲使，齎國書，望魏而來。却說先主欲發兵前進，忽近臣奏曰：「東吳遣使送張車騎之首，并囚范疆、張遼二賊，至先主兩手加額曰：「此天之所賜，亦由三弟之靈也。」卽令張苞設飛靈位。先主見張飛首級在匣中，面不改色，放聲大哭。張苞自仗利刀，將范疆、張遼萬剛凌遲祭父之靈。祭畢，先主怒氣不息，定要滅吳。馬良奏曰：「雖人盡戮，其恨可雪矣。吳大夫程秉到此，欲還荊州，送回夫人，永結盟好，共圖滅魏。伏候聖旨。」先主怒曰：「朕切齒讎人，乃孫權也。今若與之連和，是負二弟當日之盟矣。今先滅吳，次滅魏，便欲斬來使，以絕吳情。多官苦告，方免。程秉抱頭鼠竄，固奏吳王曰：「蜀不從講和，誓欲先滅東吳。然後伐魏。衆臣苦諫不聽，如之奈何？」權大驚，舉止失措。關澤出班奏曰：「現有擎天之柱，如何不用耶？」權急問何人，澤曰：「昔日東吳大事，全任周郎。後魯子敬代之，子敬亡後，決於呂子明。今子明雖喪，現有陸伯言在荊州。此人名雖儒生，實有雄才大略，以臣論之，不在周郎之下。前破關公，其謀皆出於伯言。主上若能用之，破蜀必矣。如或有失，臣願與同罪。」權曰：「非德潤之言，孤幾誤大事。」張昭曰：「陸遜乃一書生耳，勇劉備敵手，恐不可用。」顧雍亦曰：「陸遜年幼，豈聽

恐諸公不服，若不服則生禍亂，必誤大事。步騭亦曰：「遜才堪治郡耳，若託以大事，非其宜也。」闕澤大呼曰：「若不用陸伯言，則東吳休矣。」臣願以全家保之。權曰：「孤亦素知陸伯言乃奇才也，孤意已決，卿等勿言。」於是命召陸遜，遜本名陸績，後改名遜。字伯言，乃吳郡吳人也。漢城門校尉陸紆之孫，九江都尉陸駿之子，身長八尺，面如美玉，官領鎮西將軍。當下奉召而至，參拜畢，權曰：「今蜀兵臨境，孤特命卿總督軍馬，以破劉備。」遜曰：「江東文武皆大王故舊之臣，臣年幼無才，安能制之？」權曰：「闕德潤以全家保卿，卿亦素知卿才，今拜卿為大都督，卿勿推辭。」遜曰：「倘文武不服，如何？」權取所佩劍與之，曰：「如有不聽號令者，先斬後奏。」遜曰：「荷蒙重託，敢不拜命。但乞大王於來日會聚眾官，然後賜臣。」闕澤曰：「古之名將，必築壇會眾，賜白旄黃鉞，印綬兵符，然後成行。」令肅今大王宜遵此禮，擇日築壇，拜伯言為大都督，假節鉞，則眾人自無不服矣。權從之，命人連夜築壇，備大會百官，請陸遜登壇拜為大都督，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賜以寶劍印綬，令掌六郡八十一州兼荊楚諸路軍馬。吳王囑之曰：「聞以內孤主之，聞以外將軍制之，遜領命下壇，令徐威丁奉為護衛，即日出師。一面調諸路軍馬，水陸並進。」文書到魏，韓當周泰大驚曰：「主上如何以一書生總兵耶？比及遜至，眾皆不服。」遜升帳議事，眾人勉強贊遜曰：「主上命吾為大將，督軍破蜀，軍有常法，公等各宜遵守，違者王法無親，勿致後悔。」眾皆默然。周泰曰：「目今安東將軍孫權，乃主上之姪，見困於彝陵城中，內無糧草，外無救兵，請都督早施良策，救出孫權，以安主上之心。」遜曰：「吾素知孫安東深得軍心，必能堅守，不必救之。待吾破蜀後，彼自出矣。」眾皆暗笑而退。韓當謂周泰曰：「命此孺子為將，東吳休矣。」公見彼所行乎？泰曰：「吾聊以言試之，並無一計，安能破蜀也。」次日，陸遜傳下號令，教諸將各處關防，牢守隘口，不許輕敵。眾皆笑其懦，不肯堅守。次日，陸遜升帳喚諸將曰：「吾欽奉王命，總督諸軍，昨已三令五申，令汝等各處堅守，俱不遵吾命，何也？」韓當曰：「吾自從孫將軍平定江南，經數百戰，其餘諸將或從討逆將軍，或從當今大王，皆披堅執銳，出生入死之士。今主上命公為大都督，令退蜀兵，早宜定計，調撥軍馬分頭征進，以圖大事，乃只令堅守勿戰，豈欲待天自殺賊耶？吾非貪生怕死之人，奈何使吾等墮其銳氣，於是帳下諸將皆應聲而言曰：「韓將軍之言是也。吾等情願決一死戰。」陸遜聽畢，製劍在手，厲聲曰：「僕雖一介書生，今蒙主上託以重任，着以吾有尺寸可取，能忍辱負重，故也。汝等只各守隘口，牢把險要，不許妄動。如違令者，皆斬。」眾皆憤憤而退。却說先主自魏亭布列軍馬，直至川口，接連七百里，前後四十營寨，盡則旌旗

敵日夜則火光耀天。忽細作報說。東吳用陸遜爲大都督。總制軍馬。遜令諸將守險要不出。先主問曰。陸遜何如人也。馬良奏曰。遜雖東吳一書生。然年幼多才。深有謀略。前聽荊州。皆係此人之詭計。先主大怒曰。賢子謔。朕二弟今當擒之。便傳令遣兵。馬良諫曰。陸遜之才。不亞周郎。未可輕敵。先主曰。朕用兵老矣。豈反不如一黃口孺子耶。遂親領前軍。攻打諸處。關津隘口。韓當見先主兵來。差人報知陸遜。遜恐韓當妄動。急飛馬自來觀。看正見韓當立馬於山上。遙望蜀兵漫山遍野而來。軍中隱隱有黃羅蓋傘。韓當接着陸遜。並馬而觀。當指曰。軍中必有劉備。吾欲擊之。遜曰。劉備舉兵東下。連勝十餘陣。銳氣正盛。今只乘高守險。不可輕出。出則不利。但宜獎勵將士。廣布守禦之策。以觀其變。今彼馳騁於平原廣野之間。正自得志。我堅守不出。彼求戰不得。必移屯於山林樹木間。吾當以奇計勝之。韓當口雖應諾。心中只是不服。先主使前隊搦戰。辱罵百端。遜令塞耳休聽。不許出迎。親自過歷諸關隘口。撫慰將士。皆令堅守。先主見吳軍不出。心中焦躁。馬良曰。陸遜深懷謀略。今陛下遠來攻戰。自春歷夏。彼之不出。欲待我軍之變也。願陛下察之。先主曰。彼有何謀。但怯敵耳。向者數敗。今安敢再出。先鋒馮習奏曰。即今天氣炎熱。軍屯於赤火之中。取水深爲不便。先主遂命各營皆移於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澗。待過夏到秋。併力進兵。馮習遂奉旨將諸寨皆移於林木陰密之處。馬良奏曰。吾軍若動。倘吳兵襲至。如之奈何。先主曰。朕令吳班引萬餘弱兵。近吳寨平地屯住。朕親選八千精兵。伏於山谷之中。若陸遜知朕移營。必乘勢來擊。却令吳班詐敗。遜若追來。朕引兵突出。斷其歸路。小子可擒矣。文武皆贊曰。陛下神機妙算。諸臣不及也。馬良曰。近聞諸葛丞相在東川。點看各處隘口。恐魏兵入寇。陛下何不將各營移居之地。畫成圖本。問於丞相。先主曰。朕亦頗知兵法。何必又問丞相。良曰。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蔽。望陛下察之。先主曰。卿可自去各營。畫成四至八道圖本。親到東川。去問丞相。如有不便。可急來報知。馬良領命而去。於是先主移兵於林木陰密處避暑。早有細作報知韓當。周泰二人聽得此事。大喜。來見陸遜曰。目今蜀兵四十餘營。皆移於山林密處。依溪傍澗。就水歇涼。都督可乘虛擊之。正是「蜀主能謀有設伏。吳兵好勇定遭擒」。未知陸遜可聽其言否。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陸遜營燒七百里

孔明巧布八陣圖

却說韓當周泰探知先王移營就涼，急來報知陸遜。遜大喜，遂引兵自來觀看動靜。只見平地一屯，不滿萬餘人，大半皆是老弱之衆。大書先鋒吳班旗號，周泰曰：「吾視此等兵如兒戲耳。」願同韓將軍分兩路擊之。如其不勝，甘當軍令。陸遜看了良久，以鞭指曰：「前面山谷中隱隱有殺氣起，其下必有伏兵。故於平地設此弱兵，以誘我耳。諸公切不可出衆將聽了，皆以為懦。次日吳班引兵到關前搦戰，耀武揚威，辱罵不絕，多有解衣卸甲，赤身裸體，或睡或坐。徐威丁奉入帳裏，陸遜曰：「獨兵欺我太甚。」某等願出擊之。遜笑曰：「公等但恃血氣之勇，未知孫吳兵法。此彼誘敵之計也。」三日後，必見其詐矣。徐威曰：「三日後彼移營已定，安能擊之乎？」遜曰：「吾正欲令彼移營也。諸將哂笑而退。過三日後，會諸將於關上觀望。見吳班兵已退去，遜指曰：「殺氣起矣。劉備必從山谷中出也。言未畢，只見蜀兵皆全裝貫束，擁先主而過。吳兵見了，盡皆膽裂。遜曰：「吾之不聽諸公擊班者，正爲此也。今伏兵已出，旬日之內，必破蜀矣。諸將皆曰：「破蜀當在初時，今連營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安能破乎？」遜曰：「諸公不知兵法，傳乃世之鼻雄，更多智謀。其兵始集，法度精專，今守之久矣，不得我便，兵疲意阻，取之正在今日。諸將方纔數服，後人有詩讚曰：「虎帳談兵按大韜，安排香餌約鯨鱉。三分自是多英俊，又顯江南陸遜高。」却說陸遜已定了破蜀之策，遂修書遣使奉聞孫權。言指日可以破蜀之意。權覽畢大喜曰：「江東復有此異人，孤何憂哉！」諸將士上書言其懦弱，獨不信。今觀其言，果非懦也。於是大起吳兵來接應。却說先主於猇亭盡驅水軍順流而下，沿江屯寨，寨深入吳境。黃權諫曰：「水軍沿江而不進，則易退，則難。臣願爲前驅，陸下宜在後陣，庶萬無一失。」先主曰：「吳賊膽落朕長驅大進，有何疑乎？」衆官苦諫，先主不從。遂分兵兩路，命黃權督江北之兵以防魏寇。先主自督江南諸軍，夾江分立營寨，以圖進取。細作探知連夜報知魏王。言蜀兵伐吳，樹柵連營，縱橫七百餘里，分四十餘屯，皆傍山林下寨。今黃權督兵在江北岸，每日出哨百餘里，不知何意。魏主聞之，仰面笑曰：「劉備將敗矣。」羣臣請問其故。魏主曰：「劉玄德不曉兵法，豈有連營七百餘里，而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隔險阻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玄德必敗於東吳陸遜之手。旬日之內，消息必至矣。」羣臣猶不信，皆請撥兵備之。魏主曰：「陸遜若勝，必盡舉吳兵去取西川。吳兵遠去，國中空虛，朕虛託以兵助戰。今三路一齊進兵，東吳唾手可取也。衆皆拜服。魏主下令使曹仁督一軍出濡須，曹休督一軍出洞口，曹真督一軍出南郡。三路軍馬會合日期，暗襲東吳。朕隨後自來接應。調遣已定，不說魏兵襲吳。且說馬良至川，入見孔明。

呈上圖本而言曰：今移營夾江橫占七百里，下四十餘屯，皆依溪傍澗，林木茂盛之處。皇上令良將圖本來與丞相觀之。孔明看訖，拍案叫苦曰：「是何人教主上如此？下寨可斬此人。」馬良曰：「皆主上自爲，非他人之謀。」孔明歎曰：「漢朝氣數休矣。良問其故。」孔明曰：「包原阻險，阻而結營，此兵家之大忌。倘彼用火攻，何以解救？又豈有連營七百里而可拒敵乎？禍不遠矣。」陸遜拒守不出，正爲此也。汝當速去見天子，改屯堵營，不可如此。良曰：「倘今吳兵已勝，如之奈何？」孔明曰：「陸遜不敢來，進成都可保無慮。」良曰：「遜何故不追？」孔明曰：「恐魏兵襲其後也。」主上若有失當，投白帝城避之。吾入川時，已伏下十萬兵在魚腹浦矣。良大驚曰：「某於魚腹浦往來數次，未嘗見一卒，丞相何作此詐語？」孔明曰：「後來必見，不勞多問。」馬良求了表章，火速投御營來。孔明自成都調撥軍馬救應，却說陸遜見蜀兵懈怠，不復提防，升帳聚大小將士聽令曰：「吾自受命以來，未嘗出戰，今觀蜀兵足知勁靜，故欲先取江南岸一營，靜致去取，言未畢，韓當周泰凌統等應聲而出曰：「某等願往。」遜教皆退不用，獨喚階下末將淳于丹曰：「吾與汝五千軍去取江南岸四營，獨將情形所守，今晚就要成功。」吾自提兵接應。」淳于丹引兵去了。又喚徐盛曰：「汝等各領兵三千屯於寨外五里，如淳于丹敗，同有兵趕來當出救之，却不可追去。」二將自引軍去了。却說淳于丹於黃昏時分，領兵前進到蜀寨時，已三更之候。丹令衆軍鼓噪而入，蜀營內傳影引兵殺出，挺槍直取淳于丹。丹敵不住，撥馬便回，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攔住去路，爲首大將趙融、丹奔路而走，折兵大半。正走之間，山後一彪蠻兵攔住，爲首番將沙摩柯，丹死戰得脫。背後三路軍趕來，比及離營五里，吳軍徐盛、丁奉二人兩下殺來，蜀兵退去，救了淳于丹。同營丹帶箭入見陸遜，請罪。遜曰：「非汝之過也。吾欲試敵人之虛實耳，破蜀之計，吾已定矣。」徐盛、丁奉曰：「蜀兵勢大，難以破之，空自損兵折將耳。」遜笑曰：「吾這條計，但瞞不過諸葛亮耳。天幸此人不在，使我成大功也。」遂集大小將士聽令，使朱然於水路進兵。來日午後，東南風大作，用船裝載茅草，依計而行。旗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磺鐵硝，各帶火種，各執槍刀一齊而上。但到蜀營，順風舉火，蜀兵四十屯，只燒二十屯，每間一屯燒一屯，各軍預帶乾糧，不許暫退。晝夜追襲，只搶了劉備方止。衆將聽了軍令，各受計而去。却說先主正在御營，聽思破吳之計，忽見帳前軍中旗幟無風自倒，乃問程畿曰：「此爲何兆？」畿曰：「今夜莫非吳兵來劫營。」先主曰：「昨夜殺盡，安敢再來？」畿曰：「倘是陸遜試敵，奈何？」正言間，入報山上遠遠望見吳兵盡沿山麓東去了。先主曰：「此是疑兵，令衆休。」

勳命關興張苞各引五百騎出巡。黃昏時分，關興回奏曰：「江北營中火起，先主急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虛實。倘吳兵到時，可急回報。」二將領命去了。初更時分，東南風驟起，只見御營左屯火發，方欲救時，御營右屯又火起。風緊火急，樹木皆着，喊聲大震。兩屯軍馬齊出奔離御營，中御營軍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其數。後面吳兵殺到，又不知多少軍馬。先主急上馬，奔馮習營。時習營中火光連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馮習慌上馬，引數十騎而走。正逢吳將徐盛軍到，敵住廝殺。先主見了，撥馬投西便走。徐盛捨了馮習，引兵追來。先主正慌前面又一軍攔住，乃是吳將丁奉兩下夾攻。先主大驚，四面無路，忽然喊聲大震，一彪軍殺入重圍，乃是張苞。救了先主，引御林軍奔走。正行之間，前面一軍又到，乃蜀將傅彤也。合兵一處而行。背後吳兵追至，先主前到一山，名馬鞍山。張苞傅彤請先主上得山時，山下喊聲又起。陸遜大隊人馬，將馬鞍山圍住。張苞傅彤死據山口。先主遙望遍野火光不絕，死屍重疊，塞江而下。次日，吳兵又四下放火燒山。軍士亂竄，先主驚慌，忽然火光中一將引數騎，殺上山來。視之，乃關興也。興伏地請曰：「四下火光逼近，不可久停。陛下速奔白帝城，再收軍馬可也。」先主曰：「誰敢斷後？」傅彤奏曰：「臣願以死當之。」當日黃昏，關興在前，張苞在中，留傅彤斷後。保着先主殺下山來。吳兵見先主奔走，皆要爭功。各引大軍遮天蓋地，往西追趕。先主令軍士盡脫袍襖，塞道而焚，以斷後軍。正奔走間，喊聲大震。吳將朱然引一軍從江岸邊殺來，截住去路。先主叫曰：「朕死於此矣！」關興張苞縱馬衝突，被亂箭射回，各帶重傷，不能殺出。背後喊聲又起。陸遜引大軍從山谷中殺來。先主正慌急之間，此時天色已微明，只見前面喊聲震天。朱然軍紛紛落澗，滾滾投巖。一彪軍殺入前來，救駕。先主大喜，視之，乃常山趙子龍也。時趙雲在川中江州，聞吳蜀交兵，遂引軍出。忽見東南一帶火光冲天，雲心驚遠，遙探視，不想先主被困。雲奮勇衝殺而來。陸遜聞是趙雲，急令軍退。雲正殺之間，忽遇朱然，便與交鋒。不一合，一槍刺朱然於馬下，殺散吳兵，救出先主。望白帝城而走。先主曰：「朕雖得脫，將士奈何？」雲曰：「敵軍在後，不可久延。陛下且入白帝城歇息，臣再引兵去救。」應諾。將士奈何？雲曰：「敵軍在後，持茅舉火，破連營。玄德窮奔白帝城，一旦威名驚獨魏。吳王甯不敬書生，卻說傅彤斷後，被吳軍四面圍住。了奉大叫曰：「川兵死者無數，降者極多。汝主劉備已被擒獲，今汝力窮勢孤，何不早降？」傅彤比曰：「吾乃漢將，安肯降蜀狗乎！挺槍縱馬，率獨軍奮力死戰，不下百餘合。往來衝突，不能得脫。彤長歎曰：「吾今休矣。」言訖，口中吐血，死於吳軍之

中後人謔傅彤詩曰：「彝陵吳蜀大交兵，陸遜施謀用火焚。至死猶然罵吳狗，傳形不愧漢將軍。」蜀祭酒程畿、四馬奔至江邊，招呼水軍赴敵。吳兵隨後追來，水軍四散奔逃。畿部將叫曰吳兵至矣，程祭酒快走罷。畿怒曰：吾自從主上出軍，未嘗赴敵而逃。言未畢，吳兵驟至，四下無路。畿拔劍自刎。後人有詩讚曰：「慷慨蜀中程祭酒，身留一劍督君王。臨危不改平生志，博得聲名萬古香。」時吳班、張南久圍彝陵城，忽馮習到言：蜀兵敗，遂引將來救先主。孫桓方纔得脫，張馮二將正行之間，前面吳兵殺來，背後孫桓從彝陵城殺出，兩下夾攻。張南、馮習奮力衝突，不能得脫。死於亂軍之中。後人有詩讚曰：「馮習忠無二，張南義少雙。沙場甘戰死，史冊共流芳。」吳班殺出重圍，又遇吳兵追趕，幸得趙雲接着，救回白帝城去了。時有蠻王沙摩柯，匹馬奔走，正逢周泰戰二十餘合，被泰所殺。蜀將杜路、劉寧盡皆降吳。蜀營一應糧草器仗，尺寸不存。蜀將川兵降者無數。時孫夫人在吳，聞諺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車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後人立廟江濱，號曰阜姬祠。尚輪者作詩歎之曰：「先主兵歸白帝城，夫人聞難獨捐生。至今江畔遺碑在，猶著千秋烈女名。」卻說陸遜大獲全功，引得勝之兵往西追襲前離。關不遠，遜在馬上看見前面臨山傍江，一陣殺氣冲天而起。遂勒馬回觀衆將曰：前面必有埋伏，三軍不可輕進。即倒退十餘里，於地勢空闊處，排成陣勢，以禦敵軍。即差哨馬前去探視。回報並無軍屯在此。遜不信，下馬登山望之。殺氣復起，遜再令人仔細探視。哨馬回報前面並無一人一騎。遜見日將西沈，殺氣越加心中猶豫，令心腹人再往探着。回報江邊止有亂石八九十堆，並無人馬。遜大疑，令尋土人問之。須臾有數人到，遜問曰：何人將亂石作堆，如何亂石堆中有殺氣冲起？土人曰：此處地名魚腹浦，諸葛亮入川之時，驅兵到此，取石排成陣勢於沙灘之上。自此常常有氣如雲從內而起，陸遜聽罷，上馬引數十騎來看石陣，立馬於山坡之上。但見四面八方皆有門戶，遜笑曰：此乃惑人之術耳。有何益焉？遂引數騎下山，坡來直入石陣，觀看部將曰：日暮矣，請都督早回。遜方欲出陣，忽然狂風大作，一霎時飛沙走石，遮天蓋地。但見怪石嵯峨，檣柁似劍，橫沙立土，重疊如山。江聲浪湧，有如劍鼓之聲。遜大驚曰：吾中諸葛之計也。急欲回時，無路可出。正驚疑間，忽見一老人立於馬前，笑曰：將軍欲出此陣乎？遜曰：願長者引出路。老人策杖徐徐而行，徑出石陣，並無所礙。送至山之上坡。遜問曰：長者何人？老人答曰：老夫乃諸葛孔明之岳父黃承彥也。昔小婿入川之時，於此布下石陣，名八陣圖，反復八門。按遁甲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每日每時變化無端，可比

十萬精兵，臨去之時，曾分付老夫，後有東吳大將迷於陣中，莫要引他出來。老夫適於山巖之上，見將軍從死門而入，料想不識此陣，必為所迷。老夫平生好善，不忍將軍陷沒於此，故特從生門引出也。遜曰：公會學此陣法否？黃承彥曰：變化無窮，不能學也。遜慌忙下馬拜謝而回。後杜工部有詩曰：「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陸遜回寨，歎曰：孔明真臥龍也，吾不能及。於是下令班師。左右曰：劉備兵敗勢窮，困守一城，正好乘勢擊之。今見石陣而退，何也？遜曰：吾非懼石陣而退，吾料魏主曹丕其奸詐與父無異。今知吾追趕蜀兵，必乘虛來襲。吾若深入西川，急難退矣。遂令一將斷後，遜率大軍而回。退兵未及二日，三處人來飛報魏兵曹仁出濡須，曹休出洞口，曹真出南郡，三路兵馬數十萬，星夜至境。未知何意。遜笑曰：不出吾之所料。吾已令兵拒之矣。正是：「雄心方欲吞西蜀，勝算還須禦北朝。」未知如何退兵，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劉先主遺詔託孤兒 諸葛亮安居平五路

却說章武二年夏六月，東吳陸遜大破蜀兵於猇亭彝陵之地。先主奔回白帝城，趙雲引兵據守。忽馬良至，見大軍已敗，懊悔不及。將孔明之言奏知先主。先主歎曰：朕早聽丞相之言，不致今日之敗。今有何面目復回成都見羣臣乎？遂傳旨就白帝城駐劄，將館驛改為永安宮。人報馮習張南傅彤程畿沙摩柯等皆歿於王事。先主傷感不已。又近臣奏稱黃權引江北之兵降魏去了。陛下可將彼家屬送有司問罪。先主曰：黃權被吳兵隔斷在江北岸，欲歸無路，乃不得已而降魏。是朕負權非權負朕也。何必罪其家屬？仍給祿米以養之。却說黃權降魏，諸將引見曹丕。丕曰：卿今降朕，欲追慕於陳韓耶？權泣而奏曰：臣受蜀帝之恩，殊遇甚厚，令臣督諸軍於江北，被陸遜絕斷，臣歸蜀無路。降吳不可，故來投陛下。陛下將免死為幸。安敢追慕於古人耶？丕大喜，遂拜黃權為鎮南將軍，推堅辭不受。忽近臣奏曰：有細作入自蜀中來，說蜀主將黃權家屬盡皆誅戮。權曰：臣與蜀主推誠相信，知臣本心，必不肯殺臣之家小也。丕然。之後人有詩責黃權曰：「降吳不可却降曹，忠義安能事兩朝。堪歎黃權惜一死，紫陽書法不輕饒。」曹丕問賈詡曰：朕欲一統天下，先取蜀乎？先取吳乎？詡曰：劉備雄才更兼諸葛亮善能治國，東吳孫權能識虛實。陸遜現屯兵於險要，隔江泛湖，皆難卒謀。以臣觀之，諸將之中皆無孫權劉備敵手。雖以陛下天威臨之，亦未易萬全之

勢也。只可持守以待二國之變。丕曰：朕已遣三路大兵伐吳，安有不勝之理。尚書劉曄曰：近東吳陸遜新破蜀兵七
十萬，上下齊心，更有江湖之阻，不可卒制。陸遜多謀，必有準備。丕曰：卿前勸朕伐吳，今又諫阻，何也。曄曰：時有不同
也。昔東吳累敗於兵，其勢頓挫，故可擊耳。今既獲全勝，銳氣百倍，未可攻也。丕曰：朕意已決，卿勿復言。遂引御林軍
親往接應。三路兵馬早有哨馬報說，吳已有準備，令呂範引兵拒住曹休，諸葛瑾引兵在南郡拒住曹真。朱桓引
兵當住濡須，以拒曹仁。劉曄曰：既有準備，去恐無益。丕不從，引兵而去。却說吳將朱桓，年方二十七歲，極有膽略，孫
權甚愛之。時督軍於濡須，聞曹仁引大軍去取羨溪，桓遂盡撥軍守把羨溪去了。止留五千騎守城。忽報曹仁令大
將軍陸遜同諸葛彥、王雙引五萬精兵飛奔濡須城來。衆軍皆有懼色。桓按劍而言曰：勝負在將，不在兵之多寡。兵法
云：寡兵倍而主兵半者，主兵尙能勝於客兵。今曹仁千里跋涉，人馬疲困，吾與汝等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險，
以逸待勞，以主制客，此乃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尙不足憂。況仁等耶。於是傳令教衆軍偃旗息鼓，只作無人
守把之狀。且說魏將先鋒常雕領精兵來取濡須城，遙望城上並無軍馬，雕催軍急進，離城不遠，一聲噦響，旌旗齊
展。朱桓橫刀飛馬而出，直取常雕。戰不三合，被桓一刀斬常雕於馬下。吳兵乘勢衝殺一陣，魏兵大敗，死者無數。朱
桓大勝，得了無數旌旗軍器。曹仁領兵隨後到來，却被桓兵從羨溪殺出。曹仁大敗而退。回見魏主，細奏大敗
之事。丕大驚，正議之間，忽探馬報曹真、夏侯淵了南郡，被陸遜伏兵於內，諸葛瑾伏兵於外，內外夾攻，因此大敗。
言未畢，忽探馬又報曹休亦被呂範殺敗。丕聽知三路兵敗，乃喟然歎曰：朕不聽賈詡劉曄之言，果有此敗。時值夏
天，大疫流行，馬步軍十死六七。遂引軍回洛陽。吳魏自此不和。却說先主在永安宮染病不起，漸漸沉重。至章武三
年夏四月，先主自知病入四肢，又哭關張二弟其病愈深，兩目昏花，厭見侍從之人，乃叱退左右，獨臥於龍榻之上。
忽然陰風驟起，將燈吹滅，而復明，只見燈影之下，二人侍立。先主怒曰：朕心緒不甯，教汝等且退，何故又來。叱之
不還。先主起而視之，上首乃雲長，下首乃翼德也。先主大驚曰：二弟原來尙在。雲長曰：臣等非人，乃是鬼也。上帝以
臣二人平生不失信義，皆敕命爲神。哥哥與兄弟聚會不遠矣。先主扯定大氅，忽然驚覺。二弟不見，卽喚從人問之。
時正三更，先主歎曰：朕不久於人世矣。遂遣使往成都，請丞相諸葛亮尙書令李嚴等星夜來永安宮聽受遺命。孔
明等與先主次子魯王劉禪、永安宮見帝，留太子劉禪守成都。且說孔明到永安宮，見先主病危，慌忙

拜伏於龍榻之下。先主傳旨請孔明坐於龍榻之側。撫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業，何期智識淺陋，不納丞相之言，自取其敗，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託。言訖，淚流滿面。孔明亦涕泣曰：願陛下善保龍體，以副天下之望。先主以目遍視，只見馬良之弟馬謖在旁。先主令且退，謖退出。先主謂孔明曰：丞相觀馬謖之才，何如孔明曰：此人亦當世之英才也。先主曰：不然。朕觀此人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丞相宜深察之。分付畢，傳旨召諸臣入殿，取紙筆寫了遺詔，遞與孔明而歎曰：朕不讀書，粗知大略。聖人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朕本待與卿等同滅曹賊，共扶漢室，不幸中道而別。煩丞相將詔付與太子禪，令勿以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孔明等泣拜於地曰：願陛下將息龍體，臣等願盡犬馬之勞，以報陛下知遇之恩也。先主命內侍扶起孔明，一手掩淚，一手執其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聖諭？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為成都之主。孔明聽畢，汗流遍體，手足失措，泣拜於地曰：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乎？言訖，叩頭流血。先主又請孔明坐於榻上，喚魯王劉永、梁王劉理、近前，分付曰：爾等皆記朕言。朕亡之後，爾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罷，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畢，孔明曰：臣雖肝腦塗地，安能報知遇之恩也？先主謂眾官曰：朕已託孤於丞相，令嗣子以父事之。卿等俱不可怠慢，以負朕望。又囑趙雲曰：朕與卿於患難之中相從到今，不想於此地分別。卿可想朕故交，早晚看顧吾子，勿負朕言。雲泣拜曰：臣敢不效犬馬之勞。先主又謂眾官曰：卿等眾官，朕不能一一分囑，願皆自愛。言畢，駕崩。壽六十三歲。時章武三年夏四月二十四日也。後杜工部有詩數曰：「蜀主窺吳向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羣華想在空山外，玉殿虛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先主駕崩，文武官僚無不哀痛。孔明率眾官奉梓宮還成都。太子劉禪出城迎接，暨極安於正殿之內。舉哀行禮畢，開讀遺詔。詔曰：「朕初得疾，但下痢耳。後轉生雜病，殆不自濟。朕聞人生五十不稱夭壽，今朕年六十有餘，死復何恨？但汝兄弟為念耳。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勿怠，勿忘。汝兄弟更求聞達，至囑至囑。」羣臣讀詔已畢。孔明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立嗣君。以承漢統。乃立太子禪，即皇帝位。改元建興。加諸葛亮為武鄉侯，領益州牧。群先主於惠陵。諡曰昭烈皇帝。尊皇后吳氏為皇太后。諡甘夫人為昭烈皇后。糜

夫人亦追諡爲皇后。陞賞羣臣。大赦天下。早有魏軍探知此事。報入中原。近臣奏知魏主曹丕大喜。曰：劉備已亡。朕無憂矣。何不乘其國中無主。起兵伐之。賈詡諫曰：劉備雖亡。必託孤於諸葛亮。亮感備知遇之恩。必傾心竭力。扶持嗣主。陛下不可倉卒伐之。正言問。忽一人從班部中奮然而出。曰：不乘此時進兵。更待何時。衆視之。乃司馬懿也。丕大喜。遂問計於懿。懿曰：若只起中國之兵。愈難取勝。須用五路大兵。四面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然後可圖。丕問何五路。懿曰：可修書一封。差使往遼東。鮮卑國。見國王軻比能。賂以金幣。令起遼西羌兵十萬。先從卑路取西平關。此一路也。再修書遣使。賂南蠻。見蠻王孟獲。令起兵十萬。攻打益州永昌。牂牁。越雋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此二路也。再遣使入吳。修好。許以荆地。令孫權起兵十萬。攻兩川夾口。徑取涪城。此三路也。又可差使至降將孟達處。起上庸兵十萬。西攻漢中。此四路也。然後命大將軍曹真爲大都督。提兵十萬。由京兆徑出陽平關。取西川。此五路也。共大兵五十萬。五路並進。諸葛亮便有呂蒙之才。安能當此乎。丕大喜。隨即密遣能言官四員。爲使前去。又命曹真爲大都督。領兵十萬。徑取陽平關。此時張遼等一班舊將。皆封列侯。俱在冀。徐。青。及合。蹇。等處。據守關津隘口。故不復調用。卻說蜀漢後主劉禪。自卽位以來。舊臣多有病亡者。不能細說。凡一應朝廷選法。錢糧詞訟等事。皆聽諸葛丞相裁處。時後主未立皇后。孔明與羣臣上言曰：故車騎將軍張飛之女。甚賢。年十七歲。可納爲正宮皇后。後主卽納之。建興元年秋八月。忽有邊報說。魏調五路大兵。來取西川。第一路。曹真爲大都督。起兵十萬。取陽平關。第二路。乃反將孟達。起上庸兵十萬。犯漢中。第三路。乃東吳孫權。起精兵十萬。取峽口入川。第四路。乃蠻王孟獲。起蠻兵十萬。犯益州四郡。第五路。乃番王軻比能。起羌兵十萬。犯西平關。此五路軍馬。甚是利害。已先報知丞相。丞相不知爲何。數日不出視事。後主聽罷大驚。卽差近侍。賈。宣。召孔明入朝。使命去了半日。回報丞相府下人言。丞相染病不出。後主轉慌。次日。又命黃門侍郎董允。諫議大夫杜瓊。去丞相臥榻前。告此大事。董。杜。二人到丞相府前。皆不得入。杜瓊曰：先帝託孤於丞相。今主上初登寶位。被曹丕五路兵犯境。軍情至急。丞相何故推病不出。良久。門吏傳丞相令言。病體稍可。明早出都堂議事。董。杜。二人歎息而回。次日。衆官又來丞相府前伺候。從早至晚。又不見出。多官惶惶。只得散去。杜瓊入奏。後主曰：請陛下聖駕親往丞相府問計。後主卽引多官入宮。啓奏皇太后。太后大驚曰：丞相何故如此。有負先帝委託之意也。我當自往。董允奏曰：娘娘未可輕往。臣料丞相必有高明之見。且

待主上先往。如果怠慢，請娘娘於太廟中召丞相問之未遲。太后依奏。次日，後主車駕親至相府門，吏見駕到，慌忙拜伏於地而迎。後主問曰：丞相在何處？門吏曰：不知在何處。只有丞相鈞旨，教擋住百官，勿得輒入。後主乃下車步行，獨進第三重門，見孔明獨倚竹杖，在小池邊觀魚。後主在後立久，乃徐徐而言曰：丞相安樂否？孔明回顧見是後主，慌忙棄杖拜伏於地曰：臣該萬死。後主扶起，問曰：今曹丕分兵五路犯境，甚急，相父緣何不肯出府視事？孔明大笑，扶後主入內室坐定，奏曰：五路兵至，臣安得不知？臣非觀魚有所思也。後主曰：如之奈何？孔明曰：羌王軻比能、蠻王孟獲、反將孟達、魏將曹真，此四路兵臣已皆退去了也。止有孫權這一路兵，臣已有退兵之計，但須一能言之人爲使，因未得其人，故熟思之。陛下何必憂乎？後主聽罷，又驚又喜曰：相父果有鬼神不測之機也。願聞退兵之策。孔明曰：先帝以陛下付託與臣，臣安敢旦夕怠慢？成都衆官皆不曉兵法之妙，貴在使人不測，豈可洩漏於人？老臣先知西番國王軻比能引兵犯西平關，臣料馬超積祖西川人氏，素得羌人之心，羌人以超爲神，感天將軍，臣已先遣一人星夜馳檄，令馬超緊守西平關，伏四路奇兵，每日交換，以兵拒之。此一路不必憂矣。又南蠻孟獲兵犯四郡，臣亦飛檄遣魏延領一軍左出右入，右出左入，爲疑兵之計，蠻兵惟憑勇力，其心多疑，若見疑兵，必不敢進。此一路又不足憂矣。又知孟達引兵出漢中，達與李嚴會結生死之交，臣聞成都時留李嚴守永安宮，臣已作一書，只做李嚴親筆，令人送與孟達，達必然推病不出，以慢軍心。此一路又不足憂矣。又知曹真引兵犯陽平關，此地險峻，可以保守，臣已調趙雲引一軍守把關隘，並不出戰，曹真若見我軍不出，不久自退矣。此四路兵俱不足憂，臣尚恐不能全保，又密調關興、張苞二將，各引兵三萬屯於緊要之處，爲各路救應。此數處調遣之事，皆不會經由成都，故無人知覺。只有東吳這一路兵，未必便動。如見四路兵勝川中危急，必來相攻。若四路不濟，安肯動乎？臣料孫權想曹丕三路侵吳之怨，必不肯從其言。雖然如此，須用一舌辯之士，逕往東吳，以利害說之，則先退東吳。其四路之兵，何足憂乎？但未得說吳之人，臣故躊躇。何勞陛下聖駕來臨？後主曰：太后亦欲來見相父，今朕聞相父之言，如夢初覺，復何憂哉？孔明與後主共飲數杯，送後主出府。衆官皆環立於門外，見後主面有喜色，後主別了孔明，上御車回朝。衆官疑惑不定，孔明見衆官中一人仰天而笑，面亦有喜色，孔明視之，乃義陽新野人，姓鄧名芝，字伯苗，見爲戶部尚書。漢司馬鄧禹之後，孔明暗令人留住鄧芝，多官皆散。孔明請芝到書院中，問芝曰：今蜀魏吳鼎分三國，欲討二國一

統中興當先伐何國芝曰以愚意論之魏雖漢賊其勢甚大急難播動當徐徐緩圖今主上初登寶位民心未安當與東吳連合結爲唇齒一洗先帝舊怨此乃長久之計也未嘗丞相鈞意若何孔明大笑曰吾思之久矣奈未得其人今日方得也芝曰丞相欲其人何爲孔明曰吾欲使人往結東吳公既能明此意必能不辱君命使吳之任非公不可芝曰愚才疎智淺恐不堪當此重任孔明曰吾來日奏知天子便請伯苗一行切勿推辭芝應允而退至次日孔明奏准後主差鄧芝往說東吳芝拜辭望東吳而來正是「吳人方見于戈息蜀使遣將玉帛通」未知鄧芝此去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難張溫秦宓逞天辨 破曹丕徐盛用火攻

却說東吳陸遜自退魏兵之後吳主拜遜爲輔國將軍江陵侯領荊州牧自此軍權皆歸於遜張昭顧雍啓奏吳王請自改元權從之遂改爲黃武元年忽報魏主遣使至權召入使命陳說蜀前使人求救於魏魏一時不明故發兵應之今已大悔欲起四路兵取川東吳可來接應若得獨土各分一半權聞言不能決乃問於張昭顧雍等昭曰陸伯言極有高見可問之權卽召陸遜遜至奏曰曹丕坐鎮中原急不可圖今若不從必爲讎矣臣料魏與吳皆無諸葛亮之敵手今且勉強應允整軍預備只探聽四路如何若四路兵勝川中危急諸葛亮首尾不能救主上則發兵以應之先取成都此爲上策如四路兵敗別作商議權從之乃謂魏使曰軍需未辦擇日便當起程使者拜辭而去權令人探得西番兵出西平關見了馬超不戰自退南蠻孟獲起兵攻四郡皆被魏延用疑兵計殺退回洞去了上將孟達兵至半路忽然染病不能行曹真兵出陽平關趙子龍拒住各處險道果然一將守關萬夫莫開曹真屯兵於斜谷道不能取勝而同孫權知了此信乃謂文武曰陸伯言真神算也孤若妄動又結怨於西蜀矣忽報西蜀遣鄧芝到張昭曰此又是諸葛亮退兵之計遣鄧芝爲說客也權曰當何以答之昭曰先於殿前立一大鼎貯油數百斤下用炭燒待其油沸可選身長面大武士一千人各執刀在手從宮門前直排至殿上却喚芝入見休等此人開書下說詞責以麝食其說齊故事效此例烹且看其人如何對答權從其言遂立油鼎命武士立於左右各執軍器召鄧芝入芝整衣冠而入行至宮門前只見兩行武士威風凜凜各持鋼刀大斧長劍短戟直列至殿上芝曉其意

並無懼色昂然而行。至殿前。又見鼎鑊內熱油正沸。左右武士以目視之。芝但微微而笑。近臣引至鑊前。鄧芝長揖不拜。權令掩起珠簾。大喝曰：「何不拜？」芝昂然而答曰：「上國天使。不拜小邦之主。權大怒曰：「汝不自料。欲掉三寸之舌。效鄭生說齊乎？」可速入油鼎。」芝大笑曰：「人皆言東吳多賢。誰想懼一儒生。權轉怒曰：「孤何懼爾？」一匹夫耶？」芝曰：「既不懼。鄧伯苗何來？」說汝等也。」權曰：「爾欲為諸葛亮作說客。來說孤絕魏向蜀。是否？」芝曰：「吾乃蜀中一儒生。特為吳國利害而來。乃設兵陳鼎。以拒一使。何其局量之不能容物耶？」權聞言惶愧。即叱退武士。命芝上殿。賜坐而問曰：「吳魏之利害。若何？」願先生教我。」芝曰：「大王欲與蜀和。還是欲與魏和？」權曰：「孤正欲與蜀主講和。但恐蜀主年輕識淺。不能全始全終耳。」芝曰：「大王乃命世之英豪。諸葛亮亦一時之俊傑。蜀有山川之險。吳有三江之固。若二國連和。共為唇齒。進則可以兼吞天下。退則可以鼎足而立。今大王若委贊之稱臣於魏。魏必羞大王朝覲。來太子以為內侍。如其不從。則興兵來攻。蜀亦順流而進。取如此則江南地不復為大王有矣。若大王以愚言為不然。愚將就死於大王之前。以絕說客之名也。」言訖。撩衣下殿。望油鼎中便跳。權急命止之。請入後殿。以上賓之禮相待。權曰：「先生之言。正合孤意。孤今欲與蜀主連和。先生肯為我介紹乎？」芝曰：「適欲烹小臣者。乃大王也。今欲使小臣者。亦大王也。大王猶自狐疑未定。安能取信於人？」權曰：「孤意已決。先生勿疑。」於是吳王留住鄧芝。集多官問曰：「孤掌江南八十一州。更有荆楚之地。反不如西蜀偏僻之處也。蜀有鄧芝。不辱其主。吳並無一人入蜀。以達孤意。忽一人出班奏曰：「臣願為使。衆視之。乃吳郡吳人。姓張名溫。字惠恕。現為中郎將。權曰：「恐卿到蜀。見諸葛亮不能達孤之情。溫曰：「孔明亦人耳。臣何畏彼哉？」權大喜。重賞張溫。使同鄧芝入川。通好。卻說孔明自鄧芝去後。奏後主曰：「鄧芝此去。其事必成。吳地多賢。定有人來答禮。陛下當禮貌之。令彼同吳。以通盟好。吳若通和。魏必不敢加兵於蜀矣。」吳魏寤靖。臣當征南。平定蠻方。然後圖魏。魏則東吳亦不能久存。可以復一統之基業也。」後主然之。忽報東吳遣張溫與鄧芝入川答禮。後主聚文武於丹墀。令鄧芝張溫入。溫自以為得志。昂然上殿。見後主。施禮。後主賜錦墩。坐於殿左。設御宴待之。後主但敬禮而已。宴罷。百官送張溫到館舍。次日。孔明設宴相待。孔明謂張溫曰：「先帝在日。與吳不睦。今已晏駕。當今主上深慕吳王。欲捐舊忿。永結盟好。併力破魏。望大夫善言。同奏張溫領諾。酒至半酣。張溫喜笑。自若。頗有傲慢之意。次日。後主將金帛賜與張溫。設宴於城南郵亭之上。命衆官相送。孔明殷勤勸酒。正飲酒間。忽一人乘醉而入。昂然長揖。

入席就坐。溫怪之，乃問孔明曰：「此何人也？」孔明答曰：「姓秦，名宓，字子勅，現爲益州學士。」溫笑曰：「名稱學士，未知胸中會學事否？」宓正色而言曰：「蜀中三尺小童，尙皆就學，何況於我？」溫曰：「且說公何所學？」宓對曰：「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諸子百家，無所不通。古今興廢，聖賢經傳，無所不覽。」溫笑曰：「公出大言，請即以天爲問。」天有頭乎？宓曰：「有頭。」溫曰：「頭在何方？」宓曰：「在西方。」詩云：「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也。溫又問：「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嘯於六壘。」豈聞於天無耳何能聽？溫又問：「天有足乎？」宓曰：「有足。」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能步？」溫又問：「天有姓乎？」宓曰：「豈得無姓？」溫曰：「何姓？」宓答曰：「姓劉。」溫曰：「何以知之？」宓曰：「天子姓劉，以故知之。」溫又問：「日生於東乎？」宓對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此時秦宓語言清朗，答問如流，滿座皆驚。張溫無語，宓乃問曰：「先生東吳名士，旣以天事下問，必能深明天之理。」昔混沌旣分，陰陽剖判，輕清者上浮而爲天，重濁者下凝而爲地。至共工氏戰敗，頭觸不周山，天在折地，維缺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天旣輕清而上浮，何以傾其西北乎？又未知輕清之外，還有何物？願先生教我。」張溫無言可對，乃避席而謝曰：「不意蜀中多出俊傑，恰聞講論，使僕頓頭茅塞。」孔明恐溫羞愧，故以善言解之曰：「席間問難，皆戲談耳。足下深知安邦定國之道，何在唇齒之戲哉？」溫拜謝。孔明又令鄧芝入吳答禮，就與張溫同行。張鄧二人拜辭孔明，望東吳而來。卻說吳王見張溫入蜀未還，乃聚文武商議。忽近臣奏曰：「蜀遣鄧芝同張溫入國答禮，權召入。」張溫拜於殿前，備稱後主孔明之德，願求永結盟好。特遣尙書又來答禮。權大喜，乃設宴待之。權問鄧芝曰：「若吳蜀二國同心滅魏，得天下太平，二主分治，豈不樂乎？」芝答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如滅魏之後，未論天命所歸何人，但爲君者各修其德，爲臣者各盡其忠，則戰爭方息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如是耶？」遂厚贈鄧芝，遣歸。自此吳蜀通好，卻說魏國細作人探知此事，火速報入中原。魏主曹丕聽知，大怒曰：「吳蜀連和，必有圖中原之意，也不若朕先伐之。」於是大集文武商議起兵伐吳。此時大司馬曹仁、太尉賈詡已亡，侍中辛毗出班奏曰：「中原之地，土闕民稀，而欲用兵，未見其利。今日之計，莫若養兵屯田十年，足食足兵，然後用之，則吳蜀方可破也。」丕怒曰：「此迂儒之論也。今吳蜀連和，早晚必來侵境，何暇等待十年？」卽傳旨起兵伐吳。司馬懿奏曰：「吳有長江之險，非船莫渡。陛下必御駕親征，可選大小戰船從蔡穎而入淮，取壽春，至廣陵，渡江口，逕取南徐。此爲上策。」丕從之。於是日夜併工，造龍舟十隻，長二十餘丈，可容二千餘人，收拾戰船三千餘隻。魏黃初五年秋八月，會聚大小將士，令曹真爲前部，張遼、張郃、文聘

徐晃等爲大將先行。許褚呂虔爲中軍護衛。曹休爲合後。劉繇蔣濟爲參謀。前後水陸軍馬三十餘萬。魁日起兵。封司馬懿爲尚書僕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並皆聽懿決斷。不說魏兵起程。却說東吳細作探知此事。報入吳國。玳臣慌奏吳王曰。今魏王曹丕親自乘鸞龍舟。提水陸大軍三十餘萬。從蔡瑣出淮。必取廣陵。渡江來下江南。甚爲利害。孫權大驚。即聚文武商議。顧雍曰。今主上既與西蜀連和。可修書與諸葛孔明。令起兵出漢中。以分其勢。一面遣一大將屯兵南徐。以拒之。權曰。非陸伯言不可。當此大任。雍曰。陸伯言鎮守荊州。不可輕動。權曰。孤非不知。奈眼前無替力之人。言未畢。一人從班部內應聲而出曰。臣雖不才。願統一軍以當魏兵。若曹丕親渡大江。臣必生擒以獻殿下。若不渡江。亦殺魏兵大半。令魏兵不敢正視東吳。權視之。乃徐盛也。權大喜曰。如得卿守江南一帶。孤何憂哉。遂封徐盛爲安東將軍。總鎮都督。兼乘南徐軍馬。威謝恩領命而退。即傳令教衆官軍多置器械。多設旌旗。以爲守護江岸之計。忽一人挺身出曰。今日大王以重任委託將軍。欲破魏兵。以擒曹丕。將軍何不早發軍馬。渡江於淮南之地。迎敵。直待曹丕兵至。恐無及矣。盛視之。乃吳王姪孫韶也。韶字公禮。官授揚威將軍。曾在廣陵守禦。年幼負氣。極有膽勇。盛曰。曹丕勢大。更有名將爲先鋒。不可渡江迎敵。待彼船皆集於北岸。吾自有計破之。韶曰。吾手下自有三千軍馬。更兼深知廣陵路勢。吾願自去江北。與曹丕決一死戰。如不勝。甘當軍令。盛不從。韶堅執要去。盛只是不肯。韶再三要行。盛怒曰。汝如此不聽號令。吾安能制諸將乎。叱武士推出斬之。刀斧手擁孫韶出轅門之外。立起昌旗。部將飛報孫權。權聽知。急上馬來救。武士恰待行刑。孫權早到。喝散刀斧手。救了孫韶。韶哭奏曰。臣往年廣陵。深知地理。不就那裏與曹丕廝殺。直待他下了長江。東吳指日休矣。權遂入營來。徐盛迎接入帳。奏曰。大王命臣爲都督。提兵拒魏。今揭威將軍孫韶不遵軍法。違令當斬。大王何故赦之。權曰。韶倚血氣之壯。誤犯軍法。萬希寬恕。盛曰。法非臣所立。亦非大王所立。乃國家之典刑也。若以親而免之。何以令衆乎。權曰。韶犯法本應。任將軍處治。奈此子雖本姓俞氏。然孤兄甚愛之。賜姓孫於孤。頗有勞績。今若殺之。負兄義矣。盛曰。且看大王之面。寄下死罪。權令孫韶拜謝。韶不肯拜。厲聲而言曰。據吾之見。只是引軍去破曹丕。便死也不服你的見識。徐盛變色。權叱退孫韶。謂徐盛曰。便無此子。何損於吳。今後勿再用之。言訖自回。是夜人報徐盛說孫韶引本部三千精兵。潛地過江去了。盛恐有失於吳王面上。不好看。乃喚了奉授以密計。引三千兵渡江接應。却說魏主駕龍舟至廣陵。前部曹真已領兵

列於大江之岸，曹丕問曰：「江岸有多少兵？」真曰：「隔岸遠望，並不見一人，亦無旌旗營寨。」丕曰：「此必詭計也。」朕自往觀，其虛實。於是大開江道，放龍舟直至大江，泊於江岸。船上建龍鳳日月五色旌旗，鑼鼓綉旗，光耀射目。曹丕端坐舟中，遙望江南，不見一人。回顧劉曄、蔣濟曰：「可渡江否？」曄曰：「兵法實虛，虛使見大軍至，如何不作準備？」陸下未可造次。且待三五日，看其動靜。然後發先鋒，渡江以探之。」丕曰：「卿言正合朕意。」是日天晚，宿於江中。當夜月黑，軍士皆執燈火，明耀天地。殆如白晝。遙望江南，並不見半點兒火光。丕問左右曰：「此何故也？」近臣奏曰：「想聞陛下天兵來到，故望風逃竄耳。」丕暗笑。及至天曉，大霧迷漫，對面不見，須臾風起，霧散雲收。望見江南一帶，皆是連城。城樓上槍刀耀日，過城盡插旌旗，號帶頃刻數次。人來報南徐沿江一帶，直至石頭城，一連數百里，城郭舟車，連綿不絕。一夜成就。曹丕大驚，原來徐盛、東綽、嚴蓋爲人，盡穿青衣，執旌旗，立於假城疑樸之上。魏兵見城上許多人馬，如何不膽寒。丕歎曰：「魏雖有武士千羣，無所用之。」江南人物如此，未可圖也。正驚訝間，忽然狂風大作，白浪滔天。江水騰涌，龍袍大船將覆。曹真慌令文聘撐小舟急來救駕。龍舟上人立站不住，文聘跳上龍舟，舟丕不得小舟，奔入河港，忽流星馬報：「趙雲引兵出陽平關，運取長安。」丕聽得大驚失色，便教回軍。衆軍各自奔走，背後吳兵追至。丕傳旨教盡棄御用之物而走。謂舟將次入淮，忽然鼓角齊鳴，喊聲大震，刺斜裏一彪軍殺到，爲首大將乃孫韶也。魏兵不能抵當，折其大半。淪死者無數。諸將奮力救出魏主。魏主渡淮河行不三十里，淮河中一帶蘆葦，預灌魚油，盡皆火着。順風而下，風勢甚急，火焰沒空，截住龍舟。丕大驚，急下小船。傍岸時，龍舟上早已火着。丕慌忙上馬，岸上一彪軍殺來，爲首一將乃丁奉也。張瑄拍馬來迎，被奉一箭射中其腰，却得徐晃救了。同保魏主而走。折軍無數。背後孫韶丁奉，奪得馬匹，軍仗船隻器械，不計其數。魏兵大敗而回。吳將徐盛、金獲大功。吳王重加賞賜。張瑄回到許昌，箭瘡迸裂而亡。曹丕厚葬之。不在話下。却說趙雲引兵殺出陽平關之次，忽報丞相有文書到，說益州耆帥雍闓、結連蠻王孟獲，起十萬蠻兵，侵掠四郡。因此宣雲同軍令馬超、堅守陽平關。丞相欲自南征。趙雲乃急收兵而回。此時孔明在成都鑿笮，軍馬親自南征。正是：「方見東吳敵北魏，又看西蜀戰南蠻。」若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征南寇丞相大興師 抗天兵蠻王初受執

却說諸葛丞相在於成都事無大小皆親自從公決斷兩川之民忻樂太平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又幸連年大熟老幼鼓腹謳歌凡遇善德爭先早辦因此軍需器械應用之物無不完備米滿倉廩財盈府庫建興三年益州飛報蠻王孟獲大起蠻兵十萬犯境侵掠建寧太守雍闓乃漢朝什方侯雍齒之後今連結孟獲造反牂牁太守朱褒越雋郡太守高定二人獻了城止有永昌太守王伉不肯反見今雍闓朱褒高定三人部下人馬皆與孟獲為鄉導官攻打永昌郡今王伉與功曹呂凱會集百姓死守此城其勢甚急孔明乃入朝奏後主曰臣觀南蠻不服實國家之大患也臣當自領大軍前去征討後主曰東有孫權北有曹丕今相父棄朕而去倘吳魏來攻如之奈何孔明曰東吳方與我國講和料無異心若有異心李嚴在白帝城此人可當陸遜也曹丕新敗銳氣已衰未能遠圖且有馬超守把漢中諸處關口不必憂也臣又留關興張苞等分兩軍為救應保陛下萬無一失今臣先去掃蕩蠻方然後北伐以圖中原報先帝三顧之恩託孤之重後主曰朕年幼無知惟相父斟酌行之言未畢班部內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衆視之乃南陽人也姓王名連字文儀見為談議大夫連諫曰南方不毛之地瘴疫之鄉丞相棄鈞衡之重任而自遠征非也宜也且雍闓等乃疥癩之疾丞相只須遣一大將討之必然成功孔明曰南蠻之地雖固甚遠人多不習王化收服甚難吾當親往征之可剛可柔別有斟酌非可容易託人王連再三苦勸孔明不從是日孔明辭了後主令蔣琬為參軍費禕為長史董厥樊建二人為掾史趙雲魏延為大將總督軍馬王平張翼為副將并川將數十員共起川兵五十萬前望益州進發忽有關公第三子關索入軍來見孔明曰自荊州失陷逃難在鮑家莊養病每要赴川見先帝報讎瘡痕未合不能起行近已安痊打探得東吳歸人已皆誅戮運來西川見帝恰在途中遇見征南之兵持來投見孔明聞之嗟訝不已一面遣人申報朝廷就令關索為前部先鋒一同征南大隊人馬各依隊伍而行飢餐渴飲夜住曉行所經之處秋毫無犯卻說雍闓聽知孔明自統大將而來即與高定朱褒商議分兵三路高定取中路雍闓在左朱褒在右三路各引兵五六萬迎敵於是高定令鄂煥為前部先鋒煥身長九尺面貌醜惡使一枝花方天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領本部兵離了大寨來迎蜀兵卻說孔明統大軍已到益州界分前部先鋒魏延副將張翼王平纒入界口正遇鄂煥軍馬兩陣對圓魏延出馬大罵曰反賊早早受降鄂煥拍馬與魏延交鋒戰不數合延詐敗走煥隨後趕來走不數里喊聲大震張翼王平兩路軍殺來絕其後路延復回三員將併力拒戰生擒

鄂煥解到大寨，入見孔明，孔明令去其縛，以酒食待之，問曰：汝是何人部將？煥曰：某是高定部將。孔明曰：吾知高定乃忠義之士，今爲雍闓所惑，以致如此。吾今放汝回去，令高太守早早歸降，免遭大禍。鄂煥拜謝而去。同見高定，說孔明之德，定亦感激不已。次日，雍闓至寨，禮畢，闓曰：如何得鄂煥回也？定曰：諸葛亮以義放之。闓曰：此乃諸葛亮反間之計，欲令我兩人不和，故施此謀也。定半信不信，心中猶豫。忽報蜀將樹戰，闓自引三萬兵出迎，戰不數合，闓撥馬便走，延率大兵進追，殺二十餘里。次日，雍闓又起兵來迎孔明，一連三日不出。至第四日，雍闓高定分兵兩路來取蜀寨，卻說孔明令魏延兩路伺候，果然雍闓高定兩路兵來，被伏兵殺傷大半，生擒者無數。一齊解到大寨，來取蜀寨的人囚在一邊，高定的人囚在一邊，却令軍士傳說，但是高定的人免死，雍闓的人盡殺。衆軍皆聞此言，少時孔明令取雍闓的人到帳前，問曰：汝等皆是何人部從？衆皆曰：吾等實是高定部下人也。孔明教皆免其死，與酒食賞勞，令人送出界首，縱放回寨。孔明又喚高定的人問之，衆皆告曰：吾等實是高定部下軍士，孔明亦皆免其死，賜以酒食，却搗盲曰：雍闓今日使人投降，要獻汝主，並朱褒首級，以爲功勞，吾甚不忍。汝等既是高定部下軍士，吾放汝等回去，再不可背反。若再據來，決不輕恕。衆皆拜謝而去。回到本寨，入見高定，說知此事，定乃密遣人去雍闓寨中探聽，却有一半放回的人，言說孔明之德，因此雍闓部軍多有歸順高定之心。雖然如此，高定心中不穩，又令一人來孔明寨中探聽虛實，被伏路軍捉來，見孔明，孔明故意認做雍闓的人，喚入帳中，問曰：汝元帥約下獻高定朱褒二人首級，因何誤了日期？汝這廝不精細，如何做得細作？軍士含糊答應。孔明以酒食賜之，修密書一封，付軍士曰：汝持此書，付雍闓，教他早早下手，休得誤事。細作拜謝而去。同見高定，呈上孔明之書，說雍闓如此如此，定看書畢，大怒曰：吾以真心待之，彼反欲害吾，情理難容。便喚鄂煥商議。煥曰：孔明乃仁人背之不祥，我等謀反作惡，皆雍闓之故。不如殺闓，以投孔明。定曰：如何下手？煥曰：可設一席，令人去請雍闓，彼若無異心，必坦然而來，若其不來，必有異心。我主可攻其前，某伏於寨後，小路候之，闓可擒矣。高定從其言，設席請雍闓。闓果疑前日放回軍士之言，懼而不來。是夜高定引兵殺投雍闓寨中，原來有孔明放回免死的人，皆想高定之德，衆勢助戰，雍闓軍不戰自亂。闓上馬望山路而走，行不二里，鼓聲響處，一彪軍出，乃鄂煥也。挺方天戟，驟馬當先，雍闓措手不及，被煥一戟刺於馬下，就梟其首。級闓部下軍士皆降。高定引兩部軍來降孔明，獻雍闓首級於帳下。孔明高坐於帳上，喝令左右推轉高定，斬首。

報來定曰某感丞相大恩今將雍圍首級來降何故斬也孔明大笑曰汝來詐降敢瞞吾耶定曰丞相何以知我詐降孔明於匣中取出一紙以高定曰朱褒已使人密獻降書說你與雍圍結生死之交豈肯一旦便殺此人吾故知汝詐也定叫屈曰朱褒乃反間之計也丞相切不可信孔明曰吾亦難憑一面之詞汝若捉得朱褒方表真心定曰丞相休疑某生擒朱褒來見丞相若何孔明曰若如此吾疑心方息也高定即引部將鄂煥并本部兵殺奔朱褒營來比及離營約有十里山後一彪軍到乃朱褒也褒見高定軍來慌忙與高定答話定大罵曰汝如何寫書與諸葛丞相虛使反間之計害吾耶褒目瞪口呆不能回答忽然鄂煥於馬後轉過一戟刺朱褒於馬下定厲聲而言曰如不順者皆戮之於是衆軍一齊拜降定引兩部軍來見孔明獻朱褒首級於帳下孔明大笑曰吾故使汝殺此二賊以表忠心遂命高定爲益州太守總攝三郡令鄂煥爲牙將三路軍馬已平於是永昌太守王伉出城迎接孔明孔明入城已舉問曰誰與公守此城以保無虞伉曰某今日得此郡無危者皆賴水昌不韋人姓呂名凱字季平皆此人之力孔明遂請呂凱至凱入見禮畢孔明曰久聞公乃水昌高士多虧公保守此城今欲平蠻方公有何高見呂凱遂取一圖呈與孔明曰某自歷任以來知南人欲反久矣故密遣人入其境察看可屯兵交戰之處畫成一圖名曰平蠻指掌圖今敢獻與明公明公試觀之可爲征蠻之一助也孔明大喜就用呂凱爲行軍教授兼鄉導官於是孔明提兵大進深入南蠻之境正行軍之次忽報天子差使命至孔明請入中軍但見一人素袍白衣而進乃馬謖也爲兄馬良新亡因此挂孝謖曰奉主上敕命賜景軍酒帛孔明接詔已畢依命一一給散遂留馬謖在帳敘話孔明問曰吾奉天子詔削平蠻方久聞効常高見望乞賜教謖曰愚有片言望丞相察之南蠻恃其地遠山險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叛丞相大軍到彼必然不服但班師之日必用北伐曹丕蠻兵若知內慮其反必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丞相但服其心足矣孔明歎曰幼常足知吾肺腑也於是孔明遂令馬謖爲參預即統大軍前進卻說蠻王孟獲聽知孔明智破雍圍等遂聚三洞元帥商議第一洞乃金環三結元帥第二洞乃董荼那元帥第三洞乃阿會喃元帥三洞元帥入見孟獲獲曰今諸葛丞相領大軍來侵我境界不得不併力敵之汝三人可分兵三路而進如得勝者便爲洞主於是分金環三結取中路董荼那取左路阿會喃取右路各引五萬蠻兵依令而行卻說孔明正在寨中議事忽聞馬飛報說三洞元帥分兵三路到來孔明聽畢即喚趙

藍茶那阿會嘯至帳下，盡去其縛，以酒食衣服賜之。令各自歸洞，勿得助惡。二人泣拜，各投小路而去。孔明謂諸將曰：「來日孟獲必然親自引兵廝殺，便可就此擒之。」乃喚趙雲、魏延至，付與計策，各引五千兵去了。又喚王平、關索同引一軍，授計而去。孔明分撥已畢，坐於帳上，待之卻說：「蠻王孟獲在帳中，正坐忽哨馬報來，說三洞元帥俱被孔明捉將去了。」部下之兵各自潰散，獲大怒，遂起蠻兵，遙進進發。正遇王平、關索兩陣對圓，王平出馬橫刀，望之只見門旗開處，數百南蠻騎將兩邊擺開，中間孟獲出馬，頭頂嵌寶紫金冠，身披瓔珞紅錦袍，腰繫環玉獅子帶，脚穿鳳嘴抹綠靴，騎一匹捲毛赤兔馬，懸兩口松紋寶劍，昂然觀望。關索、王平見了，入每說：「諸葛亮善能用兵，今觀此陣，旗旛雜亂，隊伍交錯，刀槍器械無一可能勝吾者。」始知前日之言謬也。早知如此，吾反多時矣。誰敢去擒蜀將，以振軍威？言未盡，一將應聲而出，名喚牙長仗，一口截頭大刀，騎一匹黃驃馬，來取王平、關索兩將交馬，戰不數合，王平便走。孟獲驅兵大進，遙進追趕，關索略戰，又走約退二十餘里。孟獲正追殺之間，忽然喊聲大起，左有張嶷，右有張翼，兩路兵殺出，截斷歸路。王平、關索復兵殺回，前後夾攻。蠻兵大敗，孟獲引部將死戰得脫，望錦帶山而逃。背後三路兵追殺將來，獲正奔走之間，前面喊聲大起，一彪軍攔住，為首大將乃常山趙子龍也。獲見了，大驚，慌忙奔錦帶山小路而走。子龍衝殺一陣，蠻兵大敗，生擒者無數。孟獲止與數十騎奔入山谷之中，背後追兵至近，前面路狹，馬不能行，乃棄了馬匹，爬山越嶺而逃。忽然山谷中一聲鼓響，乃是魏延受了孔明計策，引五百步軍，伏於此處。孟獲抵敵不住，被魏延生擒活捉了。從騎皆降，魏延解孟獲到大寨來見孔明。孔明早已殺牛宰馬，設宴在寨，卻教帳中排開七重劊子，手刀槍劍戟，燦若霜雪。又執御賜黃金錢斧，曲柄傘蓋，前後羽葆鼓吹，左右排開御林軍，布列得十分嚴整。孔明端坐於帳上，只見蠻兵紛紛攘攘，解到無數孔明，喚到帳中，盡去其縛，撫諭曰：「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被孟獲所拘，今受驚唬，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子，必倚門而望，若聽知陣敗，定然割肚牽腸，眼中流血，吾今盡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子之心。」言訖，各賜酒食米糧，而遣之。蠻兵深感其恩，泣拜而去。孔明教喚武士押過孟獲，來不移時，前推後擁，縛至帳前，獲跪於帳下。孔明曰：「先帝待汝不薄，汝何故背反？獲曰：「兩川之地，皆是他人所占地，土汝主倚強奪之，自稱爲帝，吾世居此處，汝等無禮，侵我土地，何爲反耶？」孔明曰：「吾今擒汝，汝心服否？」獲曰：「山僻路狹，誤遭汝手，如何肯服？」孔明曰：「汝既不服，吾放汝去，若何？」獲曰：「汝放我回去，再整軍馬，共決雌雄，若能再擒吾，誓」

方服也。孔明即令去其縛，與衣服穿了，賜以酒食，給與鞍馬，差人送出路徑，望本寨而去。正是：「寇入掌中還放去，人居化外未能降。」未知再來交戰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渡瀘水再縛番王 識詐降三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衆將上帳問曰：「孟獲乃南蠻渠魁，今幸被擒，南方便定，丞相何故放之？」孔明笑曰：「吾擒此人，如囊中取物耳，直須降伏其心，自然平矣。諸將聞言，皆未肯信。當日孟獲行至瀘水，正搦手下敗殘的蠻兵，皆來尋探。衆兵見了孟獲，且驚且喜，拜問曰：「大王如何能勾回來？」獲曰：「獨我在帳中被我殺死十餘人，乘夜黑而走，正行間，逢着一騎馬軍，又被我殺之奪了此馬，因此得脫。衆皆大喜，擁孟獲渡了瀘水，下住寨，相會各洞酋長，陸續招聚原放回的蠻兵，約有十餘萬騎。此時董荼那、阿會喃已在洞中，孟獲使人去請二人，懼怕只得也。引洞兵來，獲傳令曰：「吾已知諸葛亮之計矣，不可與戰。戰則中他詭計，彼川軍遠來勞苦，況即日天炎，彼兵豈能久住？吾等有此瀘水之險，將船筏盡拘在南岸，一帶皆築土城，深溝高壘，看諸葛亮如何施謀。衆酋長從其計，盡拘船筏於南岸，一帶築起土城，有依山傍崖之地，高壘敵樓，樓上多設弓弩礮石，準備久處之計。糧草皆是各洞供應。孟獲以爲萬全之策，坦然不憂。却說孔明提兵大進，前軍已至瀘水，增馬飛報說瀘水之內並無船筏，又兼水勢甚急，兩岸一帶築起土城，皆有蠻兵守把。時值五月，天氣炎熱，南方之地分外炎酷，軍馬衣甲皆穿不得。孔明自至瀘水邊觀界，回到本寨，聚諸將至帳中，傳令曰：「今孟獲兵屯瀘水之南，深溝高壘，以拒我兵。吾既提兵至此，如何空回？汝等各引兵依山傍樹，揀林木茂盛之處，與我將息人馬，乃遣呂凱離瀘水百里，掠陰涼之地，分作兩個寨子，使土平張鬆、翼關索各守一寨。內外皆搭草棚，遮蓋馬匹，將士乘涼，以避暑氣。參軍將琬看了入問孔明曰：「某看呂凱所造之寨甚不好，正犯昔日先帝敗於東吳時之地勢矣。倘蠻兵偷渡瀘水前來劫寨，若用火攻，如何解救？」孔明笑曰：「公勿多疑，吾自有妙算。蔣琬等皆不曉其意，忽報蜀中差馬岱解藥並糧米到。孔明令人岱參拜畢，一面將米藥分派各寨。孔明問曰：「汝今帶多少軍來？」馬岱曰：「有三千軍。」孔明曰：「吾軍累戰疲困，欲用汝軍，未知肯向前否？」岱曰：「皆是朝廷軍馬，何分彼此？丞相要用，雖死不辭。」孔明曰：「今孟獲拒住瀘水，無路可渡，吾欲先斷其糧道，令彼軍自亂。岱曰：「如何斷糧？」

孔明曰：離此一百五十里，瀘水下流沙口。此處水慢，可以紮筏而渡。汝提本部三千軍渡水，直入蠻洞，先斷其糧。然後會合董荼那、阿會喃兩個洞主，便為內應，不可有誤。馬岱欣然去了。領兵前到沙口，驅兵渡水。因見水淺，大半不下筏，只裸衣而過。半渡皆倒，急救傍岸。口鼻出血而死。馬岱大驚，連夜回告孔明。孔明隨喚鄉導土人問之。土人曰：目今炎天，毒聚瀘水，日間甚熱，毒氣正發。有人渡水，必中其毒。或飲此水，其人必死。若要渡時，須待夜靜，水冷，毒氣不起，飽食，渡之，方可無事。孔明遂令土人引路，又選精壯軍五六百，隨着馬岱來。到瀘水沙口，紮起木筏，半夜渡水。果然無事。馬岱領着二千壯軍，令土人引路，逕取蠻洞，運糧總路口。夾山峪而來。那夾山峪兩下是山中，中間一條路，止容一人一馬而過。馬岱占了夾山峪，分隊軍士立起寨柵，洞蠻不知。正解糧到被岱前後截住，奪糧百餘車。蠻人報入孟獲大寨中。此時孟獲在寨中，終日飲酒取樂，不理軍務。謂衆會長曰：吾若與諸葛亮對敵，必中奸計。今靠此瀘水之險，深溝高壘，以待之。蜀人受不過酷熱，必然退走。那時吾與汝等隨後擊之，便可擒諸葛亮也。言訖，呵呵大笑。忽然班內一酋長曰：沙口水淺，偷蜀兵透漏過來，深為利害。當分軍守把。獲笑曰：汝是本處土人，如何不知。吾正要蜀兵來，借此水渡，則必死於水中矣。會長又曰：倘有土人說與夜渡之法，當復何如。獲曰：不必多疑。吾境內之人，安肯助敵人耶。正言之間，忽報蜀兵不知多少，暗渡瀘水，絕斷了夾山糧道。打着平北將軍馬岱旗號。獲笑曰：量此小輩，何足道哉。即遣副將牙長，引三千兵投夾山峪來，却說馬岱望見蠻兵已到，遂將二千軍擺在山前兩陣對圓。忙牙長出馬，與馬岱交鋒，只一合，被岱一刀斬於馬下。蠻兵大敗走回。來見孟獲，細言其事。獲喚諸將問曰：誰敢去敵馬岱。言未畢，董荼那出曰：某願往。孟獲大喜，遂與三千兵而去。獲又恐有人再渡瀘水，即遣阿會喃引三千兵去守把沙口。却說董荼那引蠻兵到了夾山峪下寨。馬岱引兵來迎，部內軍有識得是董荼那，說與馬岱如此如此。馬岱縱馬向前，大罵曰：無義背恩之徒，吾丞相饒你性命，今又背叛，豈不自羞。董荼那滿面羞慚，無言可答，不戰而退。馬岱掩殺一陣，而回。董荼那回見孟獲，曰：馬岱英雄，抵敵不住。獲大怒曰：吾知汝原受諸葛亮之惑，今故不戰而退。正是賣陣之計。喝教推出斬了。衆會長再三哀告，方纔免死。叱武士將董荼那打了一百大棍，放歸本寨。諸多會長皆來告董荼那曰：我等雖居蠻方，未嘗敢犯中國。中國亦不會侵我。今因孟獲勢力相逼，不得已而造反。想孔明神機莫測，曹操孫權尚自懼之，何況我等蠻方乎。況我等皆受其活命之恩，無可為報。今欲捨一死命，殺孟獲去投孔明。

以免洞中百姓塗炭之苦。董茶那曰：未知汝等心下若何。內有原諷孔明放回的人，一齊同聲應曰：願往。於是董茶那手執鋼刀，引百餘人直奔大寨而來。時孟獲大醉於帳中，董茶那引衆人持刀而入，帳下有兩將侍立。董茶那以刀指曰：汝等亦受諸葛丞相活命之恩，宜當報效。二將曰：不須將軍下手，某當生擒孟獲去獻丞相。於是齊入帳，將孟獲執縛已定，押到瀘水邊，駕船直過北岸，先使人報知孔明，却說孔明已有細作探知此事，於是密傳號令，教各寨將士整頓軍器，方教爲首會長解孟獲入來。其餘皆回本寨聽候。董茶那先入中軍，見孔明細說其事，孔明重加賞勞，用好言撫慰。遣董茶那引衆會長去了。然後令刀斧手推孟獲入，孔明笑曰：汝前者有言，但再擒得，便肯降。服今日如何獲此。此非汝之能也，乃吾手下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如何肯服。孔明曰：吾今再放汝去，若何。孟獲曰：吾雖蠻人，頗知兵法。若丞相相端的肯放吾回洞中，吾兵狠難再決勝負。若丞相相連番再擒得我，那時傾心吐膽，歸降，並不敢改移也。孔明曰：這番生擒，如又不服，必無輕恕。令左右去其繩索，仍前賜以酒食，列坐於帳上。孔明曰：吾自出茅廬，戰無不勝，攻無不取，汝輩邦之人何爲不服。獲默與不答。孔明酒後喚孟獲同上馬，出寨看視諸營寨，柵所屯糧草，所積軍器。孔明指謂孟獲曰：汝不降吾，真愚人也。吾有如此之精兵猛將，糧草器械，汝安能勝吾哉。汝若早降，吾當奏聞天子，令汝不失王位。子孫孫永鎮蠻邦。意下如何。獲曰：某雖肯降，怎奈洞中之人未肯心服。若丞相肯放回去，就當招安本都人馬，同心合膽，方可歸順。孔明欣然，又與孟獲回到大寨，飲酒至晚，獲辭去。孔明親自送至瀘水邊，以船送獲歸寨。孟獲來到本寨，先伏刀斧手於帳中，差心腹人到董茶那阿會喃寨中，只推孔明有使命至，將二人賺到大寨帳下，盡皆殺之，棄屍於洞。孟獲隨即遣親信之人守把隘口，自引軍出了夾山峪，要與馬岱交戰，却並不見一人。及問土人，皆言昨夜盡搬糧草，復渡瀘水，歸大寨去了。獲再回洞中，與親弟孟優商議曰：如今諸葛亮之慮實吾已盡知，汝可去如此如此。孟優領了兄計，引百餘蠻兵，載載金珠寶貝，象牙犀角之類，渡了瀘水，逕投孔明大寨而來。方纔過了河時，前面鼓角齊鳴，一彪軍擺開，爲首大將，乃馬岱也。孟優大驚，僞問了來情，令在外廂差人來報孔明。孔明正在帳中與馬謖、呂凱、蔣琰、費禕等共議平蠻之事，忽帳下一人報稱：孟優差弟孟優來進寶貝。孔明回顧馬謖曰：汝知其來意否。謖曰：不敢明言。容某暗寫於紙上，呈與丞相看，合鈞意否。孔明從之。馬謖寫訖，呈與孔明。孔明看畢，撫掌大笑曰：擒孟獲之計，吾已差派下也。汝之所見，正與吾同。遂喚趙雲入，向耳畔分付

如此如此。又喚魏延入，亦低言分付。又喚王平、馬忠、關索入，亦密密地分付。各人受了計策，皆依令而去。方召孟優入帳，優再拜於帳下，曰：「家兄孟獲感丞相活命之恩，無可奉獻，輒具金珠寶貝若干，權爲賞軍之資。續後別有進貢天子禮物，孔明曰：「汝兄今在何處？」優曰：「爲感丞相天恩，逕往銀坑山中收拾寶物去了。少時便回來也。」孔明曰：「汝帶多少人來？」優曰：「不敢多帶，只是隨行百餘人，皆運貨物者。孔言盡教入帳，噴時皆是青眼黑面，黃髮紫耳，帶金環，鬚頭跣足，身長力大之士。孔明就令隨席而坐，教諸將勸酒，歡相待。却說孟獲在帳中專望回音，忽報有二入回，了喚入問之。具說諸葛亮受了禮物大喜，將隨行之人皆喚入帳中，殺牛宰馬，設宴相待。二大王令某密報大王，今夜三更裏應外合，以成大事。孟獲聽知甚喜，即點起三萬蠻兵，分爲三隊，獲喚各洞酋長分付曰：「各軍盡帶火具，今晚到了蜀寨時，放火爲號。吾當自取中軍，以擒諸葛亮。諸多蠻將受了計策，黃昏左側各渡澗水而來。孟獲帶領心腹蠻兵百餘人，徑投孔明大寨，於路並無一軍阻擋。前至寨門，獲率衆將驕馬而入，乃是空寨，並不見一人。獲撞入中軍，只見寨中燈燭煢煢，孟獲並番兵盡皆醉倒。原來孟優被孔明教馬謖、呂凱二人管待，令樂人搬做雜劇，勸飲酒。酒內下藥，盡皆醉倒。渾如醉死之人。孟獲入帳問之，內有醒者，但指口而已。獲知中計，急救了孟優等一千人，却待奔回中隊，前面喊聲大震，火光驟起。蠻兵各自逃竄。一彪軍殺到，乃是蜀將王平，獲大驚，急奔左隊時，火光衝天。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魏延。獲慌忙望右隊而來，只見火光又起。又一彪軍殺到，爲首蜀將乃是趙雲。三路軍夾攻，將來四下無路。孟獲棄了軍士，匹馬望澗水而逃。正見澗水上數十個蠻兵，駕一小舟，獲慌令近岸人馬方纔下船。一聲號起，將孟獲縛住。原來馬岱受了計策，引本部兵扮作蠻兵，撐船在此誘擒孟獲。於是孔明招安蠻兵，降者無數。孔明一一撫慰，並不加害。就教救滅了餘火，須臾馬岱擒孟獲至趙雲營。孟獲至魏延馬忠、王平關索擒諸洞酋長至。孔明指孟獲而笑曰：「汝先令汝弟以禮詐降，如何騙得我過？今番又被我擒，汝可服否？」獲曰：「此乃吾弟貪口腹之故，誤中汝毒，因此失了大事。吾若自來，弟以兵應之，必然成功。此乃天敗，非吾之不能也。如何肯服？」孔明曰：「今已三次，如何不服？」孟獲低頭不語。孔明笑曰：「吾再放汝回去。孟獲曰：「丞相肯放我弟兄回去，收拾家下親了，和丞相大戰一場，那時擒得方纔死心塌地而降。」孔明曰：「再若擒住，必不輕恕。汝可小心在意，勤攻韜略之書，再整親信之士，早用良策，勿生後悔。」遂令武士去其縛索，放起孟獲，并孟優及各洞酋長，一齊都放。孟獲等拜謝去了。此

時蜀兵已渡灑水。孟獲等過了灑水，只見岸口陳兵列將，旗幟紛紛，獲到營前，馬岱高坐以劍指之曰：「這番率住，必無輕放孟獲到了自己寨時，趙雲早已疑了此寨，布列兵馬，雲坐於大旗下，按劍而言曰：『丞相如此相待，休忘大恩。』」獲嗟連聲而去。將出界口，山坡魏延引一千精兵擺在坡上，勒馬厲聲而言曰：「吾今已深入巢穴，奮汝險要，汝尙自昏迷，抗拒大軍，這同率住，碎屍萬段，決不輕饒。」孟獲等拖頭鼠竄，望本洞而去。後人有詩讚曰：「五月驅兵入不毛，月明灑水瘴煙高。誓將雄略酬三顧，豈憚征蠻七縱勞。」卻說孔明，渡了灑水，下寨已畢，大賞三軍，聚諸將於帳下，曰：「孟獲第二番擒來，吾今遍觀各營，虛實正欲令其來劫營也。吾知孟獲頗曉兵法，吾將兵馬，權草炫耀，實令孟獲看吾破綻，必用火攻。彼令其弟詐降，欲爲內應耳。吾三番擒之而不殺，誠欲服其心，不欲滅其類也。吾今明告汝等，勿得辭勞，可用心報國。衆將拜伏曰：「丞相智仁勇三者足備，雖子牙張良不能及也。孔明曰：「吾今安敢望古人耶？皆賴汝等之力，共成功業耳。帳下諸將聽得孔明之言，盡皆喜悅。卻說孟獲受了三擒之氣，忿忿歸到銀坑洞中，即差心腹人齎金珠寶貝，往八番九十三甸等處，并蠻方部落，借使牌刀，發了軍健數十萬，尅日齊備各隊人馬，雲堆霧擁，俱聽孟獲調用。伏路軍探知其事，來報孔明。孔明笑曰：「吾正欲令蠻兵皆至，見吾之能也。遂上小車而行，正是：「若非洞主威風猛，怎顯軍師手段高。」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武侯侯四番用計

南蠻王五次遭擒

卻說孔明自駕小車，引數百騎前來探路。前有一河，名曰西洱河，水勢雖慢，並無一隻船筏。孔明令伐木爲筏，而渡其木到水皆沉。孔明遂問呂凱曰：「聞西洱河上流有一山，其山多竹，大者數圍，可令人伐之，於河上搭起竹橋，以渡軍馬。孔明即調三萬人入山，伐竹數十萬根，順水放下。於河面狹處，搭起竹橋，闊十餘丈，乃調大軍於河北岸一字兒下寨，便以爲壕塹，以浮橋爲門，壘土爲城，過橋南岸一字下三個大營，以待蠻兵。却說孟獲引數十萬蠻兵，恨怒而來，將近西洱河，孟獲引前部一萬刀牌，擦丁直扣前寨，搦戰。孔明頭戴給巾，身披鶴氅，手執羽扇，乘駟馬車，左右衆將護擁而出。孔明見孟獲身穿犀皮甲，頭頂朱紅盔，左手挽牌，右手執刀，騎赤毛牛，口中尊罵，手下萬餘洞丁，各舞刀牌，往來衝突。孔明急令退回本寨，四面緊閉，不許出戰。蠻兵皆裸衣赤身，直到寨門前叫罵。諸將大怒，皆來

稟孔明曰：某等情願出寨決一死戰。孔明不許，請將再三欲戰。孔明止之曰：蠻方之人，不遵王化，今此一來，狂惡正盛，不可迎也。且宜堅守數日，候其猖獗少懈，吾自有妙計破之。於是蜀兵堅守數日，孔明在高阜處望之，窺見蠻兵已多懈怠，乃聚諸將曰：汝等敢出戰否？衆將欣然欲出。孔明先喚趙雲魏延入帳，向耳畔低言分付如此如此。二人受了計策，先進，卻喚王平馬忠入帳，受計去了。又喚馬岱分付曰：吾今棄此三寨，退過河北，吾軍一退，汝可便拆浮橋，移於下流，卻使趙雲魏延軍馬過河來接應。岱受計而去。又喚張翼曰：吾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孟獲知之，必來追趕。汝卻斷其後，張翼受計而退。孔明只教關索護車，衆軍退去，寨中多設燈火，蠻兵望見，不敢衝突。次日平明，孟獲引大隊蠻兵，逕到蜀寨之時，只見三個大寨，皆無人馬。於內寨下，糧草車仗數百餘輛。孟獲曰：諸葛亮棄寨而走，莫非有計否？孟獲曰：吾料諸葛亮棄輜重而去，必因國中有緊要之事。若非吳優定是魏伐，故虛張燈火，以爲疑兵。棄車仗而去，可速追之，不可錯過。於是孟獲自驅前部，直到西洱河邊，望見河北岸上，寨中旗幟整齊，如故。燦若雲錦，沿河一帶，又設錦城。蠻兵哨見，皆不敢進。獲謂曰：此是諸葛亮懼吾追趕，故就河北岸少住，不二日必走矣。遂將蠻兵屯於河岸，又使人去山上砍竹爲筏，以備渡河。卻將敢戰之兵，皆移於寨前面，卻不知蜀兵早已入自己之境。是日狂風大作，四壁廂火，明鼓響，蜀兵殺到。蠻兵登了自相衝突。孟獲大驚，急引宗族，洞了殺開條路，逕奔舊寨。忽一彪軍從寨中殺出，乃是趙雲，慌忙回西洱河。望山僻處而走。又一彪軍殺出，乃是馬岱。孟獲只剩得數十個敗殘兵，望山谷中而逃。見南北西三處，塵頭火光，因此不敢前進，只得望東奔走。方纔轉過山口，見一大林之前，數十人引一輛小車，車上端坐孔明，呵呵大笑曰：蠻王孟獲大敗至此，吾已等候多時也。獲大怒，回顧左右曰：吾遭此人詭計，受辱三次，今幸得這裏相遇。汝等奮力前進，連人帶馬，砍爲粉碎。數騎蠻兵，猛力向前。孟獲當先吶喊，搶到大林之前，踉蹌一聲，踏了陷坑，一齊塌倒。大林之內，轉出魏延，引數百軍來，一個個拖出，用索縛定。孔明先到寨中，招安蠻兵，并諸甸酋長，洞了。此時大半皆歸本鄉去了。除死傷外，其餘盡皆歸降。孔明以酒肉相待，以好言撫慰。盡令放回。蠻兵皆感嘆而去。少頃，張翼解孟獲至孔明前，諄之曰：汝兄愚迷，汝當諫之。今被吾擒了四番，有何面目再見人耶？孟獲羞慚滿面，伏地告求免死。孔明曰：吾殺汝不在今日，吾且饒汝性命，勸諭汝兄，令武士解其縛索，放起孟獲，優泣拜而去。不一時，魏延解孟獲至孔明前，大怒曰：你今番又被吾擒了，有何理說？獲曰：吾今誤中詭計，死不

瞑目孔明叱武士推出斬之。獲全無懼色。回顧孔明曰：「若敢再放吾回去，必然報四番之恨。」孔明大笑，令左右去其縛，賜酒壓驚，就坐於帳中。孔明問曰：「吾今四次以禮相待，汝尚然不服，何也？」獲曰：「吾雖是化外之人，不似丞相專施詭計，吾如何肯服孔明？若再放汝回去，復能戰乎？」獲曰：「丞相若再擊住，吾那時傾心降服。」盡獻本洞之物，犒軍誓不反亂。孔明即笑而遣之。獲忻然拜謝而去。於是聚得諸洞壯丁數千人，望南遙遁而行。早望見塵頭起處，一隊兵到，乃是兄弟孟優、重、整、殘、兵來與兄報讎。兄弟二人抱頭大哭，訴說前事。優曰：「我兵屢敗，蜀兵屢勝，難以抵當，只可就山陰洞中，退避不出，蜀兵受不過暑氣，自然退矣。」獲問曰：「何處可避？」優曰：「此去西南有一洞，名曰禿龍洞，洞主梁思大王與弟甚厚，可投之。於是孟優先教孟優到禿龍洞，見了梁思大王，梁思慌引洞兵出迎，孟優入洞，禮畢訴說前事。梁思曰：「大王寬心，若川兵到來，令他一人一騎，不得還鄉，與諸葛亮皆死於此處。」獲大喜，問計於梁思。梁思曰：「此洞中止有兩條路，東北上一路，就是大王所來之路，地勢平坦，土厚水甜，人馬可行。若以木石壅斷洞口，雖有百萬之衆，不能進也。西北上有一條路，山險嶺惡，道路窄狹，其中雖有小路，多藏毒蛇惡蝎，黃昏時分，烟瘴大起，直至巳午時方收，惟未申酉三時可以往來，水不可飲，人馬難行。此處更有四個毒泉：一名啞泉，其水微清，人若飲之，則不能言，不過旬日必死；二曰滅泉，此水與湯無異，人若沐浴，則皮肉皆爛，見骨而死；三曰黑泉，其水微清，人若飲之，則在身則手足皆黑而死；四曰柔泉，其水如冰，人若飲之，咽喉無聲，氣身軀軟弱如綿而死。此處蟲鳥皆無，惟有漢伏波將軍會到此以後，更無一人到此。今壅斷東北大路，令大王禱居敵洞，若蜀兵見東路截斷，必從西路而入。於路無水，若見此四泉，定然飲水，雖百萬之衆，皆無歸矣。何用刀兵耶？」孟獲大喜，以手加額曰：「今日方有容身之地。」又望北指曰：「任諸葛神機妙算，難以施設。四泉之水，足以報敗兵之恨也。自此孟獲孟優終日與梁思大王筵宴，卻說孔明連日不見孟獲兵出，遂傳號令，教大軍離西洱河，望南進發。此時正當六月炎天，其熱如火，有後人咏南方苦熱詩曰：「山澤欲焦枯，火光覆太虛。不知天地外，暑氣更何如。」又有詩曰：「赤帝司權柄，陰雲不敢生。雲蒸狐嘯喘，海熱巨鯨驚。忍搭溪邊坐，慵拋竹裏行。如何沙塞客，擐甲復長征。」孔明統領大軍，正行之際，忽哨馬飛報，孟獲遇往禿龍洞中，不出。將洞口要路壅斷，內有兵把守，山惡嶺峻，不能前進。孔明請呂凱問之，凱曰：「某曾聞此洞有條路，實不知詳細。蔣琬曰：孟獲四次遭擒，既已喪膽，安敢再出。況今天氣炎熱，軍馬疲乏，征之無益，不如班師回國。孔

明曰：若如此，正中孟獲之計也。吾軍一退，彼必乘勢追之。今已到此，安有復回之理。遂令王平領數百軍爲前部，卻教新降蠻兵引路，尋西北小路而入。前到一泉，人馬皆渴，爭飲此水。王平探有此路，回報孔明。比及到大寨之時，皆不能言。但指口而已。孔明大驚，知是中毒。遂自駕小車，引數十人前來。看時，見一潭清水，深不見底，水氣凜凜。軍不敢試。孔明下車，登高望之，四壁峯嶺，鳥雀不聞。心中大疑，忽望見遠處山岡之上，有一古廟。孔明攀藤附葛，而到。見一石屋之中，塑一將軍端坐，旁有石碑，乃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廟。因平蠻到此，土人立廟祀之。孔明再拜曰：亮受先帝托孤之重，今承聖旨到此平蠻，欲待蠻方既平，然後伐魏。吞吳，重安漢室。今軍士不識地理，誤飲毒水，不能出聲。萬望尊神念本朝恩義，通靈顯聖，護佑三軍祈禱。已畢，出廟尋土人問之。隱隱望見對山一老叟，扶杖而來，形容甚異。孔明請老叟入廟禮畢，對坐于石上。孔明問曰：丈者高姓？老叟曰：老夫久聞大國丞相隆名，幸得拜見。蠻方之人，多蒙丞相活命，皆感恩不淺。孔明問泉水之故，老叟答曰：軍所飲之水，乃啞泉之水也。飲之難言，數日而死。此泉之外，又有二泉。東南有一泉，有水至冷，人若飲之，咽喉無燥氣，身軀軟弱而死。名曰柔泉。正南有一泉，人若識之，在身手足皆黑而死。名曰黑泉。西南有一泉，沸如熱湯，人若浴之，皮肉盡脫而死。名曰滅泉。做處有此四泉，毒氣所聚，無藥可治。又煙瘴甚起，惟未申酉二個時辰可往來。餘者時辰，皆瘴氣密布，觸之即死。孔明曰：如此，則蠻方不可平矣。蠻方不平安，能併吞吳魏，再興漢室，有負先帝託孤之重，生不如死也。老叟曰：丞相勿憂。老夫指引一處，可以解之。孔明曰：老丈有何高見？老叟曰：此去正西數里，有一山谷，人內行二十里，有一溪，名曰萬安溪。上有一高士，號爲萬安隱者。此人不出溪，有數十餘年矣。其草庵後有一泉，名曰安樂泉。人若中毒，汲其水飲之，即愈。有人或生疥癩，或感瘴氣，於萬安溪內浴之，自然無事。更兼庵前有一等草，名曰薤葉芸香。人若口含一葉，則瘴氣不染。丞相可速往求之。孔明拜謝，問曰：承丈者如此活命之德，感德不勝。願聞高姓。老叟入廟曰：吾乃本處山神，奉伏波將軍之命，特來指引。言訖，喝開廟後石壁而入。孔明驚訝不已，再拜廟神，尋舊路上車。回到大寨，次日，孔明備信香禮物，引王平及衆啞軍，連夜望山神所言去處，遙遠而進。入山谷小徑，約行二十餘里，但見長松大柏，茂竹奇花，環繞一莊。籬落之中，有數間茅屋，聞得馨香噴鼻。孔明大喜，到莊前扣戶。有一小童出，孔明方欲通姓名，早有一人，竹冠草履，白袍，烏髯，碧眼，黃髮，忻然出曰：來者莫非漢丞相否？孔明笑曰：高士何以知之？隱者曰：久聞丞相大纛南征，安

不知遂邀孔明入草堂，禮畢，分賓主坐定。孔明告曰：「亮受昭烈皇帝託孤之重，今承嗣君聖旨，領大軍至此，欲服蠻邦，使歸王化。不期孟獲潛入洞中，軍士誤飲啞泉之水，夜來叢伏，彼將軍顯聖，言高士有藥泉，可以治之。遂乞矜念，賜神水以救衆兵。殘生隱者曰：「量老夫山野廢人，何勞丞相枉駕。此泉就在庵後，殺取來飲。於是童子引王平等一起啞軍，來到溪邊，汲水飲之，隨即吐出惡涎，便能言語。童子又引衆軍到萬安溪中沐浴，隱者於庵中進柏子茶，棧花菜，以待孔明。隱者告曰：「此間蠻洞多毒蛇惡蝎，柳花飄入溪泉之間，水不可飲。但掘地爲泉，汲水飲之，方可。孔明求藥，葉香，隱者令衆軍隨意採取，各人口含一葉，自然瘴氣不侵。孔明拜求隱者姓名，隱者笑曰：「某乃孟獲之兄孟節是也。孔明愕然，隱者又曰：「丞相休疑，容俾片言。某一父母所生三人，長卽老夫孟節，次孟獲，又次孟優。父母皆亡，二弟強惡，不歸王化。某屢諫不從，故更改名姓，隱居於此。今辱弟造反，又勞丞相深入不毛之地，如此生受。孟節合該萬死，故先於丞相之前請罪。孔明歎曰：「方信盜跖柳惠之事，今亦有之。遂與孟節曰：「吾申奏天子立公爲王，可乎。節曰：「爲謙功名而逃於此，豈復有貪富貴之意。孔明乃具金帛贈之。孟節堅辭不受。孔明嗟嘆不已，拜別而回。後人有詩曰：「高士幽棲獨閉關，武侯曾此破諸蠻。至今古木無人境，猶有寒煙鎖舊山。」孔明回到大寨之中，令軍士掘地取水，掘下二十餘丈，並無滴水。凡掘十餘處，皆是如此。軍心驚慌。孔明夜半焚香告天曰：「臣亮不才，仰承大漢之祿，受命平蠻，今途中乏水，軍馬枯渴，倘上天不絕大漢，卽賜甘泉。若氣運已終，臣亮等願死於此處。是夜祝罷，平明視之，皆得滿井甘泉。後人有詩曰：「爲國平蠻領大兵，心存正道合神明。耿恭拜井甘泉出，諸葛凌誠水夜生。」孔明軍馬既得甘泉，遂安然而由小徑直入禿龍洞前下寨。蠻兵探知，來報孟獲曰：「蜀兵不染瘴疫之氣，又無枯渴之患，諸泉皆不應。朵思大王聞知不信，自與孟獲來高山望之，只見蜀兵安然無事。大桶小擔，搬運水漿，飲馬造飯。朵思見之，毛髮聳然，回顧孟獲曰：「此乃神兵也。獲曰：「吾兄弟二人與蜀兵決一死戰，就殞於軍前，安肯束手受縛。朵思曰：「若大王兵敗，吾妻子亦休矣。當殺牛宰馬，大賞洞丁，不避水火，直衝蜀寨，方可得勝。於是大賞蠻兵，正欲起程，忽報洞後進西銀治洞二十一洞主楊鋒引三萬兵來助戰。孟獲大喜曰：「鄰兵助我，我必勝矣。卽與朵思大王出洞迎接。楊鋒引兵入曰：「吾有精兵三萬，皆披鐵甲，能飛山越嶽，足以敵蜀兵百萬。我有五子，皆武藝足備，願助大王。鋒令五子入拜，皆彪彪虎體，威風抖擻。孟獲大喜，遂設席相待。楊鋒父子酒至半酣，鋒曰：「軍中少樂，吾讀軍有畫姑，善

舞刀牌，以助一笑。獲忻然從之。須臾數十蠻姑，皆披髮跣足，從帳外舞蹈而入，尋蠻拍手以歌和之。楊鋒令二子把差。二子舉盃詣孟獲。孟獲前，二人接盃，方欲飲酒。鋒大喝一聲：「二子早將孟獲孟優執下座來。」宋思大王却待要走，已被楊鋒擒了。蠻姑橫截於帳上，誰敢近前？獲曰：「冤死孤悲，物傷其類。吾與汝皆是各洞之主，往日無冤，何故害我？」鋒曰：「吾兄弟子姪皆感諸葛丞相活命之恩，無可以報。今汝反叛，何不擒獻？於是各洞蠻兵皆走回本鄉。楊鋒將孟獲孟優宋思等解赴孔明寨來。孔明令人喚楊鋒等拜於帳下曰：「某等子姪皆感丞相恩德，故擒孟獲孟優等呈獻。孔明重賞之，令驅孟獲入，孔明笑曰：「汝今番心服乎？」獲曰：「非汝之能，乃吾洞中之人自相殘害，以致如此。要殺便殺，只是不服。」孔明曰：「汝賺吾入無水之地，更以啜泉、鹹泉、黑泉、柔泉，如此之毒，吾軍無恙，豈非天意乎？汝何如此執迷？」又曰：「吾祖居銀坑山，中有三江之險，重關之固，汝若就彼擒之，吾當子子孫孫傾心服事。」孔明曰：「吾再放汝回去，重整兵馬，與吾共決勝負。如那時擒住，汝再不服，當滅九族。」叱左右去其縛，放起孟獲再拜而去。孔明又將孟優并宋思大王皆釋其縛，賜酒食壓驚。二人悚懼，不敢正視。孔明令鞍馬送回，正是：「深臨險地非容易，更展奇謀豈偶然。」未知孟獲整兵再來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驅巨獸六破蠻兵 燒藤甲七擒孟獲

却說孔明放了孟獲等一千人。楊鋒父子皆封官爵，重賞洞兵。楊鋒等拜謝而去。孟獲等連夜奔回銀坑洞。那洞外有三江，那是瀘水、甘南水、西城水，三路水會合，故爲三江。其洞北近平垣二百餘里，多產萬物。洞西二百餘里有鹽井。西南二百里直抵瀘甘，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洞中有山環抱，其洞山上出銀礦，故名爲銀坑山。山中置宮殿樓臺，以爲蠻王巢穴。其中建一租廟，名曰家鬼。四時殺牛宰馬享祭，名曰卜鬼。每年常以蜀人并外鄉之人祭之。若人患病不肯服藥，只禱師巫，名爲藥鬼。其處無刑法，但犯罪即斬。有女長成，却於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混淆，任其自配。父親不禁，名爲學藝。年歲雨水均調，則種稻穀。儉若不熟，殺蛇爲羹，煮象爲飯。每方隅之中，上戶號曰洞主。次曰酋長。每月初一十五兩日，皆在三江城，中買賣轉易貨物。其風俗如此。却說孟獲在洞中聚集宗黨千餘人，謂之曰：「吾屢受辱於蜀兵，立誓欲報之。汝等有何高見？」言未畢，一人應曰：「吾舉一人可破諸葛亮。衆視之，乃孟獲妻弟，現爲

八番部長名曰帶來洞主。獲大喜。急問何人。帶來洞主曰。此去西南八納洞洞主木鹿大王。深通法術。出則騎象。能呼風喚雨。常有虎豹豺狼毒蛇惡蝎跟隨。手下更有三萬神兵。甚是英勇。大王可修書具禮。某親往求之。此人若允。何懼蜀兵哉。獲忻然。令國舅賈書而去。却令朵思大王守把三江城。以爲前面屏障。却說孔明提兵直至三江城。遙望見此城三面傍江。一面通旱。卽遣魏延趙雲同領一軍於旱路打城。軍到城下時。城上弓弩齊發。原來洞中之人多習弓弩。一弩齊發十矢。箭頭上皆用毒藥。但有中箭者。皮肉皆爛。見五臟而死。趙雲魏延不能取勝。回見孔明言。藥箭之事。孔明自乘小車到軍前。看了虛實。回到寨中。令軍退數里下寨。蠻兵望見蜀兵遠退。皆大笑作賀。只疑蜀兵懼怯而退。因此夜間安心穩睡。不去哨探。却說孔明約軍退後。卽閉寨。不出一連五日。並無發令。黃昏左側忽起微風。孔明傳令曰。每軍要衣襟一幅。限一更時分。應點無者。立斬。諸將皆不知其意。衆軍依令預備。初更時分。又傳令曰。每軍衣襟一幅。包上一包。無者立斬。衆軍亦不知其意。只得依令預備。孔明又傳令曰。諸軍包土俱在三江城下交關。先到者有賞。衆軍聞令。皆包淨土。飛奔城下。孔明令積土爲路。道先上城者爲頭功。於是蜀兵十餘萬。并降兵萬餘。將所包之土。一齊棄於城下。一霎時。積土成山。接連城上。一聲暗號。蜀兵皆上城。蠻兵急放弩時。大半早破。執下。餘者棄城而逃。朵思大王死於亂軍之中。獨將督軍分路勦殺。孔明取了三江城。所得珍寶。皆賞三軍。殘敗蠻兵。逃回見孟獲。說朵思大王身死。失了三江城。獲大驚。正慮之間。人報蜀兵已渡江。見在本洞前下寨。孟獲甚是慌張。忽然屏風後一人大笑而出。曰。旣爲男子。何無智也。我雖是一婦人。願與你出戰。獲視之。乃妻祝融夫人也。夫人世居南蠻。乃祝融氏之後。善使飛刀。百發百中。孟獲起身稱謝。夫人忻然上馬。引宗黨猛將數百員。生力蠻兵五萬。出銀坑官關。來與蜀兵對敵。方纔轉過洞口。一彪軍攔住。爲首蜀將。乃是張嶷。蠻兵見之。却早兩路擺開。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飛刀。手挺丈八長標。坐下捲毛赤兔馬。張嶷見之。暗暗稱奇。二人驟馬交鋒。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嶷趕去。空中一把飛刀。落下。幾趕用手隔。正中左臂。翻身落馬。蠻兵發一聲喊。將張嶷執縛去了。馬忠聽得張嶷被執。急出救時。早被蠻兵困住。望見祝融夫人。挺標勒馬而立。忠忿怒向前去戰。坐下馬絆倒。亦被擒了。都解入洞中。來見孟獲。獲設席慶賀。夫人叱刀斧手推出張嶷。馬忠要斬。獲止之曰。諸葛亮放吾五次。今番若斬彼將。是不義也。且囚在洞中。待擒住諸葛亮。殺之未遲。夫人從其言。笑飲作樂。却說敗殘兵來見孔明。告知其事。孔明卽喚馬岱。越

雲魏延三人受計各自領軍前去。次日，蠻兵報入洞中，說趙雲搦戰，祝融夫人即上馬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撥馬便走。夫人恐有埋伏，勒兵而回。延又引軍來搦戰，夫人縱馬相迎，正交鋒緊急，延詐敗而走。夫人只不趕。次日，趙雲又引軍來搦戰，夫人領蠻兵出迎。二人戰不數合，雲詐敗而走。夫人按標不趕，欲收軍回洞時，魏延引軍齊聲罵。夫人急挺標來取魏延，延撥馬便走。夫人忿怒趕來，奔入山僻小路，忽然背後一聲響亮，延回頭視之，夫人仰鞍落馬。原來馬岱埋伏在此，用絆馬索絆倒，就裏擒縛，解投大寨而來。蠻將洞兵皆來救時，趙雲一陣殺散。孔明端坐於帳上，馬岱解祝融夫人到，孔明急令武士去其縛，請在別帳賜酒壓驚。遣使往告孟獲，欲送夫人換張疑馬。忠二將孟獲允諾，即放出張疑馬，忠還了孔明。孔明遂送夫人入洞。孟獲接着又喜又惱，忽報八納洞主到。孟獲出帳迎接，見其人騎着白象，身服金珠瓔珞，腰懸兩口大刀，領着一班喂養虎豹豺狼之士，簇擁而入。獲再拜哀告，訴說前事。木鹿大王許以報讎，獲大喜設宴相待。次日，木鹿大王引本洞兵帶猛獸而出。趙雲魏延聽知蠻兵出，遂將軍馬布成陣勢。二將並轡立於陣前視之，只見蠻兵旗幟器械皆別人多不穿衣甲，盡裸身赤體，面目醜陋，身帶四把尖刀。軍中不鳴鼓角，但篩金為號。木鹿大王腰挂兩把寶刀，手執帶鏡，身騎白象，從大旗中而出。趙雲見了，謂魏延曰：「我等上陣一生未嘗見如此人物。」二人正沉吟之際，只見木鹿大王口中念念甚咒語，手搖帶鏡，忽然狂風大作，飛砂走石如同驟雨，一聲畫角響，虎豹豺狼猛獸毒蛇乘風而出。張牙舞爪，衝將過來。蜀兵如何抵擋？往後便退。蠻兵隨後追殺，直趕到三江界路方回。趙雲魏延收聚敗兵，來孔明帳前請罪，細說此事。孔明笑曰：「非汝二人之罪，吾未出茅廬之時，先知南蠻有驅虎豹之法。吾在蜀中已辦下破此陣之物也。隨軍有二十輛車，俱對記在此。今日且用一半，留下一半，後有別用。」遂令左右取了十輛紅油櫃車到帳下，留十輛黑油櫃車在後。衆皆不知其意。孔明將櫃打開，皆是木刻綵畫巨獸，俱用五色絨線為毛衣，銅鑊為牙爪，一個可騎坐十人。孔明選了精壯軍士一千餘人，領了一百口內裝煙火之物，藏在軍中。次日，孔明驅兵大進，布於洞口。蠻兵探知入洞報與蠻王。木鹿大王自謂無敵，即與孟獲引蠻兵而出。孔明命給羽扇，身衣道袍，端坐於車上。孟獲指曰：「車上坐的便是諸葛亮，若擒住此人，大事定矣。」木鹿大王口中念咒，手搖帶鏡，頃刻之間，狂風大作，猛獸突出。孔明將羽扇一搖，其風便吹，彼陣中去了。獨陣中假獸擁出，變洞。獸見蜀陣巨獸，口吐火焰，鼻出黑烟，身搖銅鈴，張牙舞爪而來。諸惡獸不敢前進，皆

奔回蠻洞反將蠻兵衝倒無數。孔明驅兵大進，鼓角齊鳴，望前追殺。木鹿大王死於亂軍之中。洞內孟獲宗黨皆棄官，關、扒山越嶺而走。孔明大軍占了銀坑洞。次日孔明正要分兵緝擒孟獲，忽報蠻王孟獲妻弟帶來洞主，因勸孟獲歸降，獲不從。今將孟獲並祝融夫人及宗黨數百餘人盡皆擒來，獻與丞相。孔明聽知，即喚張疑馬忠分付如此。如此二將受了計，引二千精壯兵伏於兩廊。即孔明令守門將俱放進來，帶來洞主引刀斧手解孟獲等數百人拜於殿下。孔明大喝曰：「與吾擒下兩廊壯兵齊出。」二人捉一人，皆被執縛。孔明大笑曰：「量汝些小詭計，如何瞞得我。汝見一次俱是本洞人擒汝來降，吾不加害。汝只道吾深信，故來詐降，欲就洞中殺吾。喝令武士搜其身畔，果然各帶利刀。孔明問孟獲曰：「汝原說在汝家擒住，方始心服。今日如何獲此？此是我等自來送死，非汝之能也。吾心未服。孔明曰：「吾擒住六番，尙此不服，欲待何時耶？」獲曰：「汝第七次擒住，吾方傾心歸服，誓不反矣。」孔明曰：「巢穴已破，吾何感哉？」叱武士盡去其縛，叫之曰：「這番擒住，再若支吾，必不輕恕。」孟獲等抱頭鼠竄而去。卻說殘蠻兵有千餘人，大半中傷而逃。正遇蠻王孟獲獲收了敗兵，心中稍喜，卻與帶來洞主商議曰：「吾今洞府已被蜀兵所占，今投何地安身？帶來洞主曰：「止有一國可以破蜀，獲喜曰：「何處可去？」帶來洞主曰：「此去東南七百里有一國名烏戈國，國王兀突骨，身長二丈，不食五穀，以生蛇惡獸為飯，身有鱗甲，刀箭不能侵，其手下軍士俱穿鱗甲，其鱗生於山澗之中，盤於石壁之內。國人採取浸於油中，半年方取出，曬之乾，復浸，凡十餘遍，卻織造成鱗甲，穿在身上。渡江不沉，經水不濕，刀箭皆不能入。因此號為藤甲軍。今大王可往求之，若得彼相助，擒諸葛亮如利刀破竹耳。」孟獲大喜，遂投烏戈國。來見兀突骨，其洞無宇舍，皆居土穴之內。孟獲入洞，再拜哀告前事。兀突骨曰：「吾起本洞之兵與汝較鏖，獲欣然拜謝。於是兀突骨喚兩個領兵，伴長一名，土安一名，奚泥起三萬兵，皆穿藤甲，非烏戈國，望東北而來。行至一江名桃花水，兩岸有桃樹，歷年落葉於水中，若別國人飲之，盡死。惟烏戈國人飲之，倍添精神。兀突骨兵至桃花渡口，下寨以待蜀兵。卻說孔明令蠻人哨探孟獲消息，回報曰：「孟獲請烏戈國主引三萬藤甲軍，見屯於桃花渡口。孟獲又在各番聚集蠻兵，併力拒戰。孔明聽說，提兵大進，直至桃花渡口，隔岸望見蠻兵不類人形，甚是醜惡。又問土人言說，即日桃華正落水，不可飲。孔明退五里下寨，留魏延守寨。次日烏戈國主引一彪藤甲軍過河來，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蠻兵捲地而至。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於地。刀砍槍刺亦不能入。蠻兵皆使利刀鋼叉，

蜀兵如何抵當盡皆敗走。蠻兵不趕而回。魏延復回，趕到桃花渡口，只見蠻兵帶甲渡水而去。內有困乏者，將甲脫下放在水面，以身坐其上而渡。魏延急回大寨，來聚孔明，細言其事。孔明請呂凱并土人問之，凱曰：「某素聞南蠻中有一烏戈國，無人倫者也。更有藤甲護身，愈切難傷。又有桃葉惡水，本國人飲之，反添精神，別國人飲之，卽死。如此蠻方，縱使全勝，有何益焉？不如班師早回。」孔明笑曰：「吾非容易到此，豈可便去？吾明日自有平蠻之策。於是令趙雲助魏延守寨，且休輕出。次日，孔明令土人引路，自乘小車到桃花渡口北岸山僻處，遍觀地理。山險嶺峻之處，車不能行，孔明棄車步行，忽到一山，望見一谷，形如長蛇，皆危峭石壁，並無樹木，中間一條大路。孔明問土人曰：「此谷何名？」土人答曰：「此處名爲盤蛇谷，出谷則三江城大路谷前名塔郎甸。」孔明大笑曰：「此乃天賜吾成功於此也。」遂回舊路上車歸寨，喚馬岱分付曰：「與汝黑油櫃車十輛，須用竹竿千條，櫃內之物，如此如此，可將本部兵去把住盤蛇谷兩頭，依法而行，與汝半月限，一切完備。至期如此施設，倘有走漏，定按軍法。馬岱受計而行，又喚趙雲分付曰：「汝去盤蛇谷後三江大路，口如此守把，所用之物，尅日完備。趙雲受計而去。又喚魏延分付曰：「汝可引本部兵去桃花渡口下寨，如蠻兵渡水來敵，汝便棄了寨，望白旗處而走，限半個月內，須要連輸十五陣。棄七個寨柵，若輸十四陣，也休來見我。」魏延領命，心中不樂，快快而去。孔明又喚張翼另引一軍，依所指之處，築立寨柵去了。卻令張飛馬忠引本洞所降千人，如此行之。各人都依計而行，卻說孟獲與烏戈國王兀突骨曰：「諸葛亮多有巧計，只是埋伏，今後交戰，分付三軍，但見山谷之中，林木多處，不可輕進。」兀突骨曰：「大王說得有理，吾已知道中國人多行詭計，今後依此官行之。」吾在前面廝殺，汝在背後教道，兩人商量已定，忽報蜀兵在桃花渡口北岸立起營寨，兀突骨卽差二倅長引藤甲軍渡河來與蜀兵交戰，不數合，魏延敗走。蠻兵恐有埋伏，不趕自回。次日，魏延又去立了營寨，蠻兵幫得，又有衆軍渡過河來戰，魏延出迎之，不數合，魏延敗走。蠻兵追殺十餘里，見四下並無動靜，便在蜀寨中屯住。次日，二倅長請兀突骨到寨，說知此事。兀突骨卽引兵大進，將魏延追一陣，蜀兵皆棄甲拋戈而走。只見前有白旗，魏延引敗兵急奔到白旗處，早有一寨，就寨中屯住。兀突骨驅兵追至，魏延引兵棄寨而走。蠻兵得了蜀寨，次日，又望前追殺魏延。蜀兵交戰，不三合，又敗，只看白旗處而走。又有一寨，魏延就寨中屯住。次日，魏延引兵棄寨而走。蠻兵得了蜀寨，話休煩絮，魏延且戰且走，已敗十五陣，連棄七個營寨。蠻兵大進追殺，兀突骨自在軍前被敵於路，但見林木茂盛之處。

便不敢進。却使人遠望果見樹陰之中。旌旗招颺。兀突骨謂孟獲曰。果不出大王所料。孟獲大笑曰。諸葛亮全虧
吾識破。大王連日勝了他十五陣。奪了七個營寨。蜀兵望風而走。諸葛亮已是計窮。只此一進。大事定矣。兀突骨大
喜。遂不以蜀兵爲念。至第十六日。魏延引敗殘兵來與藤甲軍對敵。兀突骨騎象當先。頭戴日月狼狽帽。身披金珠
瓔珞。兩肋下露出生鱗甲。眼中微露光芒。手指魏延大罵。延撥馬便走。後面蠻兵大進。魏延引兵轉過了盤蛇谷。
望白旗而走。兀突骨統引兵象隨後追殺。兀突骨望見山上並無草木。料無埋伏。放心追殺。趕到谷中。見數十輛黑
油櫃車。在當路蠻兵報曰。此是蜀兵運糧道。因大王兵至。撤下櫃車而走。兀突骨大喜。催兵追趕。將出谷口。不見
蜀兵。只見橫木亂石滾下。壘斷谷口。兀突骨令兵開路而進。忽見前面大小車輛。裝載乾柴。盡皆火起。兀突骨忙教
退軍。只聞後兵發喊。報說各口已被乾柴壘斷。車中原來皆是火藥。一齊燒着。兀突骨見無草木。心尚不慌。令尋路
而走。只見山上兩邊亂丟火把。火把到處。地中藥線皆着。就地飛起鐵礮。滿谷中火光亂舞。但逢藤甲。無有不着。將
兀突骨并三萬藤甲軍。燒得互相擁抱。死於盤蛇谷中。孔明在山上往下看時。只見蠻兵被火燒的。伸舒舒腿。大半
被鐵礮打的。頭臉粉碎。皆死於谷中。臭不可聞。孔明垂淚而歎曰。吾雖有功於社稷。必損壽矣。左右將士。無不感歎。
却說孟獲在寨中正望蠻兵回報。忽然千餘人笑拜於寨前。言說烏戈國兵與蜀兵大戰。將諸葛亮圍在盤蛇谷中。
了。特請大王前去接應。我等皆是本洞之人。不得已而降蜀。今知大王前來。特來助戰。孟獲大喜。即引宗黨并所聚
番人。連夜上馬。就令蠻兵引路。方到盤蛇谷時。只見火光甚烈。臭味難聞。獲知中計。急退兵時。左邊張嶷。右邊馬忠。
兩路軍殺出。獲方欲抵敵。一聲喊起。蠻兵中大半皆是蜀兵。將蠻王宗黨并聚集的番人。盡皆擒了。孟獲匹馬殺出。
重圍。望山徑而走。正走之間。見山凹裏一縷人馬。擡出一輛小車。車中端坐一人。綸巾羽扇。身衣道袍。乃孔明也。孔
明大喝曰。反賊孟獲。此番如何。獲即回馬走。旁邊閃過一將。攔住去路。乃是馬岱。孟獲措手不及。被馬岱生擒活捉。
了。此時王平張翼已引一軍趕到。獲寨中將祝融夫人并一應老小皆活捉。而來孔明歸到寨中。升帳而坐。謂衆將
曰。吾今此計不得已而用之。大損陰德。我料敵人必算吾於林木多處埋伏。吾却空設旌旗。實無兵馬。疑其心也。吾
令魏文長連輸十五陣。皆堅其心也。吾見盤蛇谷止一條路。兩壁廂皆是光石。並無樹木。下面都是沙土。因令馬岱
將黑油車安排於谷中。車中油櫃內。皆是預先造下的火礮。名曰地雷。一礮中藏九礮。三十步埋之。中用竹竿通節。

以引藥線，纔一發動，山隈石裂，吾又令趙子龍預備草車，安排於谷口。又於山谷準備大木亂石，却令魏延貯瓦突，骨并藤甲軍入谷，放出魏延，即斷其路。隨後焚之，吾聞利於水者必不利於火，藤甲雖刀劍不能入，乃油浸之物，見火必着。蠻兵如此頑皮，非火攻安能取勝？使烏戈國之人不留種類者，是吾之大罪也。衆將拜伏曰：丞相天機，鬼神莫測也。孔明令押過孟獲來，孟獲拜於帳下。孔明令去其縛，教且在別帳與酒食壓驚。孔明喚管酒食官至坐榻前，如此如此，分付而去。却說孟獲與祝融夫人并孟優帶來洞主一切宗黨，在別帳飲酒，忽一人入帳，謂孟獲曰：丞相面羞，不欲與公相見，特令我來放公回去。再招人馬來決勝負，公今可速去。孟獲垂淚言曰：七擒七縱，自古未嘗有也。吾雖化外之人，頗知禮義，直如此無羞恥乎？遂同兄弟妻子宗黨人等皆匍匐於帳下，肉袒謝罪曰：丞相天威，南人不復反矣。孔明嘆曰：公今服乎？獲泣謝曰：某子子孫孫皆感覆載生成之恩，安得不服？孔明乃請孟獲上帳設宴，廖資就令永為洞主，所奪之地盡皆退還。孟獲宗黨及諸蠻兵無不感戴，皆欣然跳躍而去。後人有詩讚孔明曰：「羽原給巾搦豹幟，七擒妙策制蠻王。至今溪洞傳威德，爲選高原立廟堂。」長史費禕入諫曰：今丞相親提士卒，深入不毛，收服蠻方，蠻王今既已歸服，何不遣官吏與孟獲一同守之？孔明曰：如此有三不易。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無所食，一不易也；蠻人傷破，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蠻人累有殺殺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不留人，不運糧，與相安於無事而已，衆人盡服，於是南方皆感孔明恩德，乃爲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祀，皆呼之爲慈父。送珍珠金寶丹漆藥材耕牛戰馬，以資軍用，誓不再反。南方已定，却說孔明犒軍已畢，班師回蜀，令魏延引本部兵爲前鋒，延引兵方至蘆水，忽然陰雲四合，水面上一陣狂風驟起，飛沙走石，軍不能進，延退兵，回報孔明。孔明遂請孟獲問之，正是：「塞外蠻人方帖服，水邊鬼卒又猖狂。」未知孟獲所言若何，且聽下回分解。